

目录：

第一章：种 李非

第二章：死 楚荷菡

第三章：寻 李非

第四章：生 楚荷菡

第五章：弃 李非

第六章：活 楚荷菡

第七章：父、母、女

第一章：种

李非

一：

我是一个野种，“野”是说我的种来路不明。我没有妈妈，很多人没有妈妈，但，我与众不同，彻彻底底的没有。我从不曾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没有她的照片，没有任何能够证明她曾经存在过的东西，除了我自己。

我问过爸爸，他每次都支支吾吾，他不会撒谎，即使当年我还是个孩子就看得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瞒着我，让我十八年来背着这个“野种”的名字长大，在这个小城里，不断感受别人异样的眼光。

记忆里童年有一个图景，一群有男有女，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孩子在我周围追跑打闹，那时的我大概刚学会跑，脚步蹒跚，傻傻地很喜欢能跟他们在一起，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仿佛是我的进步，我的光荣。但记不清是因为惹恼了谁，还是因为他们人性中的天然的恶。突然，所有孩子追着我，围着我。我天旋地转，

满眼都是他们的脸，一张张地贴近我，闪开，又逼近我，戏谑中透着无知而残忍的表情。

我现在也无法分辨哪些是当时的事实，哪些是我恐惧心灵的想象，所有的面孔在哈哈镜里扭曲着，我听到这个困扰我十八年的名词----“野种”！

他们一声声地叫我-----“野种”！这个字眼砸着我的耳朵，陌生而恐怖。我在“野种”的骂声中瞪着眼睛，不知所以，看他们的妈妈上来拦住他们，轻轻地打上几掌，说他们该死，眼睛却看着我的反应，她们唉声叹气地走开，嘴里喃喃的。爸爸听到我的哭声，从屋子里跑出来，邻居的家长们默默走开，爸爸的眼睛是红的，抱了我独自进屋。他没有反驳，没有冲那些人发火，看着他的泪光，我更加委屈的号啕大哭。

那一天，我懂事了。从爸爸的眼神中，从女人们对我指指戳戳的窃窃私语中，从孩子的辱骂中，“野种”在我心里扎了根，我知道我和别的孩子不同，是垃圾，残缺、悲哀甚至丑陋。

今天，终于可以选择离开这个记录我耻辱的小城。眼前是学校发的一摞各个高校的名单，这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名字里将有一个决定我的未来，尽管我对于这些名字所代表的高校一片糊涂。

填志愿，这个字眼真可笑，我“志愿”到一所从没有去过的学校，选择一个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专业，我的人生就在这个志愿表的空格里，无法尝试，也无法悔改。但我很高兴，能离开这里，考到北京去，因为我从那里来。

记得是邻居家的大毛哥，我童年唯一可以信赖的伙伴，在我三岁时向我泄露了这个我仅知的一点身世的信息。他听他妈妈说，爸爸抱着我在71年从北京来到这座小城投奔姑姑，那时我大约还不到一岁。

北京的大学让我有种先天的亲切，我从那里来，爸爸也曾经生活在那儿，也许妈妈还活着，就在那里。

北京广播学院？这个名字让我有些兴趣，听说它给电台、电视台培养记者。记者是我从小无限向往的职业，从老师夸我会写作开始，从我知道记者这个职业可以带我离开这个充满耻辱与压抑的城市到天南地北开始。

我反复看着这个名字，北京广播学院在心中莫名其妙的亲切起来。我抬起头看着窗外，爸爸在楼下，擦他那辆已经骑了 8 年的老自行车。他会同意我去北京吗？北京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看着他，他的背影已经露出些老态，就像他的那辆车。记忆中，他总是这样闲不住。从我们还住在大杂院里到现在，他似乎永远忙碌。记得我小时候，他还是个工人，在铁路上班。每天早出晚归，走的时候干干净净，回来一身臭汗油泥。就在院子里接上盆水，那种印着红色小金鱼的白瓷盆，毛巾在瓷盆里飘，瓷盆的边的釉都掉了。他从头到脚，把三盆白水洗黑了，倒在院子中的树下，自己便逐渐白起来。他很瘦，脱下上衣擦身的时候，筋筋条条的肋骨，小块瘪瘪的但又硬硬的肌肉，洗干净自己以后，会把童年的我从地上托起来，扔到天上去，听我害怕地叫，再把我接住，自己嘿嘿地傻笑。

然后，他洗自己的衣服和我的，从院子里的水龙头接很凉的水，晾完衣服，去做饭，在黑黢黢的矮棚里，那是我们的厨房。再以后，他收拾屋子。在院子里，别的人家，这些都是女人干的。

我睡了，他会在灯光下修修补补，家里东西不多，却总是这个坏了那个又坏。他不抽烟，不喝酒，少有朋友。晚上，家里冷冷清清，他在忙，我在假寐中偷眼望，灯光很暗。

偶尔，他闲下来，会掇条凳子到门口，有一根电线杆在那儿，上面挂着圆圆的灯球，在青灰色的灯檐下泛着光，他会在路灯下拿本书，弓着身子看一整个晚上。他大约有一纸箱书，现在想起来也没多少。他看书的时候身子一动不动，在黑夜中就是一个黑影。

一晃十几年，他的背影还在眼前，我大了，他老了。我要离开他吗？留下他一个人？我的眼眶突然湿了，很后悔这些年执拗地阻挠他再婚的可能，我的任性耽误他的太多。

我走出门，到爸爸身旁蹲下来。他看着我，眼里很宁静。这种宁静让我心酸。我问他：“爸，我报哪个大学？”他有些歉意地低下眉，表情有些黯淡，说：“我不懂这个，问你姑姑。”姑姑在学校教书，对高校更了解。

我突然想起上小学时，有一天，他激动地告诉我，跟他来往的有限的几个朋友中已有一个人在文革结束后考上大学了。他以此为例鼓励我一定要上大学。说，大学让人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当时，他就像刚才的表情，有些羡慕，又有些蹉跎。这些年，我也隐隐感到，他这么爱看书，应该有能力，也有愿望参加恢复的高考。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有我的拖累而放弃了？

我愿意思考的习惯，构成生活中更多的困惑，越是觉得自己可能对他构成潜在的拖累，越是觉得生活中处处如此。

“你想让我考哪儿？”我加重语气，我想听他真实的意见，也希望他要求我留下来就考本地的大学，又希望他放了我离开不堪的记忆。

他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突然变得焦躁起来。他说：“你定吧，小非。能考上哪儿，就上哪儿，家里条件还行，到外地咱们也够钱，别委屈自己，将来有发展最重要。爸就吃亏没上学。问问你姑，看现在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时兴。”

“我想去北京。”我把北京两个字说得格外清楚，盯着他想看他的反应。他似乎没有触动，继续擦车，他在有意避免对妈妈的联想？还是真的十八年的岁月应冲刷了一切？他的表情仿佛他不曾在北京生活过，仿佛他已经淡忘了妈妈在北京生下我的事实。他的平静让我有点怨气，我甚至希望他否定我，拒绝我去北京，但他没有，这反而让我有些生气。觉得他在试图，逃避，用一种无言阻挡我了解他和妈妈的过去，阻挡我知道我到底是谁？

我不想就此放弃，干脆直接告诉他我所想报考的院校。“我想考北京广播学院。”这是所很专，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院校。我认为他应该不知道这个学校。说出学校的名字只是想向他再次强调北京的地理概念。

但，他在听到这所高校名字的一瞬间，迅速地回头看我。眼神里清楚地说明这个名字对他非常触动，有惊讶，有担忧，也有恐惧。很快，他控制住自己的神情，把头转过去。

我直觉地预感：宿命啊！居然我在因缘里与从不曾见面的妈妈有这样相通的基因，我们都会选择同一所学校吗？这一定是与妈妈有关的学校！我的心里有着强烈的直觉，充满紧张，倒吸着气，竟会这样巧吗？“妈妈在那个学校？”我狠心地问。

爸爸没有说任何话，就像没有听见，就像这些年我无数次问他一样，他总是这样无语，他不会撒谎，也不擅长撒谎，索性他一言不发。

北京广播学院的某种冥冥中和妈妈的关联让我突然有些兴奋：发现了这些年一直困扰我的黑屋子的门。我转身走开，他在背后问，去哪儿。我想去找大毛，这些年，他一直是我的靠山。甚至为了我锒铛入狱，那是我少年难以回忆的另一段耻辱。

我闷着头走，感受到他在我背后的忧虑，我的脑里很乱，报考广播学院也许能找到妈妈的消息，但也意味着对爸爸的伤害。这些年他似乎已经逐渐忘记妈妈的存在，忘记我的由来，或者他希望我一直都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二、

没有妈妈是心里一个伤疤，是不是亲生的爸爸，是更疼、更不愿去碰的一个伤口。

姑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常过来帮着做些爸爸做不好的细活。我小时候，姑姑每次来总要说上几句，让爸爸再找个女人一起过。姑姑的话让年幼的我糊涂，我不就是个女人吗？

我四五岁时，记得每隔上一段时间，爸爸就会见一个姑姑带来的阿姨。爸爸不帅，阿姨们也很少有漂亮的。第一位阿姨见到我很惊讶，看着姑姑问：“这孩子谁的？”

姑姑的表情很尴尬，仿佛撒了慌被揭穿，讷讷地解释：“一句话说不清，我弟确实没结过婚。”一副理亏的样子。后来姑姑会让大毛或大毛妈把我领走，怕我被阿姨撞见。我就常躲开大毛，一个人溜到屋后偷听，想听出我妈的秘密，却没有想到听到更大的痛苦。一位大妈跟姑姑理论：“没结过婚怎么会有孩子？啊？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小伙子看着老实，可不会前些年？啊，外面可有人传……”

大妈的话不往下说，姑姑已经臊红了脸，说话也结巴：“我弟确实好人，忠厚，您侄女一处就知道。这孩子，嗨！怎么说呢？就当是捡来的吧。”

“捡的！”我在外面如雷轰顶，原来如此！我不光没妈妈，连爸爸也不是亲

生的?!我整个人在墙后傻着,听到了最不幸的消息。生命一瞬间没了任何指望。偌大一个世界,周围所有人中居然没一个亲人!在这个小城,我完全孤立。最爱我的爸爸原来也一直在骗我!我心里比刀扎得疼,眼泪扑扑地流下来。

我偷偷看见那个大妈带来跟爸爸见面的阿姨一副很老实的样子,一人静静地在屋子的一旁。猜想:爸爸有了她,会过得更好。爸爸需要她,其实,不用有我这个拖累!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崩塌,最后的希望破灭,认识我是彻底的多余。

年幼的我一个人含着眼泪离开,居然没有号啕大哭,心里是比哭泣更疼痛的伤悲,决定去找亲爸亲妈,从墙后面溜走,浑浑噩噩,只朦胧地知道家东边几里外有条河,河上有桥,自己从不曾走到桥的另一头,爸爸从来只带我在这边走。突然以为爸爸一直在骗我,也许亲爸亲妈就在桥那边,也许过了桥,就能找到去北京的路。朝着河走去,小小的影子在太阳下抖动,陪着孤寂的我。

我们住的院子挺大,几十家人错错落落杂住在一起,臭气熏天的厕所,高高低低的棚子,棚子隔出曲曲折折的过道。过了那座桥,到了一个从没见过的环境中,天黑了,开始想念爸爸,心中既无限怨恨,又充满伤感。天黑的时候,我迷路了,满心恐惧,不知怎样找到亲生爸妈,也不知是否应该回家。

沿着河边走,望着黑黝黝的河面,痛哭流涕,决心一死!

听大毛妈说就有人跳到河里,一了百了,或许我的亲生爸妈已经死了,就在水下,成为大毛所说的水鬼,正在等我。那时我人生第一次升起自杀的念头。我记不清我因为什么没有跳下去,那片浑浑的水却进入梦里,悠悠的荡来荡去;我也记不清爸爸是怎样找到我的,只看到他当时青色的脸,血红的眼,他的样子那样可怕,像是疯了。

记忆中,爸爸还从没有打过我,最多把拳头抡起来,举得高并不落,突然明

白也许正是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

我看着他却分外委屈，很想扑进他的怀里，克制着突然卑鄙地恶人先告状起来：“你不要我了，要那个阿姨。”

爸爸楞了，慢慢抚摩我的头，很认真地对我说：“爸爸不会不要你，永远都不会！”他的口气那样严肃，仿佛在像别人做一个承诺。

我听了心里很酸涩，很想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他不是我亲爸爸，可又不忍心说，觉得揭穿了他，对他是伤害，但又忍不住心里没有任何真的亲人的苦涩。我咬咬牙，鼓起勇气来问他：“爸爸，我是你亲生的吗？”

他一字一句很肯定地说：“你就是爸爸亲生的，别听别人瞎说。”

我不敢确信就是他亲生，但也不敢再想，童年的本能让我觉得只能这样，心中无限委屈，却咬牙把这个迷惑藏起来，仿佛为了保护自己。

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想起邻居家小女孩有漂亮的沙包，我没有，便吵着向他要，心里幼稚地想让他用行动证明确实是亲生爸爸。他答应第二天让姑姑过来给我缝上一个，我知道他不会做针线，只能等姑姑，但那天我仿佛存心故意，委屈地大哭起来。

他很抱歉地看着我，默默地去认针、穿线，哆哆嗦嗦的手，笨笨的样子，他不会针线，很着急，在昏黄的灯光中弓着身子，剪破布。

夜里一觉醒来，床头上放着爸爸缝的沙包，瘪瘪的，样子很难看。我又哭了，却不是嫌弃沙包，知道自己不会体谅爸爸。他勤快，手却很笨，姑姑总说他十根手指联一块儿。

他重新铺好小花被，在红脸盆里淘上手巾，把我哭脏了的脸擦了又擦，直到我的脸被擦得有些红了。让我进被窝，掖好被角。我躺在被窝里，万分不忍，坐

起来，看着他又蹲在门口借着院子里的路灯光看书，觉得他也很不容易轻轻叫他：

“爸爸。”他回头看。我很认真地、小大人似地问：“爸爸，妈妈呢？”爸爸叹口气，想了一会，终于说：“你妈死了，在外地。”

我总算知道了妈妈的一点情况，但，我渴望知道更多。“妈妈长什么样，好看吗？”他摸摸我的头，说：“好看，你长大了就象她一样好看。”

我当时心里一下涌起无限悲伤和温暖。悲伤我再见不到妈妈，但温暖我将来会长成她的样子。爸爸对我继续打听流露出不满，还有一丝担忧，不明白他担忧什么。

我对了解妈妈的真实情况不再抱幻想，索性把妈妈当成我童年的一个白日梦，在想象中，把她和读到任何一本小人书联系起来，幻想成解放军的女英雄，英勇就义。打入敌人内部的女地下党员，被派到台湾，或许我们能够在解放台湾时相见。每次，我跳“三面红旗、解放台湾”的时候，心中都格外亲切温暖。

但，不只我一个人在想象，在编故事。有秘密的地方，就有谎言，就有被编造的故事。很快，我又听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关于爸爸的几个不同版本。这些故事里，加入了嫉妒我的心胸狭窄的女孩子的编造，加入了那些我所愤恨的无聊人的低俗想象，加入了世俗更愿意相信更愿意接受的所谓人间故事的规律。但，他们这些版本听起来如此逼真。

有的说：爸爸在文革时盲流到北京，跟人胡搞，有了我。“胡搞！”虽然我还小，却能够猜到其中侮辱的味道。我愤怒，知道老实的爸爸不是这种人，侮辱爸爸比侮辱我更令我怒火中烧。

有的说：爸爸是在北京被漂亮的妈妈抛弃的，随着我出落得越来越大大方方，越来越漂亮，这个版本传得就越发有形有影，有依有据。我心中也很担心这种说

法就是事实，也由衷地为爸爸不平，也让我开始对那个从不曾谋面的妈妈产生怨恨：她伤害了爸爸，也毁了我。但我心中又不断否定这个流言，真实的事情不是这样，应该不是这样。我开始慢慢明白：“野种”不只是在骂我，也在骂爸爸。

现在理解爸爸和我的可怜与特殊，不是妈妈死了，而是没人证明妈妈的存在。这里有太多的疑问，充满神秘，招惹人们的好奇心长了脚，从一家到另一家。人们容易对别人家里不正常的隐私有更多关注，引起无聊者一轮轮打发时间、填补空虚的议论，彼此分享偷窥的欲望，幸灾乐祸：证明自己的人生更正常，更幸福。这些年想着我的痛苦，爸爸呢？他怎么抬起头从院子里每天进进出出的？怎么面对他的同事？他的领导？现在回忆起来，爸爸的阴影只会比我更多，很难理解他这些年怎样一点一点过来，在流言中对我的身世缄默着，承受着。

……

介绍给爸爸的阿姨经我这么一离家出走，没能再和爸爸来往，但姑姑没死心，仍然忙着给爸爸介绍新的阿姨。每次，在姑姑离开以后，我会对爸爸提出来：“爸爸，我不要这个阿姨。”爸爸都会微微地笑，很慈祥，也很苦涩，回答我：“咱们不找阿姨”。我便很开心，觉得赢了坏姑姑。有过这么几次，姑姑觉察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玩回来，没有进屋就听见姑姑坐在家里哭，对爸爸哭：“我不管你了！爸妈都去世早，他们临走，就放心不下你的事，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看见姑姑抹着泪，在我心中一向强大的姑姑第一次这样脆弱可怜，她断断续续的说：“你这叫什么？啊？一个男人没名没份的，带孩子。你总得找个过日子的，我不能一辈子过来帮你干活，家里得有人！你还年轻，你就这样过一辈子？啊？！”

她越说越生气，变成哭诉：“孩子小，是，孩子小，更得给她找个妈不是？”

你要对孩子好，你一个人能照顾好？人家姑娘不嫌弃这孩子，孩子倒嫌弃她们了。

孩子不同意，能听她的？！这个野种！”

我听到姑姑的话，心惊肉跳。爸爸拦住姑姑的话茬。“姐，孩子没错。别说她，要不等孩子再大点，我找。”

姑姑无奈了，声音突然小了，哽咽着，但更加悲哀：“我的天哪，你到底上辈子招谁惹谁了？要受这个罪？！”

我在门外突然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是我的亲生父亲，为了我，他失去了很多。也隐隐的感觉到：或许妈妈真的对不起爸爸，姑姑是为爸爸不平。童年的我感到社会关系的复杂可怕，不知道如果真的妈妈对不起爸爸，我到底该向着谁？即使爸爸确实不是亲生，我是否该接受这一切？

从那以后，我更加沉默寡言。

三、

每当我为难的时候，都会想到大毛，在这个世界上，爸爸是对我最好的人，大毛是第二个，我欠大毛的最多，其次是爸爸。大毛在劳改所，一年前因为我，他来到这里。

现在的大毛，虽然只比大一岁，却已经俨然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年人，神情中有很多笃定，这有点像爸爸，嘴唇上也有了浅浅的胡须。

“你不在家复习，瞎跑什么？离高考没俩月了。”大毛隔着铁栏看着我。

我问：“如果能找到我妈的消息，我找吗？”

他不屑的撇嘴：“问我？我能拦你吗？你肯定会去找的。”

“我是问我该找吗？我猜我爸不希望我找。”

“就算你爸不让，你也会去的。”大毛叹口气，“你想多少年了，能忍着不找？”他的眼睛很空，说：“其实都一样，你一定要找，你爸也不会拦你。”

“我怕伤害他。”

“我猜他一直不说，是怕伤害你！”大毛突然加重了口气。我吓了一跳，被他的话也刺了一下。

“不告诉才伤害我。”我嗫嗫的辩驳着，这些年我的痛苦不是因为我知道，而是为我不知道。

“哼，那得看你能接受吗？”他顿了一下，岔开话题：“没事别瞎想了，还得考试呢。靠，将来也是一大学生。”

我猛地意识到他戏谑的口气里隐含的羡慕，愧疚起来，为了我，大毛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爸爸也放弃了上大学的可能。

“考哪啊？”为了不让我尴尬，他笑着问。

“北京。”

“北京？”大毛盯着我的眼睛，深深喘了一口气，一字一顿，很认真地说：“真去找啊，那就找吧，别把自己找丢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明白他的提醒，想起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眼里酸酸的，解释说：“我就是不想一直是个野种。”

大毛很悲哀地仰起头，“靠，你魔障了啊，现在，还有谁叫你野种？那都是那些孩子小时候不懂事。你是自己心里有病，马上到外地上大学，将来工作又好，谁敢再说你？谁又真关心你从头怎么回事儿？”他用手捶着自己的另一只手，仿佛在捶我的头，把我打醒，说：“别自己天天念叨，野种！靠，要说我才像个野种呢！天天在这儿混，都不知道将来我会是个什么东西，没头苍蝇！你过去是什

么不重要，你有将来，那才重要！”

我从牢房走出来，听到背后有个冒失的少年犯问大毛的声音：“大毛哥，你女朋友？漂亮！”我听到啪的一声，大毛打了那孩子。我没敢回头，怕他尴尬。

……

我在报考志愿上写下我的名字----李非。

刚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学名：李非。老师们刚听到我的名字，通常会写成“李菲”。我告诉他们写错了，我的非没有草字头。有位女老师告诉我，女孩子名字叫“菲”更好，“菲”是芳香的小草。我也怀疑是不是爸爸搞错了，他肯定不如女老师有知识。回去问他，爸爸很肯定地说就是这个“非”字。当时，我就翻字典，查到非的解释：“不对、不是、不合理。”

我不对吗？还是爸爸妈妈不对？谁不合理？我预感名字里有故事。是他的起的吗？还是遗弃我的妈妈？还是另一个也许不存在的亲生爸爸？

我的第一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但是，我告诉爸爸报考的是别的学校。

高考结束的下午，我从考场回家，没有兴奋，只有更深的忧虑。我站在楼下，两年前我们从大杂院搬到这座旧楼，看着外墙的斑驳中透出一股成熟老旧的亲切，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那个房子？还是房子里的人？

我们家的窗户里亮着灯，闪动着姑姑的人影，肯定爸爸告诉她为我庆祝，看着她在厨房里忙碌，油烟温馨地升腾，甚至恍惚中似乎能听到油爆锅的欢快的叫声。

我真的要离开这里，去找一个妈妈？她对我有意义吗？十八年了，她都没有存在过，十八年后，即使她在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我走进家，看着爸爸居然开了酒，客厅里飘来饭菜的清香，飘来氤氲的幸福安详，我对即将离开的家产生酸涩的依恋。那天晚上有种幸福得让人感觉不真实的快乐，隐隐有我对未来的疑问，有爸爸对我的不舍，对我到北京上学的忧虑，有让我无法猜透的异样。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 四、

一个月后，我在学校的传达室拿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脚步踟躇，不确信该怎样面对爸爸，告诉他不是人民大学呢。

我没有进家，不想当着阿姨的面告诉爸爸，独自在路边等他下班。看着路口浮动的人影，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形，突然想起爸爸结婚前，我忘了拿家门钥匙在门口一个人等他的场景，想起在大杂院里被别的孩子辱骂了孤苦等他的情景，想起他背着我去医院，想起他凝视我的眼，想起他平静，哀而不伤的脸，想起我和他的很多往事。

我的眼眶湿润了，泪花朦胧了视线，甚至没有留意爸爸已经到了面前。“怎么了，小非，哭了？没考好？”爸爸从自行车上下来，一脸焦急。

我仰了一下头，掩饰着泪花，“我等你呢。”我的口气里带着撒娇，很久没有跟爸爸撒娇了。我怀念把头靠在他身上，他的大手穿过我的头发，他把我抱起来扔到天上又接住，这一扔一晃多少年。

“走，回家吧，怎么样，考上吗？”我点点头。爸爸很欣慰很幸福的咧开嘴，不是笑，而是把脸舒展开。“好闺女，给爸争气！”

他的幸福让我漾起一阵伤感，“爸爸，我到外地上学，就不能天天见你了，你会想我吧。”

爸爸垂下眼，稍一会，又抬起来，伸出手，拍拍我的头，我上高中以后，大概是考虑我大了，他几乎没有再这样拍过我的头。一瞬间，我真想靠着他，让他的手在我的头上多停留一会儿。我意识到“相依为命”的分量。“我毕业就回来，陪着你。”

爸爸笑了，说：“傻话，将来，能在大城市还是好，发展机会多，不用考虑家里，我和你阿姨两个人一起呢。”他又说，“你要是想回家也行，到时候再说嘛，回家可以团圆。”

团圆吗？我们团圆过吗？我迟疑着不知道是否告诉他，我考上的是他不愿意面对的广播学院。

晚饭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夜空中疏朗的点点星光。发现十八年里，我一直在一个问题的困扰下，不得解脱----“我为什么会是一个野种？”。

野种的先天身份，对妈妈的毫不知情，让我在周围人中因自己的缺失而自卑，让我在周围人的议论中痛苦而愤世，让我对自己人生的残缺不幸而悲哀，成为一个死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我自闭，逃避，在少年时报复、自我作践，甚至留下不能面对爸爸的秘密。

但，“种”就真的这么重要吗？

“种”是一个人的根，我中学班里，就有金枝玉叶。他们家境是富裕的，家庭也是完整的，由于父母的地位，他们的未来也是有保障的。“种”不同，起点不同，生存环境不同，成长过程的心情状态不同，长出来的人也很难相同。“种”是生而不平等的。

但每个“种”下的人却无可选择，也无从改变“种”的先天身份。这可能是

每个人人生的悲哀。但是，最大的悲哀并不是“种”的悲剧，起点不同，也许并不意味着终点的不同，大家都是一死，不同的“种”殊途同归。

在生和死的过程中，不能从“种”的不平等中走出来，而一生被“种”所压制，像我，对“野种”始终是极端的态度，始终无法释然，把它看得重而执着，可能才是人生更大的悲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为什么还被一个“野种”的概念不断的暗示着自己的残缺？我渐渐很理解又很佩服爸爸的坚忍，他含辛茹苦地拉扯我，既为人父又为人母，是为了让我真正甩掉在起点上“野种”的阴影。

突然明白为什么爸爸推迟他的婚姻，后来又决定结婚。开始理解他的坚持：不管我的缘起是什么，都希望我能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生活；希望我健康地长大、长对、长好。

对我，“妈妈”已经不重要，只是一种象征，象征我存在的合理与意义，即使她还在人间，我也丝毫不奢望她给我任何情感的慰藉，但我确实想知道她究竟是谁，想知道我爸爸艰苦生命的原因。

爸爸进了我的房间，在我背后，关切地问：“小非？”

我回头，郑重地对他说：“爸，别生气，我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

他的表情沉重起来，若有所思，明白了我的心意。

“我考上的就是妈妈读书的学校，对吧？”我没有等他说话，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这是我和她的缘分，别怪我，不管妈她是谁？你们发生过什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我都能接受，告诉我吧，爸爸，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我的眼泪静静地流下来。

“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会找到妈妈的消息，这些年我一直想知道她到底是

谁？我到底是谁？我明白你不告诉我是为我好，但我还是想知道，我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我到底从哪来？”

爸爸在静静地听我说，表情复杂，相信他的内心在翻江蹈海，他犹豫着，也痛苦着，甚至是困惑着。

“爸爸，我长大了，相信我，我能明白，也能承受，如果是妈妈遗弃我，我也不会痛苦的，因为我有你，好爸爸！如果她死了，我也想知道她的事。就算我不是你亲生的！我知道你比亲生的更好！爸，我会一辈子好好跟你在一起！”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抽泣起来。

爸爸犹豫着是否该抱住我，但，女儿这样大了，他僵在那儿，酝酿着自己的语言，调整着自己的情绪，我的啜泣也渐渐停下来。他似乎终于下了决心：“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是不是还活着，真的，你是我们生的孩子，确实是。但我也了解她，我和你妈也不熟，很不熟。”

他看着我越发惊讶困惑的眼睛，有些窘迫，“我没法跟你说清楚，有些事我也是后来一点点想，才明白的。你虽然长大了，但有些事，只有真经历了才明白，说，不明白的。”他深深叹口气，“你妈最后告诉我，不让我告诉你，说她死了，她不想你去找她。是为了你好，也为她好。我答应过他。”

我定定地看着他，我是情欲的产物？还是错误的结晶？一对不了解甚至不熟悉的陌路人居然生育了我，一个不愿意让我找到甚至不原让我知道她的妈妈，这是一个让我感到更加虚无甚至荒谬的身世。

“为什么你和她不熟？你们怎么会生我？那为什么要生我？她不想要我，为什么要生我？！啊？！”我的声音带着悲愤的哭腔。

他沉默着，在思考，用手重重地搓着额头，良久，豁然开朗似的坐直了身子，

说：“我不拦你，她确实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也许她还活着，去找吧，找找能了解她的人，先了解她，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你能明白。”

他抬起头，看着窗外，说：“如果，真能找到她。先别见她，告诉我，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好嘛？”他把眼睛转向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不愿意辜负他眼里的关切与请求，机械地点点头。

他抿抿嘴，说：“把你找到的消息告诉我。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知道的不多，但我能理解。等我想好了怎么回答，你再决定是不是见她，好不好？”

我不能明白爸爸的忧虑和沉重，但知道他一定是为了保护我和那个并不想让我找到的妈妈不受伤害，我相信自己的坚强，但我不想伤害他，我再次点点头。

“小非，你的名字就是她起的，她的名字叫楚荷菡。”

楚荷菡，我突然有一种轻松，不管她是谁，不管她对我做过什么，我知道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告诉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这意味着我不是一个纯粹的野种，这意味着我可能找到她。

爸爸拍拍我的头，“唉，小非，不管你找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要告诉我，你一定记住，那都是上一辈人的事，和你没关系，你一定要好好的。”

这就是最爱我的爸爸，我突然意识到在妈妈对我的遗弃中，爸爸也是受害者，被我忽略的受害者。我很想安慰他，但不知道怎样表达。

他站起来，“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个死囚，但，我想她是冤枉的。不要嫌弃，那是文革的时候，很多事都乱了，很难怪谁。”

“她为什么被判死刑？”

“不知道，说她反革命，还杀人。好了，别猜了，好好去北京上学。也许你能找到什么。”

我很郑重地点点头，这可能就是对他的安慰。看着他走出去，我突然发现他步履蹒跚，充满疲倦，在我开始真正了解身世的夜晚，他开始衰老了。

## 六、家

终于要离开我以为一直都不在意，想离开的家了，心里是这样恋恋不舍。哪一个是我舍不得离开的家？是童年记忆中二马路的大杂院？还是少年时新搬的眼前这个家？家究竟是什么呢？

80年代，每个人家里开始好过起来。在我要上中学那年，爸爸有天回来很高兴。“小非，我们要有新家了！”

我没有兴奋，残缺不全的也算是家吗？

那是一栋冰冷的陌生的方方正正五层高的楼，已经旧了，雨水在外墙上滴下一道道的黑色、灰色的眼泪。我们有了单元房，有了自己家的厕所，我有了单独的房间。但，没有大毛哥，更不会有妈妈。

爸爸很开心地感受着生活进步的快乐，甚至买了沙发和电视，他说，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对他的生活简直是一种褒奖。也是那一年，爸爸被单位提拔组长，不是个有什么权利的职务，只意味着要比别人加更多班。这个职务更具有荣誉价值与象征意味，是对他十年勤勤恳恳、本本份份的肯定。他善良不多事，工作能吃苦，人际能受气，还愿意钻研，或许同事更愿把这份更辛劳，承担更多责任的事让他干。

爸爸高兴，虽然他并不表露，但我能感到他的喜悦。这个小职务对他没上大

学的人生也是一种平衡，让他在社会的坐标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点。

搬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家里的户口本，这个本子代表法律意义上的家。在这个本子上，我发现我是多么不了解爸爸，才明白了当时姑姑向别人解释爸爸身份的困难。

他的户口本上标明“未婚”。女儿已经十二岁了，父亲还未婚？

小时候从没想过要去知道他的年龄，他也从不过生日。我在户口本上看到，那一年，他二十九岁，换句话说，在他还不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有了我。当父亲，这个年龄实在太小。

我确实是个人们所厌恶、鄙夷、好奇的私生女。还很可能都不是他生的。

私生女又有什么？！只是人们所谓明媒正娶的道统观念在作怪罢了。私生，就一定低贱吗？私生，就一定下流吗？我问自己，也想大声地问周围的人。私生，不是私生有什么区别？一个婚姻而已。

那些不是私生的比私生的就一定高贵吗？就因为他们的父母多一张婚书？

我安慰自己有很多优秀甚至伟大的私生子，私生子可能更是爱情的结晶，更是激情的产物。没有爱情的婚姻，所生的孩子不是私生，有爱情但没有婚姻所生的孩子，却是私生，哪一个更好？对于孩子的出身，父母的爱情和婚姻哪一个更重要？哪一种更能孕育好的孩子？如果换另一个角度，认为爱情至上的话，那么也许我的出身更好！我可能倒正是激烈爱情的产物。

但，这些观点并不能使我心平气和，更不能使我快乐。谁会相信一个私生女的辩白？谁会相信私生女的出身并不低下？我不敢大声争辩，这些争辩只是自我安慰。这个世界是相信道统的，相信习以为常的观念，一个孩子的观念就算不错，也错了。对私生子的真相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

我们住的是两居室。晚上，我在自己房间的台灯下看书，能感到他一个人在另一间卧室的孤寂。他看电视，为了不吵我，会把音量调到很小。这种仿佛窃窃私语的声音，加上为了省电早早关了灯，屋子里只有屏幕光亮的黑暗，让我觉得他在沙发上孤坐，更象是一尊历史悠久的石像。

在电视屏幕光一亮一暗的变幻中，他没有表情，静静享受着自已能够满足的生活。他对于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他的淡然，让我更加辛酸，觉得他很可怜。

我想他确实应该结婚，有个伴了。毕竟他还很年轻，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开始知道关心爸爸，他应该有更幸福至少是更轻松的生活，至少他不该再为了我，或为了已经不存在的妈妈继续独身。

当我听到他一个人簌簌在房里关上电视，又簌簌爬上床去。我决定支持他结婚。这也是为了自私地解开我心中的枷锁，减轻我的歉疚感，为了让我能更放松，更自信地去面对中学新的环境与周围的人。

姑姑也想起了这个困扰她更久的心事。她的理由更加直白：“孩子大了，房子大了，日子更好了，不能再拖了。”

爸爸还在犹豫，说：“小非心重，性格又强，将来好处吗？再说，找谁不都得把小非的事说清楚，怎么说呢？要不等小非考上大学？这孩子成绩好，一定能考去大城市。”姑姑坚持着，爸爸含糊着。

晚上，姑姑走了，我走进爸爸的房间。“爸，我累了，想在你这儿靠会儿。”我搬条小凳子坐在爸爸身边，把身子偎在他的腿上，就像更小的时候。他很温馨地拍拍我的头，温柔的说：“小非，快成大姑娘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用准备好的方式说：“爸，给我找个妈妈吧，我大了，有

个妈妈一起照顾我，更好。”我知道这是说服他的最好的理由，虽然，我并不想有个女人来照顾。

爸爸看着我，他似乎没想到，但又很快意识到，确实随着我年龄的增大，我们性别的差异可能确实有很多不便，是应该有个妈妈来一起照顾。爸爸对我的爱促使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家庭了，也许这个家可以在形式上凑成一个完整。

我不知道我是否需要这样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家，只是觉得他需要，但他可能觉得是我需要，我们猜测着对方的需要，去填补已经超过十年的野种之家。

能填补吗？

……

在姑姑的积极努力下，爸爸开始尝试着跟别人见面，甚至外出约会，细节我不得而知。他大约为了保护我，从来不和别的女人在家里相亲。

爸爸那边似乎有了实质的进展，有一天，他突然很客气地对我说：“小非，爸爸明天带你见见阿姨？”

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高兴，还是为自己难过，当主动要求他去帮我找个后妈的时候，我就在等待这样一天，但又似乎并不希望这一天真的来到，但是，这么快（其实已有数月），他就要带我见阿姨。我仍然心中不快，甚至有些恼怒他。

“为什么我要去见？”我抢白的话让他愕然。

“将来得一起过日子，就都得是一家人啊。”他解释。

他是需要我的同意吗？如果我不同意呢？难道，就再次因为我的反对而放弃他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和下的决心吗？这次，他已经不可能再在打算结婚的路上停下了吧？再说，我能不同意吗？这明明是我有意做出的鼓励，他也明明是为我好。我突然感到自己将要为他的人生做出让步了，产生一种自我牺牲感，这让我

自怜自艾。

阿姨进门的时候，居然有些紧张。大概爸爸已经向她描述了我的个性，强调了我的重要性。她居然给我带了礼物，很谄媚地对我笑。

我第一眼就认为她配不上爸爸，虽然，她长相并不难看，但表情里有一些平庸的东西，我早就听说她是个营业员，我不喜欢她，但心里也深刻地明白：我不可能喜欢任何爸爸带来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并分享爸爸对我的爱的女人，即使她很优秀，我也决不会接受。

我索性不做任何表示。她关心地问我什么，我都回答，简短，干脆。看得出，她还对我满意。这个女人并不复杂，甚至有些淳朴。

晚上，爸爸来问我的看法，却让我产生厌烦，难道要我热烈欢迎吗？我不讲理地告诉他：“你应该找个更好的，没关系，怎么样我都没意见，你怎么选，我都支持。”我的口气带着不恭敬。

爸爸沉默了，大约过了一分钟，说：“其实她对你印象挺好，说你懂事，她没有孩子，一个人过来，又愿意照顾你，挺能干，我觉得还好。”

我意识到他不是在一个老婆，真的是在给我找个妈。他判断的尺度，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他。这让我的心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我不想他再为我做牺牲，我要有我的生活，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凭什么，让他对我的爱成为我的歉疚？凭什么让他的付出成为围绕在我身上甩不掉的网？这种对我的爱和付出只能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宁可不要。

我一字一句生硬地告诉他：“你觉得好就好，我无所谓。”

他被刺伤了，想说什么，又止住，用双手从头发上梳过，起身回自己的房间，很落寞。

他是个很知足的人，现在的生活已经让他满意，知足的工作，知足的生活，知足的付出，知足地再找个老婆，。他已经彻底忘记妈妈了吗？还是他从来就和妈妈没有感情？还是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爸妈？只是把我从路边捡回来的？

他很难理解我心中的各种复杂的活动，但他包容我。从我有了自己的房间，从我的胸口慢慢开始发育，他就更加包容我，甚至是尊重。

我的意见让他结婚的活动慢下来，可怜的爸爸！断断续续又拖了半年，在女儿十三岁那年，爸爸才第一次结婚，那位营业员的阿姨成了我的后妈,没有前妈的后妈。

我不知道她和爸爸是否有爱情。

她对我很友好，甚至谦让，向对客人，我想是爸爸对她的要求。我们有距离，彼此客气，不触犯，也不亲切。她对我每一次示好，我都接受，但我从不主动向她示好。爸爸曾经希望我改口，但，他也很快认为那是很困难的，以后，我一直叫阿姨。

阿姨比爸爸大一岁，有过一次婚姻，丈夫也在铁路上工作，出事故死了，也是个苦命的人。她人勤快能干，爱干净，印象中她如果不是在洗什么，就是在收拾什么。有些爱唠叨，但没有什么坏心眼，把钱看得重一些，也可以理解，毕竟生活并不富裕。

家里有了两个大人以后，我的生活有了改善。小学时，我就有时自己做饭，偶尔自己洗衣，现在不用了；我的零花钱也多了一些；家里也总是被阿姨拾掇得很舒适。

但我跟阿姨始终很有隔膜，没有什么话说，虽然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意

见，但心里一直有淡淡的排斥。或者因为觉得生活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人，或者在担忧她蚕食爸爸对我的爱，或者一直有意无意把她和想象中的妈妈做比较。妈妈终归要比这位阿姨好吧。我有时觉得也对不起她。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后妈难做吧。

无论如何，她都不可能比想象中的妈妈如意，她的存在对我原来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干扰。另一方面，无论爸爸还是我，实际上都需要这么一个家庭角色。爸爸为我考虑，我却怨他，怀疑他们没有爱情，阿姨照顾我，我却拿她和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影子，今后也不可能有的虚无不断比较。她只有输，输给一个可以说从不存在的人。

团聚在一起只有吃晚饭的时候，却总是很沉闷，爸爸天生活少，我也沉默，阿姨一个人唠叨几句，招呼着我们也就停下来。饭后，我们各自忙碌。

但，也许时间会改变一切，我感觉到爸爸对于家的未来有信心，阿姨曾经困惑退缩过，大约受了爸爸的鼓励又重新鼓起了信心，尝试着放弃心里的顾忌而亲近我，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缓慢地发展着。

当然，如果不是我在少年时的那次堕落，我和阿姨之间可能一直都会保持着距离。那一次，我们又有了共同的对爸爸的秘密

.....

## 七、铁轨、枕木

站台是个伤感的地方，意味着离别，离别这里所有的亲人，所有认识的人，

熟悉的一切，去一个没有任何熟人，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从没意识到这么依依不舍这个让我痛心甚至愤恨的城市，这里有我十八年扭曲的生活中所有不愉快的回忆，但同样我所有曾有过的欢乐与温馨也都在这里，并永远留在这里。

想起来就像是一个轮回，十七年前，人事不通的我在蒙昧中来到这儿，在这儿成长，把生命里最珍贵的时光留在这儿，再回到我最初来的地方-----北京----我莫名其妙出生的地方，那里曾经演绎爸爸妈妈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究竟那一个是我的根，北京？还是这里？究竟何处是我的故乡？

火车静静地卧在铁轨上，两根铁轨，一头连着北京，一头连着这个站台，我从这个站台出发，一个晚上，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离家一千里了，不能每天见到爸爸。委屈了，也不会有他的肩膀，不会再有大毛的身影。这两根铁轨是连着我的历史，还是割断我的历史？

爸爸和大毛把我的行李放好，姑姑和阿姨围着我絮絮地说话，我听不清她们说什么，只看着爸爸凝重的脸。爸爸的眼神让我想哭，但我知道不能哭。

静默的火车终于不耐烦地发出刺刺的声音。

“上车吧。”大毛笑着说，他的笑同样让我辛酸，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爸爸，妈妈对得起我吗？如果，她还活着，我应该恨她吗？她可能就在我火车的前方。

“钱不够，给家里来信。”爸爸推我上车时又重复着已经说过几遍的话。我站在车门，看着他们：爸爸、阿姨、姑姑、大毛，他们不舍的眼神里有忧虑，为我担忧，也为我要去寻找担忧。我咬咬牙，回头上车。

车抖动着向北京进发了。

他们在车窗外招手，爸爸甚至还跟着启动的火车跑了几步，我简直担心他要绊倒，知道他心中对我的羁绊。我挥手，只能挥手。

他很想送我去北京，被我拒绝了。我不想他回到他可能不愿意回到的地方，而且，我不愿意面对他的眼神，他的关爱给我温暖，也让我觉得紧张、压力重重。深爱的结果却成了它的初衷的另一面。

他是无意的，而我却多虑地把他的关爱当成了一张网，当成我的歉疚。也许，能够坦然的接受关爱，但享受关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火车向黑暗中冲去，离开我的过去，冲向我的未来，我已经不可能让这个冲刺停下来，我的人生从这列车一经开始就不可逆转。

车头消失在黑暗中，未来一切像前方的黑暗一样未知：我会在北京找到什么？我怎样开始全新的生活？能适应吗？心中有紧张，有淡淡的忧虑，也有莫名兴奋。因为什么？也许因为要在北京开始另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是“野种”，我可以站在一个干净的起点，没有过去。

记得，上小学时，为了离开童年的邻居，为了离开噩梦中大杂院的场景，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没有就近上学，也没有去姑姑教书的小学，刻意去了一所离家更远的小学。因为，在那里没有邻居的孩子，那里所有的同学都不了解我的来历。

我不告诉他们任何有关爸爸妈妈的事，以为可以彻底洗刷自己的根，可以永远地逃离“野种”的名字。

但，鬼在自己心里，我走到哪儿，它自然也跟到哪儿。心里觉得少了一块，走路的时候就不自觉地矮了一截。我尽可能不去想有关妈妈的问题，把对身世的疑惑尽可能深的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

一度，我真以为自己忘记了，像其他同学一样在阳光下正常成长。但，每次

我问自己是否没事，是否已经忘了，这个鬼就自然走出来，变成童年的噩梦提示我它仍然存在。

这是一个悖论，越是想忘记的，越是无法忘记，越是担心自己缺少什么，越是时时注意到这种缺少。

当其他小同学的母亲来开家长会的时候，当妈妈们在雨天送伞的时候，当老师要求缝套袖的时候……藏在心里的妈妈会突然跳出来告诉我，我是与别人不同的。像针一样迅速在我的心口扎一下。我的心疼一下，意识到我生命的永远残缺。“野种”仿佛是我脸上作为囚徒被打上的印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身世的故事也是长了脚的影子，从别人嘴里溜出来，终于缠上我，不过半年，就传过每个同学和老师的耳朵。我干净的根没有实现。不知道这次，这个影子还会跟我一起爬过一千里的铁道吗？关键在我心里还有没有鬼。

真的很难想象爸爸是怎样做到的，这么多年，为了他曾经答应过妈妈，为了我，包括为了他自己。怎样做到对我，对所有人，守口如瓶？怎样咬碎牙，把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痛苦烂到自己一个人肚里，这么多年压到最深处。

不知道他怎样对朋友解释我，解释他自己？怎样对同事解释？怎样对后妈？对所有曾见面相亲的阿姨解释？怎样解释他的未婚有女？

他不会撒谎，只能沉默，一直沉默十八年，我甚至怀疑后妈知道真相吗？不知道他这些年还做了多少坚忍的事。

想起来，爸爸就像这两根铁轨下的枕木。

记得小时候，爸爸带我到他们铁路的货场，我在废弃的铁路上，一步一跳，跳过一根枕木又跳过另一根。阳光下，枕木上火车留下的机油斑斑驳驳，枕木显

得很松软，边缘散着很多木刺，甚至有些坑坑洼洼的。

我问爸爸：“这些木头这么旧，能撑住撑住火车吗？”

爸爸用脚使劲踢枕木，给我示意，笑着说：“能，它们不叫木头，叫枕木，别看它们旧，铁轨坏了，它们都不坏。你看着它不硬，其实能扛重，只要它们排成一排不散开，就能撑住火车，因为枕木里面里面有根芯。”

“那这些铁道不用了，枕木不就废了吗？”

“废不了，就是当柴火烧，也烧得旺，火好。”

## 八、北京

我再一次站在站台的时候，已经是北京的站台了。

地理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我现在已经在这头，爸爸却在铁路的另一头了，一夜是一场梦，我们已经在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中，而感觉似乎却还在一个城市，他的声音还在耳边，他的气息还围绕着我，仿佛我走出站台就能看见他。

此时此刻，爸爸在干什么？应该正在计算着我是否抵达，猜想着我在干什么吧。他的心从今天开始会有一半，一直在北京，从此分成两半。

在拥挤的出站的人流中，我淹没其间，数以千计的人在身前身后，却陷入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中。他们都只是一个个的人，却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名字，他们是一样的，对我没有分别，他们如此笼统，我不认识任何具体的一个。这里我只有我自己，还有一个我不确切是否仍然存在的人----我的妈妈楚荷茵，一个我不知道该怎样寻找并怎样面对、怎样评价的名字。

北京广播学院比想象得要遥远偏僻，一条不宽的路似乎永远走不到头，满眼是田地，路上居然有我们小城都已经见不到的马车。尘土飞扬，路旁树叶婆娑，我的心也在初秋细风中摇曳。不知道当年妈妈怎样生活在这里，不知道她是否像我一样也是一个来自外地的女孩，在忐忑中开始大学的生活。

我终于到了学校，在这个陌生的但心中又感觉熟稔的学校里走，在林中，在路旁，在楼前，在完全陌生的地方却似乎在回忆。时空层层叠叠地错落着，林中，路旁，楼前，我走过了，楚荷菡当年一定也走过了，我每走过一个地方，都会想当年是这个样子吗？变了没有？仿佛曾经来过，仿佛我就是妈妈，在这里捡起从前的遗迹，捡起二十多年前的点点滴滴中妈妈的生命。

在同一个空间里，曾在过并消失了的、想象中楚荷菡的影象，新来的、将开始的、想象中的我的影象，透过时间的雾交织在一起成为重叠的光影。二十多年，同一个太阳的光给不同的人在同一地方留下同样的影子。

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影在看着我。

我有些恍惚，看清一个四十岁多岁的中年人，好象是个教师，站在那儿，定定地看着我，他的眼里也有恍惚，他不相信似的看到时光交错，人影重叠。

我们四目以对，他的眼神里有惊讶，有困惑，有好奇，甚至也有一点伤感。

我直觉地预感到：我找妈妈的事比预想地顺利，这个人一定发现了什么，一定与妈妈有某种联系。

我长得莫非像妈妈？无怪爸爸对我来这里深深的忧虑。

我迎上去，那个中年人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住眼神，感觉自己楞楞地看一个女孩子很尴尬，他转身走开，有点不甘心地回头又看我一眼。

“请问”我们几乎同时发问。

他停下来。我的心怦怦狂跳，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老师，您认识楚荷菡吗？”

他站在那里，被时空的离奇震惊了，良久无语，表情复杂。

看来，他认识，而且不只是认识，我不知道幸运还是不幸，在北京的第一天就找到了线索。

他终于说话了：“你是楚荷菡的什么人？”

“她是我妈妈。”

“她还活着吗？”他的声音有些急切。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她，我也想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

他低下头，若有所思。我焦急地看着他，期待他告诉我更多的信息，没想到他只是继续发问：“你爸爸还在吗？”

我有些愤慨他这样问，有点生气地回答：“当然在。”

“对不起，他在哪儿？他是？”用手摸着嘴唇和下巴，仍然在思考。

“在山东，他叫李建民，你认识他吗？”

他微微抬着头，继续摸着下巴，想了一会，摇摇头，又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

我想问他，却被他一个个问题追着。但我渐渐明白他有深意。

“他在铁路局上班。”

“哦”他沉吟着，“不认识，你爸没有告诉你，你妈是不是还活着？”

我没有吭声，不想承认爸爸对事实的无所知，或是爸爸仍在隐瞒。

“他告诉你，你是楚荷菡的女儿？”他的表情里有很多疑虑。

“你觉得我是吗？”我终于可以反问他，我不喜欢他牵着我的鼻子走，不喜

欢他对爸爸的探询。

“你们很像。”他怅怅地叹口气，“我刚才以为我看错了。但，我确实没有想到你妈妈留下一个孩子，没想到。”他摇着头，加重着自己的语气，很痛苦的表情。我朦胧地感觉他不相信妈妈会有我这个孩子，也猜想他和妈妈有过很密切的关系。

他突然问我：“你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我不知所以，机械地回答：“1970年10月，是爸爸说的，户口也这么写。”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这个野种连出生时间都是不确定的。

他的表情更加困惑，仰起头，看天上高远的兰色，他重新盯着我，半是自言自语，半是问我：“不知道是谁弄错了。是你生日错了？还是你爸爸搞错了？还是我听到的是错的？如果你是她女儿，你就不该是那个时候出生。”

“为什么？”我更加困惑。

“我一直以为楚荷菡1970年2月或者3月就死了，看来可能她没死。”

“你确认吗？”

“我不会记错的，我和她牵连同同一个案子。”

## 第二章： 死

### 楚荷菡

#### 一、目光

我离开北京广播学院开始就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城市里正如火如荼。对于即将开始的在北京另一头的报社的工作，一种和今天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心中充满莫名的害怕和忧虑。

或许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的兴奋，容易刺激爱情的产生，至少有助于爱情的错觉。我就在第一天上班的忐忑不安中接触到我生命中第一份爱情，接触到影响我生命的两个男人。

那天，我和莹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从郊外学校的绿色，走进报社的大门，看着灰色的陌生的排房和矮楼在夏天的阳光中呆呆地静默着，陌生的同样灰色的男女在报社的院落中静默着走。

我的心空空荡荡，没有依托的飘渺：工作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我未来一生的生活？与我四年前的想象相比，这种灰色的陌生与静默让我感到的只是冷漠与平庸。

神情恍惚着，突然感受一双眼睛的注视，别样的注视。

这双眼睛来自一个差不多已有四十岁的中年，一身军衣，军衣让人显得很精神。中等偏下的个头，很结实，表情非常严峻、五官分明象用刀刻的，脸颊也像被刀削过，颧骨高，肤色有点农民式的红黑，神态里却充满的是北京这种大城市人的从容，更多的是军人的威严。

我应该还算美丽，也经常为男人的目光关注而内心浮现出些许的骄傲。我喜欢被别人凝视。被人关注和欣赏会带来自信，而我正需要这种自信来弥补自卑。但，这双眼睛给我带来不是骄傲，而有一种被窥视、被目光攫取的羞惭和紧张。他的目光灼人，死死盯着我，随着我的脚步移动，看得很深，似乎能剥开我的衣

服，剖析我的心理，把我笼罩在其中，无法逃脱。我躲避着，仍然感到那双眼睛在我的背上，火辣辣。

从前，我对这种异性的目光并不陌生，它们主要来自我的男同学们。也有些男同学不只是用目光表达他们对我的感受。虽然外面的社会已经很不平静，但在校园的日子里，还能常常感到一些青春浪漫的温馨和甜蜜的麻烦。我只能用浅浅的笑来回应，并软软地拒绝他们的示意，有的是些好意，有的甚至是些莽撞的唐突。我态度虽然委婉，但决心却坚持，风虽不止，树仍欲静。我心里有自己的原则，他们不是我心中的爱人。我向往的应该是个更成熟、有力量、更睿智的男人。

刚才的男人像吗？但，我愤慨他眼睛里的肆无忌惮。

莹也注意到那双眼睛的凝视，她看着我，聪明地注意到我微妙情绪变化。她的表情里对我有些不屑，在学校里她也曾听过关于我的一些纯属子虚乌有的风言风语。

当一个男同学停下来对我的追求，又会有一个更自信的男同学开始，在那个相对封闭传统还有封建意识的时代里，我周围游动的异性算多的吧。于是，也有男同学背后说我清高，也有人恨恨的说我聪明，这是个贬义词，暗含了我对男性的某种游刃有余。这样就有女同学在我背后指指戳戳了，似乎我也有了几分风尘的意味，可是，我主动做了什么？！

我的室友曾经说过：我从不强烈拒绝的态度让人觉得我在扭捏作态，心里欲说还羞；她分析：我的眼神，时时出现的浅浅的笑，都会给男同学传达一种暗示的信息，激励他们追逐的信心。可笑！难道我低头从不看他们，从不笑吗？！漂亮女人的麻烦是本身就容易吸引男人的目光。如果我低下头，垂着手、严肃、穿着古朴，动作中规中矩，尽可能的收敛自己，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吗？我为什么

要这样压抑躲藏自己？就因为我漂亮吗？！

莹是个自信优秀的姑娘，我希望她对我能真正理解。

“那是咱们报社的军代表。”她突然不加任何所指地，直白地说出来，那双眼睛的注视，我内心的情绪变化一下变得彼此心知肚明。她果然像我所听说的是个爽快的人，但她的直接让我尴尬。

“啊，”我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她。

她似乎明白我的心思，故作若无其事地继续说：“听说，解放前，他才十几岁就参加革命，还在朝鲜打过仗。”莹早就作为优秀毕业生来过报社参与实习，和我分配的首次报到不同。她对于这个新环境本来就比我熟悉，相信很快就会游刃有余，而我还初来咋到地傻傻地紧张着。

我看着莹，表情里继续泄露着对这个军代表的好奇。

“是在火里、死人堆里趴出来的，听说，现在身体里还有弹片呢。”莹接着说，“他姓张，以后你要喊他张代表，他喜欢别人尊重他。”

尊重？我在他眼里看到的却是对女性，对我的不尊重，大男子主义的盛气凌人，但又隐隐约约地害怕这种咄咄逼人的力量。张代表，这个名字，和莹简单介绍的传奇人生像小说故事，引我浮想联翩，想象他的前世今生与情感命运。我还能感到背后张代表的目光似乎要把他的人生故事与我纠缠在一起。

我和莹在我们的将来的办公室门口，又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这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个头，偏瘦，但肩膀很宽，很精干的样子。他听见人声回过头来。

我看到他的相貌很俊朗，额门很高，嘴唇和下巴像电影里的某个苏联演员，只是多了几份知识分子的书卷气，看样子只比我大两三岁。他的眼神从我们这边掠过，仍然若有所思。

我却感觉到身旁的莹状态有些异样，温度都升高了。“小旭。”她喊了一声，迎上去，似乎我并不存在。

那个青年看着她，有些调皮的笑了：“别人喊我小旭还行，你得喊我老董，没大没小。”看得出他们彼此熟悉，已经可以调侃。

“为什么要喊老董，你老啊？看不出来，也就像刚毕业。”莹的情绪很高，神采飞扬。的确，这个青年，眼睛很干净，没有什么成年人的污浊，感觉很清纯，显小。

他楞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莹会揶揄他，很快笑着说：“还挺会夸人。”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开玩笑，我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多余。

突然，他意识到我，眼睛转过来，干干净净地看着我，“你是新来的大学生？”

莹似乎不情愿地侧过身来介绍，“楚荷菡，我大学同学。”“董升旭，咱们师兄，比咱们高四届，和我同系。”她强调了“同系”的声音。

他是文革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不像我们文革的大学生根本没有学到什么。

他继续看着我，目光很柔和，声音平稳，态度自然：“我的名字拗口，他们叫我小旭，你们俩比我小嘛，以后不能带小字，本来就显小，叫我旭。”他半开玩笑，态度却是很谦和很真诚的样子，眼睛专注，没有心虚的遮掩，有种很深邃的东西，是真正的自信。

我被他看得心中有些慌乱，躲开他的眼神，不知道是否该说些什么，或是冲他回头迎着笑一下，我是不希望给别人带来尴尬的，但此时却尴尬得如坐针毡。本来就不习惯交往，不好意思，也不愿意让别人不好意思，这是性格的一个缺点。但以往，对于男同学的目光我一直是从容自信的，今天，这是怎么了？！可能在

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太局促不安了吧。

他伸出手来，手不大，甚至有些纤细，像女人的手，握起来很软，他的掌心也有点湿，他也紧张吗？

彼此介绍后，我们沉默下来。

莹的声音打破沉默：“带我们去食堂吧，快开饭了。”莹的声音比她平时有些嗲，我意识到她对这位师兄有好感。

莹对旭非常佩服，去食堂的一路向我夸他：“旭是咱们报社公认的才子，文笔好，能力强，有前途。”他欠着头，谦虚地笑，惭愧地摇头，仿佛很不好意思，但心里似乎也得意，作出一副不骄不躁的样子。

我和旭走在莹的两边，时间接近中午，阳光明媚，在头上闪烁着。莹冲他说时，他会更放松，跟莹的语气也活泼些。但，我的目光穿过莹的肩头迎上他的目光，他就冲着微微地笑，露出嘴角、脸腮的柔和的笑纹，笑里带着些会意。有时，会在莹的背后很专注地看着我，目光里有种关切，阳光晃动着，我渐渐出神，莹的声音飘渺起来。

## 二、两个男人

我自忖着，工作第一天就被两个目光胶着，心中浮起一种无法说清的淡淡的忧虑，正在出神，突然听见莹轻声喊：“你好，张代表。”

我一惊，从恍惚中集中精神，张代表不知从哪里出现，迎面站着，很近，就在面前，我甚至可以看见他下巴上的胡茬，又迎上他锐利的眼睛，心咯噔了一下。

我们四个人面面对。

莹介绍说：“这是报社的领导，张代表。”似乎是在向我介绍，这里只有我一个陌生者，但脸有一多半朝向张代表。“小楚，到您哪儿报到了吗？”莹明知故问，对这个近乎冷竣的男人，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我的紧张。

张代表没有接话，却对旭打招呼，“听说都是你师妹？你们学校出人才啊。”他有些地方口音，声音很低沉，稳重甚至有些压人，但语气里带着点成心夸奖的意味，姿态很低，似乎对旭，这颗报社的未来之星有种带着距离感的客气。

旭笑笑，没有说话，表情里却没有了刚才对我们的谦恭和恬淡，倒勃发出一种英气来。我隐隐感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强势男人之间彼此的敬畏。

张代表转而对我，说：“小楚，呆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口气是商量的，却不容质疑。

我的心里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不知如何回应，本能地感到这个男人身上给我的一种风险。

莹倒替我接茬，说：“要不，我们在食堂等你，你先去张代表那儿报个到。”她当然很希望我现在不在他和旭之间。

我无奈地跟着张代表走，之间差一步，我担心着，朦胧地预感：今后，在这个报社里，这两个男人将影响甚至改变我的命运。

第一次进张代表的办公室。这是单独的一间屋，在报社后院的一角，很清静。屋里桌椅很破旧，居然还有一张床、一套盆架，上下两个木环各嵌着一个水盆，看来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洗脚，高起一个手巾架搭着两条毛巾，一个柜子，没有书架。不象办公室，更像一间简朴的宿舍。

我进去时最奇怪的是看到他床上方的墙上除了主席像，还挂着一把刺刀，刺

刀明晃晃的，让人恐惧，刀把似乎已经饱经沧桑，但刀刃没有一点锈，看来他常常擦拭，

他坐下来，也示意我坐在办公桌的对面。无论是站、是坐、是走，他都给人一种很重很厚实很坚硬的感觉。

他没有说话，收拾着桌子。桌子上铺着一块玻璃，已经裂开又用胶布粘起来。我垂着眼睛，看见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有他在部队上的，也有一张，他和一个女人，两个人很憨厚的样子严肃的表情，象是十几年前，他仍旧是军装，那个女人有些农村气质，估计是他妻子。

他抬起头正看到我低头浏览照片。我觉得自己不该不礼貌地好奇探询，有点害羞，红着脸望着他，嗫嗫的。

他上下打量我：“你名字很拗口”语气很严肃，却有些嘲讽的意味。

我估计是他文化水平低，但也只好有些歉疚地解释，似乎我的名字对他而言复杂，倒成了个错误：“我爸起的，家乡有很多荷花。”我更以为爸爸是以莲的品质激励我，但不想再对他多说，怀疑他是否认得“菡”字。

“你爸是知识分子吧？干什么的？”他还在延续名字的话题，似乎对我的来龙去脉很有兴趣。

“他死了，是个烈士。”我静静地说。

“哦，在部队？”他的表情郑重起来，似乎联想到自己的军旅生涯，也没有想到我居然有这样的爸爸。

“在白区，还没生我就死了，过一年就解放了。”

我不愿意提起爸爸，他是个悲剧，没有看到解放，也没有见过我，哪怕一面。他的悲剧也延伸给了我，让我在没有父亲的童年中自卑而恐惧地长大。

他若有所思地点头，有些同情地说：“可惜。”不知是说我爸，还是说我。“你妈呢？”他的语调里多了很多温柔的关怀。

但我警惕他的刨根问底。“我上中学的时候，她也病逝了，我是政府供养上的学。”我平静的声音似乎在叙述另一个人不幸的少年，别人听起来容易唏嘘的少年不幸，我已经习惯了并希望淡化，不原过多的提及。

他错愕了一下，眼里多了些悲悯与苍凉，似乎能够理解，表情也郑重起来，刚才的进攻的气势，和眼睛里的窥视也收敛了很多。他沉吟了一会，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以后有困难找我，我能帮一定帮！”他又加重了口气，“我应该算你叔叔吧。”他似乎觉得这话也有些唐突，补充了一句，“我和你爸都应该算是党内的同志嘛。”

我爸是民主党派。但他的死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解放，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志同。我懒得向他多解释，反正他早晚也知道。虽然，他刚才的反映让我有些感动，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对他，对这个房间有些无端的紧张。

他看着我，眼神里还有探询的意思，想了解我更多。我却告辞出来，背后还有他的眼睛在身上游移。

回想刚才的见面，他的神情很暧昧，有关心、同情，还有一些不平和、不明朗的东西。

后来，我知道他吃住在报社，虽然报社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他忙的事，大约已经习惯了把单位当家，或者他不想回家。报社分给的宿舍也不要，在办公室艰苦朴素着。这里可能也有作戏的成分。

……

下午，我们把行李搬过来，其实也就是两个包袱。报社给我们提供集体宿舍。

旭主动提出来帮我们收拾。

宿舍是一个两层楼的苏式建筑，爬墙虎厚厚地爬满了整个墙壁，楼被包裹在层层叠叠的藤蔓和碎叶中显现成一片古老的绿色，只有一排排窗在下午的阳光下，映着光。

莹指着一层的一扇屋门说：“我在这儿，他们安排你住上面。你先上楼，我们呆会上去找你。”她已经假定：旭该先帮她。

和莹不住在一起，我有些遗憾。但看得出：莹并不介意，甚至高兴。看来她并不喜欢我，可能因为我在学校的传言；也可能她不满我这么普通的成绩与能力，单凭烈士女儿的身份就能留在北京，留在她辛苦努力得到的单位；也可能只是因为性格先天的不和谐。

我本来很希望能和莹成为更亲近的朋友，一直都缺少朋友的我对这个人生第一个要负起责任的岗位本来就心中没底，对莹的冷淡有些失落，看她对旭的样子，索性默默一个人上楼。

在我房间里，我静静地坐在木板床上，环视着冷清狭窄的房间，对即将开始的生活充满惆怅，还有一种没有受到尊重的难过，生气莹对我的目中无人的眼神，更忧虑张代表的眼神，恍惚中还闪现旭的笑脸，尤其是他在张代表面前显露的与他常态不同的从容和英气。发呆中，阳光从我的窗户一点点地斜黄了。

突然，听到门响。“进来。”我轻声喊一声，从床上站起来，意识到自己的腿已经酸麻，不知道坐了多少时间。

我看见旭推门进来，莹却并不在他身边。窗外的阳光已经柔和地西去了。

旭站在我门前，眼睛还是很谦和，问：“需要我帮忙吗？”

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收拾东西了，“谢谢，我没什么东西。”

我说着，走过去弯腰去拿门口的包裹，就在我经过他身边的瞬间，他也发现了还在地上的行李，弯腰去拿，我们轻轻地撞在一起，身体短促地贴了一下。我硬生生地停在那儿，他也有些尴尬，一瞬间，空气里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知道他在旁边干什么，似乎盯着我。

“玻璃坏了，”他搭讪着，走到我的窗边，向楼下张望着，说：“还是二楼好。”这是在宽慰我吗？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似乎对我有好感。

但不知为什么，我也有种不安全感。虽然，他很优秀，但我想找的应该比他再大上几岁。他的状态里有些青年才子的优越，我想要的是一种更踏实、更稳重的感觉。该死，刚认识一天，就在心里盘算是否适合自己，难道我真像同学所说是个容易招惹感情是非的女人？

过一会，旭带回来两块玻璃，仿佛已经和我很熟，径直去帮我换玻璃。我觉得过多的感谢也是一种虚伪，给他倒了杯水，便默不作声地擦洗桌椅。偷眼望过去，窗户的玻璃里是他的脸，也在端详我，同一块玻璃里近处反映的是他的影子，远处是我的，那一瞬间，我们在一副画框里。我有些害羞，背过身，脑子里还是刚才的图案。

窗外的人声变得纷扰起来，太阳已经落山，灯还没有亮，我强迫自己专心，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和一位年龄相仿的男人在一间已经逐渐暗下去的小屋里独处。

修完玻璃，他又帮我擦墙，时间安静而漫长。他的聪明之处是不像我的那些男同学一样，急于表达什么，或表现什么。两个不完全陌生的男女安静的独处，可能比说话，还要令人心猿意马。他是对我有意吗？我竟为此有些兴奋。

腾腾的上楼声打破平静，莹一身疲惫的走上来，她大约刚刚收拾完自己的屋子，身上很脏，她站在门口，一脸惊讶地望着我和旭，意外旭竟然还在我的房间

里。

旭回头看看她，很平静，“呆会咱们仨一起吃饭吧。”

莹冷冷地扫视着我，倒仿佛我做错了什么，我有些恼火。凭什么，旭是你的私产吗？我心里快快的，索性把一块毛巾浸湿了成心递给旭。在我们双手交接的瞬间，我又迎上他的目光，他的眼神中仍含着安慰的笑意，我也浅浅地冲他一笑。

莹的眉头蹙了一下，呆着站了大约有十几秒种，难过的表情闪过，她真的很喜欢旭。“我不饿。”作为抗议，莹转身下楼，脚步腾腾的更响。

旭哎了一声，大概要追上去叫住莹。我有心想气恼莹，“哎呦”一声，假装被桌子上的木刺扎了手，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旭侧头看着我。我流露出很疼的样子。

他有些窘迫，犹豫了一下，关切的问我：“没事吧？”莹的脚步声已经远了。旭站在那儿，刚才莹的激烈反应一下子把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挤到了一个别扭的局面，大家突然心照不宣，让旭在那一刻也失去了从容。

空荡荡的屋子，窗外静下来，远远的人声，温度却似乎反而热了点。我把灯拧亮了，晕黄的灯光把黑暗隔在窗外，眼前是两个颜色：窗外是幽幽的深蓝，窗内是的澄澄的暖黄。窗外是陌生的，我所害怕的，窗内已经显现出亲切的家的味道，在这个暖昧的味道中，我和旭静默着，那一刻我对他有种依赖。

“我听莹说了你爸爸的事，我很佩服他。”旭的声音在这个屋子里柔和地响起来，我的思绪被拉到现实。

“为什么？”我心不在焉，意识到工作的第一天就彻底失去了莹，虽然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但现在大概她已经把我看作敌人，这让我不安。

“能为理想献身，牺牲生命，很不容易。”他若有所思，眼睛看着窗外的远

处。我猜想他在想自己，这样才华横溢的报社精英应该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吧。

“但他让我妈妈很不幸，也连累了我。”我对爸爸放弃家庭就死，是有意见的。

“忠孝很难两全，家国很难兼报。”旭感慨了一句，仍然看着窗外深邃的墨蓝色，大约窗外是他的世界。是说我爸爸？是他自己？

“那你觉得哪一个重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他，我希望听到什么答案吗？旭笑了，没有回答我。我却猜到了他的答案。

晚上，我也没有跟旭吃饭，我确实不饿，更重要的是不想和他一下走得过近，为什么不想，是害怕吗？

我看着他一个人在窗外走进黑暗，他回头看过窗前的我，一扇窗连着也区隔着我的家和外面的世界，我更想在家里，在窗的背后，看外面的世界，我不知道外面的黑暗在未来对我意味着什么。

.....

### 三、窗

第二天上班，莹用不断发出乒乓的响声向我抗议，她只把背脊、乌黑的短辫充着我，一言不发。她不在意别人猜想我们关系僵化的缘起，宁可把我们的矛盾挑到明处。我不愿难堪，回避着，很沮丧第一天上班，这个陌生环境中唯一的老熟人已经成为敌人。我不知道怎样向她解释：我和旭没有什么，也不知道怎样修复我们的关系，即使我们不是朋友，我也顾虑身边冰冷敌意的面孔。

我看着窗外平房屋顶上一排排灰瓦间隙中一簇草孤零零地站在风中。对莹的态度很愤懑：是我把旭抢走了吗？我主动做了什么？旭对我有好感难道是我的错？这种事难道也分先来后到不成？

莹的强硬态度倒激发了我相反的脚步，很难说较劲，还是虚荣。礼拜天早晨，我的宿舍楼下，旭用一粒小石子叮的丢在我的窗上，我打开窗，他在晨光下一脸阳光。我觉得很快乐，想象着莹在楼下看到这一幕。

“你要把窗户再打破啊？”我居然假装嗔怒地问，心里甜滋滋的。

我知道他不是打我的窗户，而是敲我心里的窗。我不确信是否真心喜欢眼前这个看起来的确不错的青年。

“走，出去看看。”他邀请我，这是旭第一次的约会我，我没有拒绝，是为了他？还是莹？还是我刚工作时寂寥的心情？

旭带我走进北京初秋的胡同。槐树、灰檐下，我们漫步。他很坦诚地聊他的少年，理想，在这个文化与艺术已经几乎荡然无存的特殊时代里，旭的话就像诗歌一样深刻、动听。我的心也动。

在我二十年的生活中习惯了孤独，却其实一直渴望伙伴，渴望一个沟通交流的对象，我对世界、对人生、对感情的思考和感受也需要一个分享者。

但，旭更需要的是一个倾听者。当然，能够倾听已经是让我开心的交流了。

也就是在北京初秋的胡同的一个安静的院子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一些朋友，在那间平房里，他们年龄相仿，气质相同，传阅着小说、哲学读物，聊着一些让我有些迷惘的话题，他们虔诚激动地争辩着。阳光从老式的木头窗棂间流淌进来，裹着清蓝色的香烟，袅袅的萦绕着他们。我坐在角落，虔诚的倾听着，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

但我也有些直觉的担心，他们的话题太多地关涉到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对于当前的社会也有太多的反思和怀疑。由于爸爸的死亡的影响，我对于这类问题有一种先天的忧虑。

……

傍晚，他送我到楼下，等我上楼，亮了灯站在窗口，他才离开。窗里、窗外、窗上、窗下成了我和旭在最初一个月里最熟悉、最亲切的浪漫意象。

恋爱其实很简单，至少在那个年代。旭对我明显的好感，很快被单位的人感觉到，我的指导老师是个近四十岁的女人，以过来人的经验，积极主动地在我面前为旭说好话，为撮合我们不遗余力。

也许，做媒对于一个女人的潜意识是一种成就感与行善积德。

于是，我和旭在食堂里常常被安排对坐，在看样板戏时，被安排挨着坐。加班晚了回宿舍，指导老师也要求旭送我。一时，似乎我和旭彼此还没有真正表白，就被环境接受了恋爱的关系。

每次看着他远去消失在窗外的黑暗里，我一个人对着窗上的玻璃梳头，让自己静下来思考。觉得旭很好，年轻有为，对我工作上帮助，也欣赏他的远大理想、浪漫情怀。

但，说不清为什么，我内心中总有一份抵抗，似乎因为我不确信很爱旭。

爱，是什么呢？在大学里对于爱的向往，对于爱的思考与理解似乎和眼前的状态不一样。具体怎么不一样，我也说不清。

佩服是爱吗？如果是，我确实佩服旭的才华。想念是爱吗？如果是，那偶尔他被上级单位抽调几天，我也空空的，陷入思念，觉得生活有了不足。亲切是爱吧？在食堂，他帮我把饭打好，看着他的动作，我会燃起一缕亲切的温暖。快乐

是爱吗？当我跑上楼，紧迫地拧亮灯，走到窗前，让他再次在窗下看到我的时候，我是快乐的。

但，我内心总还有一个声音不断问自己，爱不爱？

在工作单位里，恋爱与在校园里不同，校园里是一个男孩单枪匹马地追求我，我可以相对清醒地判断，用我特有的温柔但坚决的方式化解。但，在单位里，他不人单势孤，他的好人缘，简直带来了对我的群众斗争，我陷入了支持我们恋爱的汪洋大海。

环境对于恋爱也是一种压力，很多人对我俩的“好”作出趋势性的预言：认为我们会走到一起，这种预言被传播，我们就成为这种预言的赌注。

预言者看“好”并说服周围人都看“好”，于是，大家开始通过共同积极的努力，去促使最终的结果是“好”。随着环境对我们俩的“好”形成共识，这也慢慢变成我们俩的共识。

但，有时，我会恍惚：是自己真认为旭好，还是在别人不断的概念强化下以为旭好？是旭真适合我？还是别人认为他适合我？

我和旭就在我的忧郁与犹豫中缓慢地发展着感情，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拍我的肩，甚至碰碰我的腰。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接受，但接受了，既然，周围的人认为我们应该恋爱，认为我们已经恋爱，我们就在恋爱吧。

在报社中，只有两个人对我们的恋爱是有意见的，一个是莹，她仍对旭情有独钟，另一个是张代表，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莫名地紧张。

张代表确实像他第一次答应我的，主动默默地帮我解决困难，宿舍就给了我照顾。莹是两个人一间，我却一个人住，虽然小，已经体现了优越。

这种照顾让我担忧，让莹更加愤慨。愤慨我在报社一下获得两个男人的帮助。

在办公室里，我们一直完全无话，她的目光总是像锥子一样刺我。她比我能干，在报社也受重用。但，她的性格更外向，或许人们的审美意识更能接受才子与小鸟依人的结合模式，认为秀气、文弱、安静的我与旭的组合更符合他们心中传统的审美规范。

在学校一贯顺利的莹在报社的感情之路上却遇到了挫折，我能看到她的哀怨，也渐渐能听到我学校里的风言风语在报社开始传播，这是莹在报复，我们开始彼此怨恨，无法复合，其实，我们从没有粘合过。

旭对谣言是淡定的，他的信任把我们拉得更近，莹是无法分开的。但张代表呢？

每次见到他，看着他复杂的眼神，我总是怦然心动。他的眼睛里有种关爱，像是对孩子，但也有一种被压抑的欲望，让我背上、手上出汗。

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他把一份材料给我，递过来时，他迅速地结实地摸了一下我的手背，有意的，我的心一阵寒噤，他的手很坚硬。我瞪大眼睛，惊愕嗔怒地看他，他坦然地面对我的眼睛，不仅若无其事，还藏着一点窃喜和挑衅，毫不羞愧地盯着我。我只能躲闪了眼睛，仿佛亏心，心中愤恨他的理所当然，他以为我是什么？自己是什么？

我走开，想一个人哭，心里沉甸甸的，堵得很，却没有告诉旭和别人。张代表在报社是领导、英雄、楷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会相信我，说出来是否会带来麻烦，旭是否会有更大的压力。

张代表对我的关心，对外的说法是，我是一个孤女，烈士的孩子，他已经通过我的政治材料，知道我的父亲是个民主党派，不是他的战友，倒使得他看我的眼神更加肆无忌惮。

在外人面前，他确实像个叔叔一样照顾一个新来的弱小的大学生。叔叔如果碰了女孩的手，错了吗？

我只好逃避与他的见面。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

#### 四、刀

初冬的一天，快下班了，天已经擦黑。张代表让人叫我去找他。

旭去外面学习，要晚上回来，到宿舍楼下找我。考虑到旭不在，我心里更紧张。硬着头皮，走进张代表的办公室。进去，我吓了一跳，几乎要夺路而逃。

他坐在办公桌后，手拿刺刀。

他看见我的恐惧，笑了，甚至笑出声来，觉得我的幼稚可爱，“我擦刺刀呢，又不会害你，怕什么？坐这儿。”

我困惑又胆战心惊地坐在他面前，他已经把刺刀擦得锃亮，刀刃闪着寒光。因为，我害怕，他反而不急于把刺刀放进套中，在手上转，是一种炫耀或者是猎人把猎物逼到绝地后戏耍的得意。

“小楚，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留着这把刀吗？”

我不知道，但确实好奇，摇摇头。在刺刀的光刃后，他神采熠熠，脸上、眼中、甚至肩头都洋溢着自信，洋溢着刚劲。我甚至觉得他整个人就象一把刀。每次想到他，都能联想到这把刀。

旭，更像一扇窗，连着我和外面世界，也照亮我的心情。我浮想着，有点走神。

他微笑着用眼神捕捉我的眼睛，我的眼睛耷下去。他清清嗓子，似乎打算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在朝鲜，跟美国鬼子打，我是排长。”他的眼睛通透的穿向远方似乎看到朝鲜，在追忆中他的表情浮现出一种坚毅的凝重。“我们一排 38 个人，最惨的一仗打下来，死的就剩我一个，37 个人，全没了，全是好小伙。”

我抬起头，有些同情的望着他，我知道在绝对的孤独活下来的滋味，在自然灾害中我妈妈去世以后，十三岁的我，就在不同的留宿学校中辗转，如果不是父亲烈士的身份，我可能也会在那场由人祸引起的天灾中死去。隐隐觉得和张代表倒也有相通的经验。

他迎上我的眼神，表情更加沉重起来，眼睛里没有了咄咄逼人的意味。“我们突然和鬼子遭遇，下得大雪，妈的，看见的时候，近得都能看到胡子、眉毛。我们只能冲进鬼子人堆里，混在一起，肉搏！”他带着手势，不象他日常的严峻，表情甚至很生动，他的眼神很空灵，似乎已经把自己带到当时的情境中。

“他们人多，多几倍，但比我们怕死，越怕死，死得越快！”他的脸上显出一种惨烈的狰狞，“就这把刀，杀了两个。”

我的心跳加快，感到房间中开始弥漫一股杀气，突然，担心起他会对我怎样，恐惧袭上来，头皮一阵阵发麻，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回头还好门是开着。

“我也受伤了。”他没有留意我的情绪起伏滔滔不绝的说，“从山上滚下去，用这把刀，钉在雪层下的石缝里，吊着我，才没掉到悬崖下面的雪窟里。要不，我也死了。”

他的眼神从回忆的迷离中回到眼前的刺刀上，“它是我的恩人。”

我点点头，他拥有我们常人所没有的生与死、血与火的经历，这大概是使他无论何时，都让人感觉很重很从容的原因。看来，男人的经历铸造男人的气质。

我有点佩服他，在这种绝境下能够活下来。才意识到，由于对他的紧张、顾虑和防备，我几乎没有从任何同事那里了解过他，他的婚姻、家庭。我一下子想到了那张照片，那个农村妇女。

张代表把刺刀收进刀鞘，转身到床头挂起来。

“您妻子呢？”我脱口问出的同时，就后悔得想捂住嘴，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妻子，这个偷偷摸我手的人。

他放慢速度，重新坐在我面前，没有回答我的话，让我更加发窘。他从玻璃板下面把那张照片抽出来，是那张合影。他端详着，眼睛里流露出我从没有见过的温柔。他把照片递给我。我接过来，有点惶恐。

他的叙述很平静：“我从朝鲜回来结的婚，当官了，本来打算让她到北京随军。老家有老人要照顾，拖了几年。赶上大炼钢铁，她是村里的劳模，要强，又对别人太好，连着几夜加班，别人的班都让他一个人加，太累了，一头栽倒，弄翻了火，把自己烧死了。老人没事，她先走了。”

我睁大了眼睛，看这照片中那个淳朴健康，笑得憨厚的女人。

一个生命就这样偶然又同样没有价值地永远消失，一个家庭从此不幸，人生无常。在这个时代，这种个体的悲剧是如此普遍，却又如此微不足道，丝毫不能影响整个社会的继续发疯。

我的心抽动着，对自己的人生未来也充满宿命的悲观。

张代表沉默下来，我没有想到坚强从容如斯的男人居然也有这样凄凉荒谬的人生经历。似乎能理解甚至原谅他的赤裸裸的眼神与上次偷偷的小动作。我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正是自己明明弱小，却容易悲天悯人，这是一种纯良的天性，还是因为多愁善感。

张代表抓住了我的缺点，在我怔怔地想着照片上的女人、社会和人生的短短一两分钟内，他从办公桌的背后绕到我面前，一手轻轻的来拿那照片，一手揽我的肩。

我一错愕，在他的手摸到我肩头的时候，本能地闪开，我没有叫喊，也没有转身就跑，但用眼睛死死盯着他，是警告，也是质问，也表达了一个态度和决心。为什么刚刚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同情，他就要得寸进尺呢？为什么他这么不自重，要毁掉我刚刚对他建立的同情、佩服与信任？

我不知道他下一步将要怎样，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我不能叫，那样会让我同样难堪，我只能走开，我瑟瑟着，屏住气，等待他的反应。

或许，我死死盯着的眼神让他明白了我的坚持，或许，他也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停在那儿，收回手，叹了口气，调整了一下，“小楚，你一个人长大，也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很像，也许可以……”

他鼓了口气，说：“我，很喜欢你。”说得很柔和，完全不象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让我的心开始变软。我没有说话，微微地摇头，慢慢后退。

他沉稳了声音，恢复了从容稳重的常态，“小旭那个人，是很有能力，但还不够成熟，太激进了，你们不合适。我年龄是大了一些，但是，你仔细想，我觉得你应该能明白……你想一想。”

我整个人被掏空了似的，脚步都有些发飘。转身拉门出去，外面天已经黑了，风很凉，才意识到身上已经被汗浸透，一点力气也没有。

我强迫自己快走，怕被任何人撞见。心里通通地跳，脑子里乱成一团。张代表对我的感觉，以前就猜到，但没有想到他会如此直接地表达，旭，甚至都没有这样直白地表达过。

他是想和我结婚？一个男人在几分钟前，向我求婚？我怎么会和一个这么大年纪，已经有过一次婚姻的男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男人？

但，他的直接、赤裸裸让我心旌荡漾，感到刚才他摸的肩头都有些沉。

旭，他说到旭的不成熟，这是已经朦胧感觉到的，在旭意气风发的背后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浪漫，他的理想与情怀既是吸引我的，又是我所担心的。张代表不会对旭有所报复吧？我突然担心起来。

我要把今天的遭遇告诉旭吗？他会相信我吗？我想起了已经由莹带来的大学里关于我的流言，旭会怎样想我？

我犹豫着，想起和旭晚上的约定，心里又升腾新的莫名的忧虑，我摇摇头，不想再去想，但思绪仍然难以集中。

## 五、吻

我到了宿舍门口，旭还没来，我不愿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天已经全黑，黑暗中，我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巴巴地等着旭。

对他的出现开始有一种清晰的渴望。疲惫、脆弱的我很想依在他的肩上，无限地缩小，小到可以藏起来，被他放进温暖的怀里。

等待让我焦虑，让我担忧，一面消磨着我的希望，一面又让我生出新的期盼。我渐渐意识到，我升腾起对旭的这份爱情的强烈的需要，甚至产生了结婚的冲动，也许我结婚了，一切就容易归于简单平静。

但，很快这个新的期盼又在我心中触发另一个声音：就这样结婚吗？这就是

我想要的爱情与婚姻吗？到底什么才是女人幸福的爱情与婚姻？

或许，我觉得我和旭之间缺少我所想象的文学作品中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节，或许周围的环境顺向推波助澜的过程，反而使我对这份感情产生了逆反。或许我对爱情存在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把爱情看得太重太美。

当我看到旭一点点变大的身影，几乎要哭出来，我抑制着，看他越走越近，我站起来迎上去。

旭没有想到我会在黑暗中等候，他也很惊喜，感受到一种被牵挂的温馨。他脸上洋溢着一贯的明快自信，调皮地流露出聪明人特有的嘲讽意味，揶揄我：“想我了？”他得意，没有在黑暗中观察到我的情绪起伏。

他对我很好，但不是一个观察力很细，体贴细致入微的人。他玩笑的口气让我有些挫败感，居然没有发现我的难过，而主动问我。我犹豫着是否该向他倾诉，想扑到他怀里的愿望也似乎鼓不起劲来。

“吃饭了吗？”他问。

而我现在，对吃饭没有任何兴趣，我在调整情绪，一种无聊感升腾着，让我觉得被忽视感受的空虚，逐渐意识到自己回到现实，已经不会再把刚才的想表达的跟旭倾诉。

我摇摇头，安静地靠近旭，没有倒在他身上，但足够近的距离让我的心开始有一点松弛的安全感。

他轻轻拍我的背，用右肩顶着我的左肩，那个时代我们还不习惯拥抱。这种亲昵已经让我涌起温柔，我嗫嗫地说：“陪我走走。”

旭高兴了，点点头，他喜欢我有点可怜地向他提出一点不过分的要求，那让他感觉自己的强大有力。干脆用手揽着我的腰，“咱们先走走，然后去吃饭。”

我估计是他饿了，脑海中突然异常清晰的闪现张代表的形象，不知道他是否会照顾别人，关心的我的心情，而不是我的肠胃。我觉得自己很丑陋，为什么会想到他？还要和旭比较吗？

我看着旭清俊的脸庞，因自己心里的念头在瞬间出轨而歉疚，因他不了解情况的自信而感到隐含的年轻人的可怜。我一下靠在旭的肩头，他才注意到我的异样，问我：“你怎么了？不舒服？你有什么……”

我没有等旭说完，把头伸向他的腮下。

旭一把把我抱在怀里，用下巴轻轻抵着我的额头，我把脸贴在他的胸口，听见他的心砰砰的跳，很颤抖，我的心也颤抖，索性把双手抓在他的背上，我发现怀抱是最温暖的。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孤单的生活中缺少怀抱的温暖，我才意识到是多么渴望一个温暖的男人的怀抱，我不想再缩在自己的茧子里，我想就这样呆在这个温暖的怀抱中不出来，向他怀里又挤了挤，怕冷似的，希望自己就这样融化在怀里，没有别人的欺负，没有孤独、烦恼、找到幸福。

旭的双手在我背上抚摩，他俯下头，轻轻地吻我的额头，又去吻我的腮。在他嘴唇轻触我的一瞬间，我的心一阵巨大的战栗，这是他第一次吻我。我很羞惭，想挣开，但又不好意思挣扎，我提醒自己这就应该是我爱的人。

所有的男人在此时都会强劲有力的，旭进一步抱紧我，两手向上托，我的脚已经发软，几乎要离地，上身紧紧地贴着他的上身，胸口有些憋闷，喘不上气。旭迅速地吻上我的嘴唇，我的头嗡的一下被他轰开了，当他尝试着用舌头去顶我的牙齿，我感到一种被强大力量侵入的兴奋，我张开嘴，犹豫着翘起舌头，脑中一片晕眩，在晕眩中我们长久地吻在一起，心中的欲望从血管冲向全身。

我意识不到是谁先松开的，欲望还在血管里汨汨地涌，当它们逐步向心脏退的时候，我浑身发麻，低着头，不敢看旭。

旭很兴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次，但我觉得他似乎应该有过经验。他轻轻撩起我前额的发梢，露出我的脸，“菡。”他叫我，温柔得让我想到已经远去的童年。

我突然很煞风景地问：“你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

他楞了，又微笑，毕竟女人的嫉妒才更代表女人的在意，很幸福地说：“什么女朋友？！你，我第一个！”话像他的人一样坚定自信。我觉得自己松弛下来，体会到一种应该叫做“甜蜜”的快乐。

“你有过男朋友吧？倒听说你一直有人追。”旭的口气是轻松的，有点揶揄的味道。但我的面前又一次闪现出方才张代表的眼神、表情、动作以及他的人生故事。

我告诉不要去想他的时候，却发现这是一个悖论：你不能要求自己不去想什么，因为要求不想本身就刺激了新一轮的想。

那天晚上，我有些忧郁，旭沉浸在与我关系发展的快乐中，以为我只是羞涩和紧张。他对文字的才华，他的组织能力对于了解一个女人的内心深处几乎没有帮助。

我恐惧张代表，更恐惧自己，恐惧未来。

那天夜里，我在宿舍床上辗转难眠，回想我波澜起伏的一天，一夜半梦半醒，梦里有旭，但也有张代表。他那坚硬的脸，冷峻的表情和很重的步态似乎在压着我，朦胧中他似乎在用力抱着我，亲我的脸，撕扯我的衣服，我居然没有挣扎。

我惊醒，浑身是汗，面对夜的黑暗，一个人在窄小的封闭的宿舍中恐惧着，

同时深感羞辱。

心理学说：女人的丈夫会像他的父亲，但我从不曾见过父亲，也没有参考的样本。或许，我父亲跟妈妈结婚的时候，就象今天的旭一样，才华横溢、自信而有理想。我没法考证，十年前的自然灾害闹到最惨时，妈妈也病死了，一个没有父母的女孩，不仅没有样本，也没有真正的参谋，孤独的人对爱情更渴望，反而更不会把握。

人都会处理不好自己过分在意的事情。

.....

和旭真正恋爱的一段日子，快乐而甜蜜。但，快乐就是会很“快”过去的“欢乐”。

随着彼此接近，开始感受到他的脾气急躁，一个年轻时人生比较顺利的人容易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坏脾气，而我从小一个人长大，对事情有自己的主见，虽然性子柔和但也不习惯改变自己的观念。所以很快，我们就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记得只是为了他想说服我什么，我没有听，就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一旦开始，仿佛上了火车道，很难停下来。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起初和好得快，慢慢，争吵也升级了。不久，更大的麻烦来临了。

.....

## 六、裂痕

一天，他没有在窗下叫我，直接站在我宿舍的门口，脸阴郁着。一种不祥和的气氛笼罩在我的头上。

“我受处分了，停职检查。”

我惊讶着，张着嘴，说不出话，旭是报社的笔杆子啊。怎么？没有任何征兆。

“因为我的文章，哼，说犯了思想错误。！他苦涩地摇摇头，“说是路线有问题，妈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旭说脏话，他的表情还很坚定，但我能感觉他的自信，他的神采，从身体里开始蒸发了。

“他们下午刚给我开完会。还不让我申辩，说是保护我。”旭坐在我的床前。他被重创了，尤其是被剥夺表达的权利。

旭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都有深刻的思考，系统的见地，他的思考是深邃独立的，在当时，甚至是超前的也是锋利的。有时他也会跟我分享，侃侃而谈，那是他最有风采的时候，看着他薄薄的嘴唇，看着他宽宽的额角，他似乎要穿透什么的神采熠熠，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朦胧地感觉：或许当年爸爸也是这样跟妈妈分享思考吧。

但，他对自己想的少，他的思想重在解决事或解释理，对于怎样保护自己，他思之不详。这或者就是张代表所说的不成熟。

其实，旭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他足够自信到可以超越自己，而将目光投向更远。如果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好记者，一个好的思想者。但，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正在荒谬地疯狂，他可以超越自己，但不可能超越时代。

我怀疑张代表是否在捣鬼，但我不敢告诉旭。

我劝旭谨慎，不要再和他的那些朋友-----那些青年激进知识分子来往。那个时候，在北京，文革的狂热正在降温，他们这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青年已经开始反思这个时代，反思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有意靠着他的肩膀，“旭，好好检查，咱不和他们来往了。”

他试图努力在我面前表现得依然轻松愉快，但眉宇间仍有忧虑，扶正我，笑着用手轻轻的摸我的头发，“别担心，会过去的。”

我抓着他的手，从我的头上拿下来，我知道他在回避我的话。“你答应我。”

“我刚一听到这个组织意见，也很难过，但，现在我告诉你，最多几年，这个国家一定会变，不能这么再下去，我们现在所做的没错。相信我，将来会好，我们一起等着。”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自信就在他的身上生长，神采又回到他的眉宇，他握着我的手。

我知道他不会听我的，也生气他不懂得委曲求全保护自己，更生气他没有一点意识也应该为我考虑。我背过身，对未来忧心重重。

他突然从背后搂住我，动作甚至有些粗暴，这不是平时的样子，我很紧张，他的一只手搂着我的腰，一只手扒在我的肩上，他的胳膊就压在我的胸前。我的呼吸有些急促。他爬在我耳边，轻轻的说：“荷菡，我爱你。”

在那个时代，“爱”字是很难说出口，“爱”崇高圣洁得让人晕眩，我靠在他怀里，珍惜着他的表白，即使我们已经恋爱了，但听到这样温柔甜蜜的话，仍然让心如鹿撞。

他把我搬得转过来，我的脸贴近他的脸，可以看见他瞳孔里我的脸，我很害羞，想把脸侧到一旁，他用双手夹住我的脸，不让我转头，面对面，鼻尖几乎能碰到，他问我：“你现在还愿意嫁给我吗？”

这是在求婚吗？我措手不及，没有立刻回答。

结婚，这对我来说，近在眼前，又似乎遥不可及，我要结婚吗？我不知道，甚至不敢想，这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想起母亲守寡十几年，婚姻对于她是短暂的，婚姻只留给她我，她的幸福是

有限的，她的孤清，她拉扯我的艰辛，是我童年记忆的碎片。婚姻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在少年成为孤儿以后越发怨恨父亲，虽然他是令人敬佩的民主斗士，但对于家庭他亏欠太多。

我不能确定他为这个国家的民主与发展做出过什么真正直接有益的贡献，除了他的死，但他的死却给尚在襁褓中的我，风华正茂的母亲带来的是百分之百的浩劫，是切切实实的损害。

有没有必要用一个家庭百分之百的不幸去换取一个更模糊的国家概念的百万分之一发展的可能？这些我解释不了的问题是我一直深深怨着父亲又远远逃避着社会主流的心结。

今天，旭又在问我婚姻，他对国家的热情，让我恐惧的想起母亲的婚姻的悲剧，想起父亲的死。

我没有回答旭。虽然没有拒绝，但也肯定不是接受的表情。旭的眼睛一点点暗淡。他送开手，退了半步，不甘心似的又问了一句：“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张着嘴，想说，在我的脑海中令自己恐怖的电光石火的又闪现张代表的形象，我卡住了。

旭在忐忑地等待我的点头，哪怕只是害羞地低头，而我被自己潜意识的奇思怪想困惑，张着嘴，木无表情的看着旭。

后来，想起那可能是旭最脆弱、最需要得到我的支持的时候，不管我承诺婚姻，还是承认爱情，对于旭那以后的心境都会不同。

但我错失了旭。

我错了吗？我童年开始的对父母婚姻的忧虑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不同样有效

吗？

应该承认我是爱旭的。如果爱并不是这么单纯，其实也不必要求完美，甚至不必完整。但，我把爱看得太重，太纯粹，似乎对旭的爱里不能闪现别人的身影，似乎只要是爱就应该是全身心无保留，就应该干干净净、轰轰烈烈。

既然我对他的爱有犹豫，既然有一个张代表的影子在干扰，既然有一种不祥和的气氛在萦绕，我就不能现在接受他的求婚，我想再静静的考虑一下，我想再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旭没有给我时间，他被我的犹豫伤害了。

“旭，别和他们再联系了，少讨论那些。”我想劝慰他，他理解成了我反对他刚才求爱、求婚的理由。

他转身要走，我伸手拉他，他没有停。我也在对爱和婚姻的思考中没有足够的力气留下他。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落寞的。

.....

旭在后来的几天没有主动来找我。

我很想和旭再沟通一次，想告诉他所有的想法：我的顾虑、紧张，对爱情婚姻的看法，甚至想跟他提起那个隐隐存在的威胁-----张代表。

但，我突然被派出差了，在火车站，我等了又等，直到列车发出不耐烦的吼叫，旭没有来送我。我害怕就要失去他了。

在外地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旭，想起窗户里各个意象，想念他灿烂的笑容，清俊的身影，他有力的拥抱，我们的初吻，想念我们一起曾经有过的无数快乐的小细节。

短暂的分离让我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对旭的感情，对他的依赖。虽然，不敢确信我现在就愿意结婚，但我想跟他在一起。

回来一下火车，我就迫不及待找他，在报社没有找到。我猜想他很可能在那个胡同的小院里，急匆匆去找。

在那，我没有见到旭，却见到了莹。

“你找谁？”她的眼里充满敌意，明知故问。

我踟躇了脚步，不敢确信是不是莹已经重新填补了他的心。

“你这么聪明，会保护自己，干吗来这儿。”莹的话冰冷刺耳，大概她以为：我因为旭在政治上失去光明前途而与他疏远，为了担心他的继续犯错而明哲保身。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旭的看法。

“他在哪？”我不想向她解释，多余。我只是担心旭，担心我们发芽的爱情真的无法长大，我的心一阵阵的酸涩。

“去问张代表吧。”莹怨恨地说。

我被重锤砸了一下，莫非张代表在捣鬼？莫非是我连累了旭？

几个月以来，张代表一直用他的眼睛，有意设计的与我发生各种工作关联的机会，表明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我的追求。我不确信他是否爱我，以他的年龄，他的背景，大概爱情或者更准确的说，一个美丽的女人-----我，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需要被攻克的山头，婚姻是他插上山头的红旗。为了胜利，他当然会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甚至动用谋略。而旭正是他攻占山头的障碍。

我的胸口憋闷，被压着，不知如何是好。回到报社，我多方了解，才知道旭被安排到郊区的干校学习，据说，社里领导还是希望他能迷途知返，毕竟很多领导还很欣赏他，似乎张代表并没有参与什么意见，一切还有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可

能。

但，我仍然惴惴不安。既怕失去旭，也有一种更隐秘的忧虑。

因为，即使我不愿意承认，脑海中确实常常闪现张代表的身影，想起他血与火的人生经历，家庭的悲剧，坚硬并永远从容的表情。被一个成熟的中年男人一直默默注视也让我有难以言传的内心满足。那种目光甚至使我想到了父亲。我没有现实中父亲的形象，所以更容易把成熟男人联想到父亲，我一直希望能够在现实中描摹出一个理想父亲的形象，更倾向从周围的男性形象中去画像。

如果说，旭的理想主义、思想智慧与我想象中父亲在解放前夕与敌抗争时的风采相似，那么，张代表的沉稳与刚性就是我想中的家里的父亲。

我终于第一次主动去了张代表的办公室。在他的门口，我犹豫了几圈，没有敲门，不知该怎样质问。

他把门打开了。“小楚，有什么事？”他看着我，关心的问。

我站在门口，又看到那把明晃晃的刺刀挂在他背后的墙上，作为一个象征。我觉得头上的空气在扰动。

他看到我紧张的表情，回到座位上，把手中的茶杯放在桌上，“别紧张，我又不吃人。”他自己笑笑，试图减轻室内空气的尴尬，“上次，很抱歉，我太冲动了，让你害怕了。我知道你一直在躲着我，我理解，今天正好你来，我先向你道歉，如果不忙的话，坐下来给你解释解释。”

居养气，移养体，大概因为这些年当官，尤其这两年到文化单位，已经把他熏陶成一个官气、文化人气与军人气混合的中年人。他平稳缓慢的话，是礼貌而真挚的，至少是得体的。确实能起到镇定我情绪与缓和气氛的作用。

“我想问问旭的事。”我没有坐下来。

当过侦察员的他，眼睛是犀利的，虽然，他不可能明白我心中的所有想法和感受，但，他肯定猜到了我的顾虑。

“其实，我一直很尊重小董，你可能也注意过。我嘛，文化程度不高，军代表嘛，在报社作用也不大。”他出乎我意料的坦城，表情也是温和真诚的。

“报社要做好宣传，就得靠小董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尊重他，再说，从小出来参军，一直都羡慕读书人，你也知道，我很喜欢你”我心里一紧，他总是这么赤裸裸吗？“喜欢你，也是因为你是大学生，读书人，我很想跟个读书人结婚。”

我很严厉地打断他，“张代表！”

“对不起。”他立刻停住，静了一会。恢复平时严峻的表情。

“你可能会想，我会不会给小董穿小鞋。”军人的气质让他的话永远是单刀直入，表情也有些激愤。“你要这样想，我会很生气，我是个男人，不是小人。小董这孩子太自由，太自以为是，犯的错给报社都添麻烦，我尊重他，但也不能纵容他。他受处分是报社领导的集体决定，现在让他学习就是给他机会。我在报社没有你想的这么大的权力，这些决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再说，就算我不是很喜欢他，也肯定不会害他！”

我怔在那里，他把我所犹豫着不知道怎样问又最担心的问题一股脑全说出来。我甚至感谢他的直截了当。

“你要是想帮他，就劝他不要太钻牛角尖。这次，只要他学习态度好，不再狡辩，不再散播那些危险言论，报社还是挺照顾这孩子的。你放心，他应该今天晚上就回来。”他最后的话有些泄气。

旭要回来了，我心里一阵窃喜，又觉得刚才对张代表的猜疑很不好意思，以自己的心度人，却把别人想坏了，很愧疚，仿佛欠了他。

其实，喜欢我，注视我，包括追求我，从张代表的角度出发，他也没有什么错。很多老同志都找了年轻的女学生，他算年轻的，又独身，想找一个美丽的女部下，也是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再说，他认为和我有一些共通的感受，也很关照我。包括刚才让我劝旭的话，现实出发，确实也为旭好。

“谢谢您一直对我挺好。”我鼓起勇气对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吞吞吐吐，“我和您不适合。如果您能不再说那些话。我会更尊敬您。”

他看着我，没有想到我有勇气直接说出来拒绝他，有一点沮丧，刚毅的脸颊上浮现出不易察觉的一丝伤感。我突然感到了他坚强有力背后孤独脆弱的一面。这个已经丧偶多年的男人也许真的很想找到一份感情，建立一个家庭。他挥手示意我走开，有些黯然。

突然感觉这间在报社后院角落的小办公室-----他的宿舍是如此冷清，甚至不如我受他照顾分得的单间宿舍装点得舒适。我有些同情他。他真的像我所说不适合我吗？

我决定不再多想，只有一个念头：今天要见到旭，必须和他复合，才能逃避张代表在我心中一点点逼近的形象。如果，旭不会轻易改变他的决定，他的追求，最后的办法是我们一起离开北京，离开这个政治的漩涡，去我南方的老家，在那个小城，有我的童年，爸爸妈妈的当年，有小时候的家。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兴奋，也许在那儿，我们能逃避国家的纷纷扰扰，能够建立一个我向往的安静温馨的小家。

## 七、贞洁

我下了晚班，急匆匆往旭的宿舍走，他的单身宿舍离报社更远一些，到那儿已经 9 点多了，我从没有在这这么晚，去他的宿舍找他。一路上，我都费力地措辞该怎样告诉他张代表的事，该怎样掩饰我的情感波动。

但，他不在，这么晚了还没有回来。他是和他的朋友在聚会？那些像他一样喜欢论道的青年。我害怕地担忧起他会不会跟莹在一起？简直能够在脑海中浮现出那种场景。这种场景，让我觉得自己在夜晚出现在他的宿舍门口不仅多余，甚至可笑。

莹喜欢他，但可能莹本身太强了，旭对他欣赏而不爱怜。但，旭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里，或许他正需要莹的支撑，而我本身太弱小了，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劝他逃避。我黯然神伤起来，踌躇着是在宿舍门口等，还是走。

想和旭互相寻求支持的心慢慢化成了一种自怜自艾，觉得自己孤单、弱小、悲哀，很想躲起来。

我没有想到此时，旭正在我的宿舍门口苦苦地等我更久了，他也奇怪着我为什么这么晚了仍然没有回来。没有通讯工具，人与人的联系只有见面或者是没有任何信息提示的苦苦等待。

我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夜已经很深了，通常这个时间我应该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天是阴的，没有星星，街上路灯也少，回去的路会很黑，很可怕。我浑身疲倦，巨大的情绪与心理波动也非常耗散精力。我不得不赶回宿舍，提心吊胆。

后来，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我和旭在 8 点钟就能见面，没有各自在对方的门口苦苦的等，我们能重新充分沟通，那么，一切会否改变，改变他的决定，改变我们今后的命运。

我一路紧张地加快着脚步。风声、树叶声、楼的阴影、路边野猫的闪着恐怖

寒光的眼睛，让这一路格外漫长。到家时，我已经没了一点力气。这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在宿舍门口的昏暗的廊灯下。

旭！我高兴的差点要哭出来，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几乎是倒在他的怀里。

旭起初是皱着眉。但，当我靠近他时，我也感觉到他对我的思念，他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倒在他怀里。他紧紧抱着我，我们相拥着进了我的宿舍。他似乎也有很多话对我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抢先说：“我们离开这儿吧？一起走！”

旭瞪大了眼睛，无限深情地望着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表白决心。他一下仿佛受到莫大的感动，突然吻我的嘴唇，用力的甚至有点绝望的疯狂，吻得我仰着头，整个身子向后仰，要倒下要背过气去。

我感觉自己的欲望被他的吻一点点的点燃，在体内升腾着，混合着刚才一路走来的恐惧，混合着在旭宿舍门口苦苦等待时的悲观和伤心，混合着整个晚上的情感巨大起伏。

我也变得有些痛苦地兴奋起来，使劲地抱着他，抓着他的背，抓着他的肩膀，不愿放开，似乎一松手他就会从眼前消失。我的唇也伤感地热烈地回应着他，寻找他的嘴唇。我们的欲望在交替上升，旭把我整个地抱起来，我在空中怕要摔倒，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他把我放在床上，开始激烈地抚摩我的脖子和胸口。

当我的乳房被他握在手里，他的手指揉搓着，我的心狂跳起来，一股电流轰到我的脑部，我的手开始在他身上快速移动，在寻找着。他把嘴唇移到我的脖子，吸吮着，我的嘴张开，轻声呻吟，胸口的衣领已经松开，感觉他的手在往下解着我的扣子。我的手抓住他的头发，把他的脸拉近我的脸。他的眼已经迷离，脸上涨得红红的。他发现我的眼角有泪，伸出手轻轻的帮我擦。“别哭。”他轻声说。

我哭了，我为自己而哭。我的内心在问一个问题：今天，就把我的第一次给旭吗？我最宝贵的？我有些想制止他，我的观念里，这应该留给婚礼。

我问自己会和旭结婚吗？我们应该越过雷池吗？

但，我现在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拒绝，还升起对他的一份渴望和焦灼，撩得我浑身躁热。旭的一只手已经完全伸到我上衣里，他的抚摩让我酥软，他的另一只手在试着解我的裤子。我害羞了，甚至有些生气他的粗暴，我的一只手不情愿的去推开他的手，也扭动着身子不配合的缩着。

但，旭已经完全激动了，他甚至爬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身上蠕动。他的身体重量让我几乎要放弃一切，我的眼泪又流下来。

我们的衣服大概包裹得太严实，旭显然对女人的衣服没有经验，他一边动着一边焦躁地解我的衣服，上衣、胸衣都被他解开，但裤子他却几下也解不开。我不知道是伸出手来帮他，还是伸出手来拒绝他，我的手在情愿与不情愿中又变成了干扰他的姿势，在我的干扰下，他更加毛糙，他索性停下手，整个地想撕扯我的裤子，我恐惧地挣扎，他从床上滑下来。

看见我惊恐的眼睛，他似乎一下意识到自己欲望的粗暴。他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喘着气，没有再去撕扯我的裤子，重新到吻我，爬在我身上，温柔地抚摩我，身子在我的身上来回地蠕动。

我感觉自己已经被彻底引爆，对贞操、处女的观念在我心里开始完全动摇，甚至把手努力的伸到他的衣服里，摸着他的肌肤。他被我的动作再次激动，在我身上猛地抽搐了几下，动作突然慢下来，感觉他泄了气，又有些不甘心。我的手也停下来。

他沉沉地压在我身上大约一分钟，我们都没有出声。我的意识逐渐回到身体

里，居然异常清醒，我一下明白：旭也是对女人，对男女之事没有经验的，他居然没有把我……

我觉得旭很干净也很老实，但我却也有些遗憾甚至是同样的不甘心。我留住了自己珍视的贞洁，没有给他，但从内心觉得和旭的感情已经又有了升华。

在自己一点点降温的同时，有一种巨大的空虚让我懊恼。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重来。

旭坐起来，说：“对不起。”我不确信他是为自己已经做的而道歉，还是为自己没能做的而道歉。

但，他的道歉让我非常害羞，意识到自己的上身几乎完全裸露，我向后缩了一下，扯过一条毯子把上身裹在里面，又缩了一下，把双腿也收进去。“对不起。”我也道歉。“以后吧。”我是在承诺吗，对性，还是婚姻？

旭被我的道歉、承诺和身体防守的姿势弄得不知所措起来。他尽量简短地表达，表达决心和承诺：“谢谢，你刚才能那么说，你没有必要跟我走，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相信我，一定。我明天早上来告别。”

他站起来就要走，仿佛多留下来会让他更尴尬。他的话让我不知所云，我说了什么让他感谢？他要去哪儿？我很想告诉他这些日子以来困扰我感情的思考，婚姻的顾虑，还有张代表的事，但现在也没法启口，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不好意思再挽留他，反正明天早上他会过来。我疲倦着，更害羞着，没有下床送他。

……

旭说明天，但很多事是没有明天的。

第二天早上，旭没有来。我在窗户后面巴巴地看着，心始终悬在空中，很想听到叮的一声，小石子砸在窗上，有时幻觉已经听到了这个声音，但无论怎样睁

大眼睛，看不见他的身影。

下午，通过别人知道旭的问题升级了，在学习期间，他仍在用所谓的反革命言论申辩，他的圈子中很多人也出了事，昨天晚上他就接到通知，要把他下放到几千里外的一个农场，是改造，更是放逐。本来要第三天出发，所以他晚上来找我告别，并约定第二天见面。结果被迫突然提前了，他没能再有时间来与我告别。

我才明白那天他这么晚等我，是为了告诉我他的放逐，也许是想再次明确我们的爱情的关系，婚姻的可能，也想告别。

但是，我的过激反应让他没有时间叙说这一切。我见面的第一句话：“我们离开这儿吧？一起走？”他误会了我的话，以为我已经听到了他被“发配”的消息，以为我的话是表达一种跟他风雨同舟的决心，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最后说：“谢谢。”

我其实想表达的是逃避，而不是责任与决心，是跟他一起跑回我南方家乡，是种世外桃源的梦。旭没有再表达什么，以为已经明白了我的爱，我的承诺。

我们只剩下激烈的亲热，但遗憾的是，也许，旭很想能跟我……

我的羞涩，我的观念，他的没有经验，让那晚成了旭，也成了我永远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

## 八、摇摆

旭的突然消失，让我的心无所寄托。我居然在脑海中电光石火地想到张代表。

一旦对张代表有了这种思考，再见到他的时候，我的紧张就夹杂了更多的害

羞。似乎形成一个漩涡让我在中间随波旋转难以挣脱。我被自己的感受吓着了，我不会对张代表有意吧？这种担忧和困惑又形成一个新的漩涡，彼此加力，不断强化和复杂我的感受，我陷在其中。

去看文艺汇演，我在他身边紧挨着的座位。我担心是他有意安排。整个演出过程，我都心不在焉。现场的灯光黑下去，我不确信上次我的拒绝能否让他死心，担心他会象那次一样在黑暗中偷偷摸我一把。

把靠近他的手背到后面去，靠近他的腿向另一侧斜着，整个人靠向座位的离他更远的一侧，紧张着。他却若无其事很专注地看演出，时不时转身跟我说一两句对演出的感受与评价，态度温和自然，仿佛就是在和一个下级或者说同事沟通，亲切而熟悉。

他的松弛却不能使我完全放松，整个演出过程，我看一眼台上，又会溜一眼他，演出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只有耳边不断回旋的歌声让我的心在音节上随着旋律上上下下，但他的印象却格外清晰。

我以前从没和他挨着，坐过这么长时间。他侧面雕塑似的形象，偶尔转过来的正面，我看到了他放松的笑，很少见到，笑把脸上的皱纹打开，很沧桑又很真诚的样子，甚至仍然透着农民的质朴。

我猜他此时可能最真实，日常他用严峻包裹了自己。

在舞台的光影晃动中，在音乐声中，在黑黢黢的剧场中，我恍惚了，一面紧张地出汗，另一面思绪在黑暗中飘荡。

演出散场后，他提出可以送我回宿舍，他有一辆绿色的吉普。我婉言拒绝了。他也没有坚持。我的心放松了许多。

但，没有想到，第二天就有人开始议论我。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她们停

止私语，目光意味复杂的落在我的身上。人们总是对这种男女之事最敏感最机警，最乐于传播。更何况我的原男友又在不久前被迫离开，就有了更多的故事。我的水性杨花再次被人提起，仿佛当年在大学校园里一样。

我只有过一个男友----旭，只和他一个人吻过，甚至没有和他一起越过最后的禁区。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受过张代表的追求。但我却一直被评价为水性杨花，简直荒唐可笑。

但，我笑不出。

等旭的信，成为我那时唯一的希望，以他的习惯，他肯定会给我写信的，所以，虽然我们没有约定，但我坚信着他会来信，用他洋洋洒洒的笔给我描述那边的生活，给我描绘未来的希望，赞美我，表达他的爱情和思念。

我每天经过传达室的时候都会询问有我的信吗？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深秋了，旭的信一直没有来。

是因为什么？莹把我诬告了，还是他在那边出了什么事？

因为，我打听的结果，那边他能写信的，我给他去了一封信也没有回复。我担忧他，也怨恨他，深深难过。

几个月过去了，我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上一个深秋，有旭的陪伴，这个深秋在别人的白眼中，格外孤寂。每天下班都无所适从，寂寞地收拾东西一个人回到清冷的宿舍。

一天下班，张代表突然意外地出现在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帮他改一份材料。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却没有拒绝。他不是坏人，只是像我一样没有亲人。

他开个玩笑：“别害怕，我又不是恶霸，不会欺负喜儿。”他笑了，觉得自己幽默，脸上的皱纹又绽放开来。我没有笑。

在他的办公室，真有一份材料要我改，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着压在玻璃板下他妻子的照片，心软下来。

“你帮忙改，我出去搞点吃的。”他兴致很高的样子，流露出年轻人的神采来。

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曾经害怕的屋子里，居然不再害怕。

他带回来了热腾腾的饭菜，虽不丰盛，但味道很好。

他边吃边说：“你别生气，听我多罗嗦一下，你觉得我们不适合，我看未必。你可能认为我没有文化，年龄大，嫌弃我结过婚。你是觉得不能接受我。”

他仍然单刀直入地指向我的所有顾虑，把这些认为拦阻我们发展可能的障碍直接立起来作为靶子。我意识到他是有备而来，他要打掉这些靶子，扫清障碍。但这一次我没有拦住他。

“这些年我也看书，那天看演出的时候，你该明白，没多大文化差距。而且，你应该明白书读得太多，人的想法只会更乱，你自己就这样。生活里道理都相通，我的经历可能比你读的书还有用。”

他停顿看我的反应。他的分析是对的，我确实曾经以为他身上只有农民与军人的气质，是没有太多思想与文化的。现在却可以感觉到虽然他知识素养并不是他自己所想象得那么多，但他有自己的已经成熟、完善甚至可能更加贴合实际与适应社会的思想与哲学。他懂得分析别人的心理，世事洞明。他的有些观点也不无道理。

我沉浸在自己的茧里读书，又读到了什么呢？对于解决我的生活问题甚至工作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或许真的书读得越多越糊涂，他的哲学是朴素甚至庸俗的，但似乎更加实用。

“年龄，也不是问题，你这么大了，应该知道不少年龄差距大，但也很幸福的例子。其实，大一些好，尤其你的性格，没有父母，一个人从小孤单，又文静，性格也不很强，你需要别人照顾，需要别人能理解你，带着你。找个年龄大的，知道怎样对你好，跟我在一起，你会少操很多心，你会更安静，更安全。记得我跟你说过，你现在应该也有感受了，你跟小旭在一起，是不是很操心，心里不安静？”

我从没有想过一个人可以如此理性地跟一个他所要追求的女人谈道理，简直像谈判。我明白他要用他的道理一点点进入我的思想、心灵。他一边讲一边观察，我心里每树立起一道拒绝的墙，他都会意识到，然后用他的道理和逻辑把这道墙拆毁。

“我结过婚，可能你很排斥，你也了解我的老婆，唉~，飞来横祸。你反过来想，我现在会更珍惜，不想再有遗憾，会对你更好。你的顾虑都是世俗的框框。其实，就是个心理问题，你担心别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也很慎重，其实，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很可爱，也很可怜，我想照顾你，你跟我也会幸福。”

他的话是我所无法辩驳的，也许确实如他所说，从现实的角度，我如果跟他，可以过的更平静、更安全，从生活本身上更好。但，我心里还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我想有份爱情，我和旭的爱情甚至还没有完全展开就走向衰落，我想要一份完整的热情的让我刻骨铭心的爱情。

他看着我的若有所思，不想再紧逼我。他大概已经明白我虽然性格柔和却有自己的主见，逼得太紧，我反而会反弹。但，他加上一句，很有力：“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浪漫。”他居然说到浪漫，“但是，我们没有相处过，如果有机会，你

会明白爱情、浪漫有很多种，有革命的，有书生气的，有资产阶级的，也有中国传统的。”

他能够猜到我的心理波动、我的顾虑、我的困惑甚至我都没有明朗的意识。我简直要佩服他。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的思绪与心情都无法平静，他的话，他的气味萦绕着我，让我焦躁不安，有种闷热想吐出来，却无论怎样喘粗气，也无法将它从胸口的重压下释放，我很想找人倾诉，哪怕周围有个人与我一起静静呆着。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又梦到了张代表，似乎我是在水里要被淹到，他伸手救我，我被他拖上岸来，似乎他在救我的时候狠狠的握了我的胸，我醒来觉得乳房肿胀。问自己已经被张代表吸引了吗？

夜里，在床上我又给旭写了一封信，希望它不要再石沉大海。

## 九、手套

转眼快入冬了。仍然没有旭的来信，他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天，我做值班编辑，窗外刮着大风，夜空中秃树枝枝桠桠的，仅余的叶子也瑟瑟地抖，就要脱落。窗户被风吹得毕毕剥剥地响，风从窗缝中扎进来。

我看着窗外发呆，回想起旭当时为装玻璃的场景，那幅图案，同一块玻璃中，近处他的脸，凝视我的眼睛，远处我的，一块玻璃的影象，如此脆弱而不真实。现在，平庸、乏味、寂寥的生活和当时似乎已经转了一世，我的通往外面世界的窗，被旭修缮了，又因他的放逐而关闭。

听见背后的人声，我回头看见张代表。也许很久没有人来关怀，看到他竟然有些欣喜。

他掏出一副手套，很厚实的里面有毛的那种，“送给你，算谢你上次帮我改材料吧。我看你的手都要冻了。”

我的心一酸，难得他这样心细，居然发现了我已经有些微微红皴的手。也为自己常常把他往坏处想，有点歉疚，他把手套放在我桌子上，“带着，多包暖，少碰凉水，洗东西的时候烧点热水。”

我没有拒绝。从小每一年，我都手冻，据说这是因为没有人疼爱。去年冬天旭在追求我，却没有关注过我的手。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男人送的手套，还有如此体心的提醒。

我冲他笑：“谢谢。”

“炉子灭了？”他大约感到屋里很冷，走到炉子前，摸摸烟囱，打开炉子盖。“从我那儿换块碳吧？你等会儿。”

我不想麻烦他，“不用了，一会就走。”

他挥挥手，似乎不用我管，转身要走。

“那我自己来吧。”我拎上火钳。一起去他的办公室，他走在前面，我差着一步跟着，不走上前并肩，就像我们第一次去他办公室。看着他的背，已经没有了第一次的害怕。

他的办公室炉子很暖，暖得让人有些懒洋洋。

我夹起一块火红的碳，火苗在碳上吞吐着扭动着，似乎不愿意离开温暖的炉腔，火映着我的手红红的一亮一暗。

他说要送我，我的心里揣了个兔子，扑腾着，摇摇头。他有些失望，轻轻的

拽了我的另一只手一下，“等等。”我楞住了，居然没有把手立刻甩开，倒是他先放开了。

“明天，我四十了，生日，跟我吃个饭吧？”他的声音很柔和，在请求。让我想起他脆弱孤独的一面。

我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他，还是谢他，居然脱口而说：“好。”就这样答应了他的第一次约会，恍惚着难道和张代表真要开始吗？

他的高兴挂在脸上，也感染了我。以前从没有过一个成熟的男人这样在意、牵挂、维护我。

回家的路上，我踏着满地的黄叶，带着暖和的手套，心里却逐渐轻松起来，放下了一年多来由于他的目光和追求而引起的各种困扰、害怕和忧虑。

我想到了旭，但远在千里外杳无音信的旭或许真的就像地上的黄叶一样在秋风劲吹中从我的生命中飞远。

在等待与张代表约会的整整一天里，我的心都有一块石头堵着，怕被别人知道我将在晚上和一个相差 19 岁的男人吃饭，而且是在我的男友离开的几个月内，怀疑自己在偷什么，又担心愧对旭，可是我和旭之间真的有什么实质的承诺吗？他的信在哪里？他已经与我分离了吗？

我用一天的时间努力使自己相信，我只是在与一个一直追求自己的人接触，对于一个未婚女子，这丝毫不存在任何的离经叛道。

我说服自己：一个女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结婚对象。可以与一个青年才子，也可以与一个更会照顾自己的中年人？

我愤慨周围人可能出现的反应。为什么选择青年人就被认为是传统的正常的，因而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选择中年人却似乎有些贪图享乐的道德问题？

其实一个更渴望平静、安全、有保障的家庭的女人更可能选择那个中年人。但，恰恰这样的女人会被认为是不传统的，似乎另有所图。

这个观念的背后有一个假定：选择中年人的女人不是在要一个家庭，一个爱人，而是在要一种地位，一种物质的保证。

难道，与中年人就不可能产生爱情？

虽然，现在，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对张代表产生爱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代表完全不可爱。相反，他的力量与细心，他对生活的理解可能正像他所说地构成另一种浪漫。我为什么要害怕别人的看法呢？

我在假想着对周围人申辩，辩护我的行为，在辩护中却渐渐倾向了自己的选择，对外界可能存在的压力的抵触推使我走向外界不看好的一端。

当他们普遍看好我和旭才子佳人的组合时，我忧虑。现在，假想他们对我和张代表老少组合会普遍不看好时，却激发了我的逆反。

但，我仍然刻意没有去打扮自己，以此表达一种对张代表无所谓的态度，或者作为对周围人可能存在的非议的一种辩护证据。

而他有意修饰了自己，刮了胡子，换了一身便装。脸上亮亮的，神色中有些志得意满。他没有要车，我们一路走去。他很细心，走的时候，很注意我的速度，迁就着我的脚步，以他的军人习惯本来步速是偏快的，他始终走在我的侧前方，帮我挡着一点风。

我大约是兴奋，把手套落在他办公室里。他不时侧头问我，诸如手冷吗，饿了吧，快到了之类的话，态度有些殷勤。

那天晚餐还很快乐。他比我想象的健谈，虽然，我能感到他的文化底子确实一般，但并不妨碍他谈话的趣味，他擅长讲故事而不是讲知识。故事都是他的经

历，我不确信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但故事的确绘声绘色，我倾听着，看着他。我是一个很好的听者，从大学对那些意气风发的男同学，到对思想深邃的旭，到现在。男人似乎都愿意有听众，我聚精会神的样子给他们满足。我倒不是对男人有心逢迎，我确实很愿意听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真的都比我强大有力。

只是在张代表的描述中，我听到了一种心中有一丝不安的信息，他所讲述的自己的人生故事中，我感到了他是一个有心机、有计划、目的性很强的人。他身上没有旭的阳光单纯的力量。这种感觉让我对他有一点点的忧虑，本能地想保护自己，这可能是女性原始的直觉吧。

饭菜也很合口，我居然吃得很多，他要了点酒，我没有同意喝，他也不勉强，自斟自饮，一副很陶然的样子。回来的时候，他仿佛有点微熏，照理这点酒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应该算不了什么，但他或者太高兴，也许有意让自己不太清醒，路上他的身体也有意无意碰着我。我没有躲闪，不想让他尴尬。毕竟这是一个男人四十岁的生日，男人一生里程碑的日子，一个人生不惑的日子。

我要直接回宿舍，他劝我一起去办公室拿上手套，“明天要降温，早上一定很冷，去拿上手套。”他坚持说，“呆会，我送你，太晚了。”

他大概也已经意识到他的攻坚战就要胜利，必须一鼓作气，巩固胜利成果。

我们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大约已经八点钟，天黑云低，铅灰色的云隐隐的，有些暗红，看样子就要下雪。

打开屋门，他桌子上的电话正在响，他跑去接电话，我走到桌子上拿起手套，站在屋里想等他挂电话后告别。不早了，我想如果他有事就别送了。

他放下电话，说他要拿一份紧急传达的文件，几分钟就回来，让我等一下，我连忙说，不用了要先走。他大约认为这是决定我们关系，决定他战斗成败最后

的关口，坚持没有放我走。

“等一下，就几分钟，今天要下雪，你不知道现在晚上多不安全，看看，这有我的照片，刚才说的战友，照片上全有。你看看照片，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摞照片塞到我手上，一副领导下指示的架势不容我分说，转身离开，还带上门。我不擅长拒绝，无奈的留下来。

照片里有他立功时的留念照，胸口别着奖章，挺胸抬头，一脸年轻，傻傻的笑着；也有他的军官照，很气派，表情已经开始有意装得沉稳起来。有十几个军人挤在一起的合影，我在其中找他，居然认出来，只是不知道他刚才故事里描述的其他人物分别是谁。

他人生的历史断片在这些照片中零星的呈现在我面前，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有了更多的角度与更多的侧面，甚至让我对他的人生成长有了一点想知道更多的好奇与亲近感。

我想起了那把第一次拉近我们距离的刀。在我们熟悉以前，这把刀一直是我心中的形象的化身，坚硬、从容、冷峻、刚强，甚至可怕。我回过头，看见那把刀挂在他床头的墙上。

我突然对那把刀很好奇，我从不曾抚摩过一把真正的军刀。我走过去，把刀从墙上的刀鞘里抽出来，刀比想象中轻，柄握在手里有些凉，刀光仍然是那么亮，让人屏息，他大概刚刚又磨过，我看到了刀刃上的一个小豁口，这是战争留下的吧？

我站在他的床头，端详着不该我看的刀，又看到了更不该被我看到的东西。

……

## 十、信

在他床头一边的凳子上，有一大摞报纸，报纸的后面蜗着一叠信件，有一封比别的信要露出更长一截，没有插好，在信封上，我一眼就看到了旭很漂亮的柳宋体行书。

我的眼睛被灼了一下，身上也一下子变得很冷，冷到心底，旭的信？

我把刀放在他床头的枕边，伸手把信抽出来，心里有巨大的惊恐，预感到这是给我的信。

果然，“楚荷菡同志收”。

我一下明白了为什么旭始终没有信来。张代表，这个坏蛋，竟然如此……

我喘不过气来。张代表对我的好，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变得那么如此不真实，仿佛一阵风把辛苦沙堆上吹散。

我迫不及待的打开信，满眼是旭的熟悉的让我心疼的字。

“……想念你，每一天。菡，对你的思念是我在这里生活的希望和勇气。……你来信说没有收到我的前几封信，想必对我的思念更甚，让你挂心了。……请再去查信，或许交通不便还在路上，按理这边是不会扣信的，报社那边也都是熟人，应无大碍。但或许世事严峻，通信的自由也会被截查。倘若如此，信对你倒是一种麻烦和风险，他们可能于你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了。如收到无误，请速来信告知。如我再难收到你的信，恐以后也难通信，我想索性争取冬天能够回京一趟当面望你。……想到这封信可能封存，倒真像我对爱人的自言自语了……”

我想去那叠信件里，找前几封信，突然想到张代表马上要回来。不行，我必

须立刻走，不能见到他。

我担心如果见到，我会质问甚至怒骂他。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无力，我的质问，我的骂，对他毫无用处。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必须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让自己静下来考虑：我该怎么看待这封信，怎么对待旭和张代表。

但，我考虑离开张代表。或许就是他对旭落井下石，旭的放逐也许都是他的阴谋。一个我已经信任，并产生好感，甚至潜意识把他作为恋爱和婚姻考虑对象的人可能是一个阴谋家。

我的心中泛起一片寒意，整个人在微微发抖，觉得自己被残酷无情地欺骗与伤害了。

就在我犹豫着是否把手上的信带走的时候。听见背后的门声，我惊恐地回头，仿佛被别人当场抓住，看见张代表站在门口。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他看着我的表情怪异有些莫名其妙，他目光逡巡着，看到被翻乱的信件，看到我背着手，他明白了。

被我发现秘密，让他变得恼羞成怒。我没有说话，低着头要往外走，他一把拦住我，很有力地把手横在我的胸前。

我试图推搡他的胳膊，他似乎也愤慨如此良好开局的晚上怎么才出去一会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后悔自己把信留在那儿被我发现，愤怒而不甘心就这样让我走，使劲地拦住我。

我几乎要喊出来，头一次狠狠的对他说：“你这个骗子！让我走！”

张代表懊丧地闭上眼，咬着牙，恼火他这么久努力与我建立的信任、亲切以及婚姻的可能，在这个他满以为将要凯旋的生日的夜晚突然崩塌。

他突然发力使劲地把我推出去，我重重地摔在床上。

他的脸不均匀地涨红，眼神中迷茫着怒气和懊丧，失去了一贯的从容。

“骗子？我骗你什么？！啊！？就因为那信！”他咬牙，闭上眼睛，头疼似的抓自己的额门，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被别人如此粗暴地摔出去，头一阵阵地发懵，背上很疼，心里更疼，几乎要哭出来。

他重新开口，倒吸着气，“不给你信，是为你好，那个笨蛋这样写信，早晚要连累你！他的朋友都出事了！”

我的脑海中开始闪现旭的形象。笨蛋？旭是笨蛋吗？！

我的心被揪得很紧，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地对不起旭，这样一个爱我的人现在在天涯海角，还不知道他的爱人已经从精神上背离了他，至少在过去 5 分钟前，在情感上我已经背叛了。

我想到旭在千里外傻傻地无助地等，怨恨自己，

我把对自己的怨恨喊出来：“是你害他！”我也怨恨他。

“他是自作自受，处理他是组织的决定！我哪里害他？！”

我盯着他，心里念叨着绝不能相信他，尽管也朦胧地感觉他有自己的道理，但这个男人太可怕。

我挣扎着要站起来，“我不信你，你是个坏人！”

我的话深深打击了他，他沉默了，他奇怪我----他喜欢并照顾的女人为什么要这么评价他自己？

在他的自我评价中“坏人”是一个决不可能出现的定义，在他的价值观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有过任何不妥。他站在那一动不动，盯着我站起来，在我就要从他身边穿过的一瞬间，他突然暴怒了。一把把我摔倒在床上。

他的整个人被我的评价挫伤了，心中的愤怒把丑恶爆发起来，“我告诉你什么是坏人。”他一字一顿，眼睛闪着凶恶。

他的凶悍，他对整个事情发展的失望，对自己渴求婚姻的绝望都化作了他当年杀人的力量。他猛地扑到我身上，一手把我的头，伸过嘴来疯狂地亲我的耳根。

我曾经担心并假想过的事突然出现了，仍然不知所措。用手努力想推开，把头使劲扭开。我想到那次被我抗拒的旭。

旭曾经想要的我，我所看重的贞洁，今天难道就这样要被身上这个有力的男人夺去吗？！

我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他带着酒味的嘴在我的耳边、脸颊、下巴，热烘烘，我甩着头，内心充满了屈辱、恶心、愤怒。

我挣扎着，手碰到了那把刀的刀柄，我抓起刀。

.....

### 第三章：寻

李非

#### 一、 秘密的一半

我在北京第一天见到的中年人就是妈妈昔日的同事、师兄、恋人----董升旭。他也是我们系的老师。在他的办公室，我听到了妈妈的身世，妈妈的报社生活，

他们之间短暂的恋爱。

董升旭或者应该叫董老师，眼睛看着窗外，仿佛在看窗外妈妈的身影，穿越时空，看到他已经永远消逝的青年时代。窗户的玻璃上反映着他的表情，平静中带着淡淡的哀伤，目光是沉郁的，又有些午后的慵懒，仿佛在沉梦中醒来，又仿佛过往发生的离合已经让他身心疲惫。时光与磨难已经在他的脸上雕刻下一道道硬线条，线条里是他的故事，他的人生。

起初，我确实怀疑自己只是在听故事，因为他叙述里的一切似乎久远得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在天空中只有几个名字和他们之间的并不复杂的纠葛：董升旭、楚荷茵、还有张代表以及一个叫莹的姑娘。始终没有爸爸，也没有我在这个故事中登场，确实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不是我的根。但，楚荷茵的形象，一个与我童年幻想截然不同的妈妈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慢慢清晰起来。

他继续说着，速度很慢，一边思考，一边措辞，掂量着语言的分量，掂量着他的叙述对我的刺激，并不生动，但声音里的深沉却更容易让我的想象飞驰，让我哀伤。

“我离开北京以后，有一天，收到莹的来信说，你妈和张代表越走越近。我很难过，在给你妈的信里曾经告诉过她，张代表在对我的处理上可能有私心。当然现在能理解，他和我本来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在观念上根本冲突，何况，他一直在追你妈妈，我离开北京前就知道。”

“你恨她吗？”我插话问。

“谁？张代表？”他反问。

“我是说你恨我妈妈吗？”

“当然不恨，她有选择的权利，我只是遗憾，觉得很悲哀，我们之间的美好

就这么中断了。其实，都不恨，包括张代表。从他的角度出发，也没有错。打倒我，是他的责任，追你妈妈是他的权利，他做他认为对的。其实。每个人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后来，我听莹说，我的信一直被扣下来，也不恨他，只是觉得造化弄人，这就是机缘错过，我错过了你妈妈，她也错过了我。其实，张代表扣住我的信，可能也有保护你妈妈的考虑。那时，我太激烈，是个炸弹，和你妈妈通信。有可能会引爆她的，当时还不够成熟，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他确实已经平和到能够宽容的程度，宽容是很难的。

“你怎么知道她被定罪？”我看着玻璃上他的影象，岁月给了他成熟、宽容却没有给他污浊，他的脸上依然是真诚的温和的表情，有些人是永远不会因为成熟而变得复杂多算的。

“我记得有民警来找我审问，问我是不是挑唆你妈妈杀了张代表？”我很震惊，她杀了他？！我惊愕地望着董升旭。

他继续讲述：“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我曾经看到过张代表看你妈妈的眼睛，我想他是喜欢你妈妈的。现在想起来，如果你妈妈接受了他，可能生活会更好。张代表在报社里没有迫害过什么老同志，即使文革结束了，也不会受什么冲击，他的级别，他的英雄业绩，都会给你妈妈一个安全稳固的家，那会是幸福的。”

“可他们没有爱情。”我反驳，我心里当然更愿意接受妈妈和董升旭的组合，可爸爸呢？爸爸为什么还没有出场？我隐隐感到爸爸和妈妈真的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不可能结合的，当时的妈妈是二十多岁的大学生，美貌、在北京的大报社工作，有英俊才华横溢的恋人，有地位的有英雄经历的追求者，当时的爸爸呢？当年应该只有十六七岁，没有上过大学，他们在情理上是不可能有爱情的。

我更加迷惑，如果我是楚荷菡的女儿，那么，我就不可能是爸爸的女儿，那么，我是谁的女儿呢？谁是我的父亲？在一开始听旭讲述他和楚荷菡的爱情时，我甚至希望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显然，他不是，那会是谁？一个杀了的人的囚犯会和谁孕育一个女儿？

我担忧着，在对妈妈的探询中，我迷失爸爸的身份。

“其实，一样会有爱情，你妈妈和张代表之间也会产生爱情。年龄、文化都不会影响什么，两个人呆久了，相互关心，就有感情，感情加婚姻也会是爱情，是另一种爱情，爱情有很多种，并没有高低之分。不过，当时我知道你妈妈和张代表交往心里也不平，怀疑她趋炎附势。现在仔细想想，你妈妈从小没有父亲，她可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能给她安全感的丈夫，张代表很像，其实，爱人也可以有很多种。

“你怎么会确定楚荷菡死的时间？你当时不在北京。”我不想听他感慨，我更想听到和我有关的信息，而且我不可能会在他所说的妈妈死亡以后出生。一个死人是不可能生孩子的。

“他们给我定罪，认定我是反革命，还涉嫌挑唆你妈妈杀人，甚至要定我死罪，最后判十五年，那些年没有法律。民警正式告诉我，你妈妈定的死罪，3个月内执行，当时是69年12月，那个月，莹找人给我捎了一封信，只字未提你妈妈的判罚，却说了你妈妈不少好话，我估计她有意遮掩，怕我难过。这更说明你妈妈是死罪，算起来枪决的时候就应该是1970年的二三月份。”

“我爸也说她是个死囚，那怎么会有我？死囚怎么生孩子？楚荷菡是不是没死？”我问。心乱如麻：为什么爸爸坚定地说，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不知道。后来我主要是听莹说，张代表要侮辱你妈妈，她为了自卫，才

杀了他，据说她发现了张代表扣着我给她的信。这是误杀，可能，也有我那些信的错误，也有张代表扣我信的错误，很难讲是谁错了！”

我听着他缓慢的甚至有些罗嗦的话，突然明白他为什么对我絮叨。这些话他在肚子里放了很多年，在脑海中想过很多次，今天，他突然面对我——楚荷菡的化身，相似的长相，差不多的年龄。他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在跟他幻觉中的楚荷菡说。

在这个狭窄的办公室里，我们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戏剧的，一个中年教师面对他的学生，面对他往昔恋人的女儿，给她讲往昔的恋人，又仿佛直接面对往昔的恋人，面对往昔的自己。

在面前窗户的一扇玻璃中，显现单色的简化的影象，有我们两个的脸，就像是一个屏幕，我看到我生存的根的来源，他看到他的历史和青春。

“我平反回到京的时候，已经九年以后了，报社里的人对你妈妈和张代表的事都说不清楚。我也没过多打听，我早就接受了你妈妈已经去世的说法。你的存在说明：可能她没被执行枪决。那时候，一切都有可能。后面的事，你该去问你爸爸。”他停下来，走到窗边，把窗打开，为了透透气，或者为了关上屏幕打开现实的生活。

“爸爸说，他和楚荷菡不熟，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我很惭愧地说，心里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爸爸与妈妈的关系奇怪，我对自己的出身仍然一头雾水。

他回头看着我，神情复杂，仔细端详着，想从我脸上找到一些面部特征来。他思考着，印证着，摇头又否定着，又端详，似乎不能确信自己的推测。他沉吟着，不再说话。

“您还想说什么？你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妈妈是死囚怎么又会有我？”我的

心悬起来，感觉他猜到了答案，紧张地期待更多的信息，也许我并不应该知道，对我并没有好处的信息。

他却又开始问我：“你还想知道什么？你就是她的女儿，你妈妈是个善良的人，她杀过人，但并不罪恶。你没有必要为她痛心，或者觉得自己可怜，你有个养你的好爸爸在山东，你不用管她是怎么生的你，我不知道，你也没必要知道！没必要知道上一代的所有细节。一代人是一代人，你是新一代，上一代的事已经过去。”

“可我现在不知道谁是我的亲生父亲！你问我爸爸的情况，因为你也不认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对吧？！”

他有意回避我的问题，接着说，似乎为了宽慰我，但他的宽慰里透露着他的担忧：“你在来北京第一天就见到我，就听到你妈妈的消息，这是个缘分。当时，我要回母校教书只是不想再回报社，没想到，还能撞到你，你考来了。”他笑着继续说：“这个缘分告诉你，从北京第一天的生活，就是全新的开始！你没有必要再纠缠过去。”

我能不纠缠吗？

……

## 二、 谁是爸爸？

我感觉董升旭突然转化口气，不想让我继续关心实际的来历，不希望我了解爸爸是谁？他刚才对我来历探询的表情与口气一下烟消云散。他是已经知道了答案而有意想遮掩什么吗？是像爸爸一样，为了保护我？

我突然觉得一股强大的冷气迅速袭遍全身，浑身冰冷，表皮一阵发麻，一种不舒服的直觉震动了我全部的神经。

“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我突然反问，我知道我的语气是伤人的，我也不想刺他。

他楞了，没想到我的敏感与直接，解嘲地笑：“你比你妈妈要尖锐，你妈妈也敏感，有思想，但她不习惯这样直接，看来，毕竟是两个时代了，我们那个时候，人更压抑、也就更含蓄。”

“董老师，原谅我这么问，我必须知道，既然楚荷菡就是我妈妈，那谁是我爸爸？我知道我的爸爸在山东，我是问谁是生我的那个爸爸？！”我的声音是尖利的，充满恐惧。

他盯着我，怔在那，过了一会儿，用手摸摸宽大的已经有很多抬头纹的额门，问：“你爸爸怎么说？”

“他说我是他亲生的。”我的声音在颤抖。

“你不相信吗？”

“今天我知道他至少比楚荷菡小五六岁，而且，楚荷菡被判死刑的时候，我爸爸根本不可能接触她，楚荷菡是我妈妈，他就不可能是我爸爸！”这是我不愿承认的，但对于这个男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敢于坦陈一切。

“我确切知道的就这些。”他低下头，不去迎接我的目光。

“你怀疑我是张代表的女儿，是吧？”我把深深的担心直接扔出来，我不想再模糊自己的种。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的表情，我的情绪反应，却只字不语，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他的心理，也许他怕伤害我，也许他不愿意猜想怕伤害他自己。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啊？你们以为这是保护我？还是觉得我小不懂事？”我的情绪激动起来，巨大的愤懑撞击着胸口，气息哽着。“瞒着，才是伤我！我应该知道，我有权知道，为什么瞒着我？！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很强大？啊？我就需要你们瞒着，需要你们保护！你们越不说，就越伤害我！十八年了，就一直让我自己猜吗？！”我的眼泪流出来，仿佛中，眼前的董升旭和父亲重叠在一起，我把压抑着不敢对爸爸发泄的怨言一股脑甩给了他。

他看见我哭了，有些慌张，掏出手绢来，犹豫着不知道以我们的关系是否该给我擦眼泪，恍惚中我和妈妈的形象重叠也困惑了他。

“我没有刻意瞒你，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还不能确信，也觉得你是个女孩子，男女之间的事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别哭。”他闭上眼，又缓缓睁开，很艰难地说：“我回报社打听你妈妈消息的时候，听到一个流言：说你妈妈怀了张代表的孩子，在监狱里生孩子，但没有人能证实。我也认为这不是真的。你妈妈不是那种人，这我知道，她把贞洁看得很重。不怕你笑话，我们恋爱的时候，她也曾经拒绝过我！而且……”

他停顿了一会儿，酝酿着语言，“如果，她已经和张代表发生了，她为什么还会反抗？为什么杀他呢？啊？她这么保护自己，为什么？！我不相信这种流言，现在，没有你妈妈的任何消息，什么都不能确认。至于你爸爸，也可能会有别的机缘和你妈妈……”

我心里升腾起一个更悲哀甚至荒谬的猜想：张代表把我妈妈强暴了，就在我妈妈杀死张代表之前。张代表在被我妈妈杀死之前，把他的生命的血脉留在妈妈身上，孕育了我，我的亲生爸爸是被亲生妈妈杀死的，我果然是个野种。

我停止哭泣，这种更加接近现实的可能让我无泪可流，一个不曾谋面的妈妈

杀死一个不曾谋面的爸爸。留下一个强暴的产品。无怪楚荷菡要抛弃我，因为我是一个孽种，是张代表强行植入她体内的孽种！我是张代表临死前留下诅咒，诅咒妈妈杀死她，诅咒妈妈的生命。她当然要抛弃这个诅咒，当然不愿接受我这个谬种。所以，抛弃给李建民，把我这个谬种甩掉。无怪，爸爸没法说清楚，无怪，爸爸也不了解楚荷菡。这就是我苦思冥想十八年的秘密吗？这就是我想寻找、想向别人证明自己正常的身世吗？我就是这么来的？

天啊！我站起来，眼睛酸涩却哭不出来，胸口憋闷却喊不出来，我该怎么办？我只想一个人走开，好好静静地想一想我到底是谁？到底算什么？我的“种”，我的身份我怎么面对？。

“等等。”董升旭叫住我：“这样吧，既然这么有缘，能见到你，我们就一起做一件事，这件事我十年前就该做，只不过当时没有心情，好。”他仿佛下了决心：“现在我们一起再去找找你妈妈，也许能找到让你想知道的结果。”

“我不想找了。”我的心已经疼得无以复加，这个荒唐丑陋的出身我还要通过寻找去证明吗？

“别难过，也别轻易下结论，我们一起去找。”董升旭盯着我，目光中浮现一种神采：“而且即使你爸爸就是张代表，又怎么样？”他的声音铿锵起来：“有对错吗？有好坏吗？我刚才已经说了，直到今天，按任何标准来说，他也不能算一个坏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正确的选择，他甚至也很悲哀，他本不该就这么早逝的。他的人生也是个悲剧，是应该让我们悲悯的，而不是愤恨的！”

“我不恨他。我恨我自己！恨我亲生妈妈杀了我亲生爸爸？！我恨他们把我留下来！我是个噩梦，楚荷菡的噩梦，是张代表留下的诅咒，他留我在世界上诅

咒楚荷菡！所以，她抛弃我。我是个野种！”我突然冲他喊起来。

董升旭被我疯狂的话当头痛击，无言以对，张着嘴，看着我扭曲的脸，倒吸着气，眼睛里瞳孔在缩小，他悲哀我的悲哀。

我转身就走，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跑到外面去，我必须走到室外，必须让秋风吹我，不然，我会憋死的，我的气已经喘不上来！

……

我跑到楼下，蹲在地上，想呕吐，想号啕大哭，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听到背后，董升旭跟上来。我不想见他，如果这是我的身世，被他知道，被他关心，被他分析，是我更大的耻辱。我宁可这个世界没人知道，宁可我爸爸也不知道这一切，希望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永远没有人知道，这是我一个人的耻辱，我不想这个荒诞离奇的耻辱再纷纷扬扬地传播，不想我这个真正野种尽人皆知。

我听到董升旭在背后说：“我理解你，别难过，是有这种可能，确实太荒谬，没法接受。不过，你可以换个角度看。”

我转过身，愤怒地不恭敬地对着他，问：“你怎么看？啊？如果你是我，这是你的命，你能接受？！”

旭严肃地看着我，很郑重地说：“你在刻意强调，强调这里面的荒谬和悲哀。有意它放大了，你想说明什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不认为张代表是你爸爸，就算他是！那只是一个人生的错误，这个错误和你无关！”

“怎么会没有关系？”我的眼泪终于迟地流出来。

他走到我前面，看着天，说：“如果是我，我不会像你这样！命运发生了，有个荒谬的结果，就去夸张它？什么诅咒！什么孽种！你听的戏剧故事太多了！”

这就是一个偶然，命运的偶然，对，是落到你头上了！可它又能怎么样？破坏了你一生？你如果一直不知道呢？你想想，如果你不知道，或者你不去理会，这个出身和你一生有多大关系？”

“可我已经知道了。”

“那要看你怎么看待，怎么理解，怎么放松！我已经说过了，上一代的事过去了，死的死了！赎罪的也赎罪了！你为什么还要咬住不放？！能证明什么？！解决什么？！你刚才说什么？野种？！你很在乎这个词吗？”

“这是从小别人对我的称呼，这是我的身份！”我咬着牙，泪流满面。今天向这个和我有渊源，其实没有任何实际关系的长者透露了太多。

“你的身份？！我看是你自己要证明这个身份！你先假定自己是！是你在纠缠它！不是它在纠缠你！”

“我从小就有邻居、同学骂我，他们说我是！”我的眼前浮现噩梦里的那些丑陋的嘴脸。

“你可以置之不理，如果你不在意，没有人能强加你。”

“可我希望有个完整的家，希望我人生不残缺……”我抽泣着说：“我希望生活完整，希望和别人一样，我错了吗？！为什么我生下来就不完整？就比别人少妈妈？为什么我没法跟别人说清我是谁？为什么我不能有个好身份？”我哭的声音越来越大：“我想有个正常的爸妈，我的要求过分吗？”声音在哭泣中断断续续，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酣畅地哭诉我的身世。

“不过分，但你夸大了自己的悲剧，认为你比别人都可怜，比别人都少。是，你有很多悲哀。但，其实所有人生活可能都不完整。有人没父母，有人有别的痛苦。你的确不幸。但你生下来少胳膊少腿吗？生下来智力低下吗？生在大山里面

一辈子出不了山吗？比你可怜的人多了。你只要不在意，不念念不忘那些和你无关的过去，你比别人缺少什么？是你自己不能从不幸里面走出来！”董升旭的声音激昂起来。

“你想想，我幸福吗？26岁到36岁，关了十年，人生最好的十年。我有很多理想，十年所有理想，所有热情都改变了。但，我会选择在这教书，把我的认识传给你们，我的一生已经不可能实现当初的理想，只能寄望你们。我不幸吧？不，看我怎么理解！我愿意教书，愿意把我的人生收获，跟你们分享。让你们在路上走好，哪怕比我好一点。我不会像你这样反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不幸，为什么被关了十年？”

“你要明白，问，没有意义。但你却在一直在问自己从哪里来。对吧？看来，我真得帮你去找，不是找你妈、也不是去找你爸，那都不重要，我们要一起，把你自已找回来！”

……

### 三、 疏离

在北京的第一夜，我睡在宿舍上铺的床上辗转反侧。宿舍应该有七个人，有个北京的学生还没有报到，来自另外五个省份的同学也兴奋得无法入眠，听着她们有一搭无一搭地东拉西扯，在彼此试探着，交流着最初的感情，试图了解对方，展示自己，并隐隐地戒备，话题自然无聊而令我烦躁，只有我在整个晚上一言不发，蒙了头装作熟睡。

我的心潮难以平静，在这个陌生的我即将生活四年的宿舍里，这些陌生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姑娘会是我一生的朋友吗？我渴望朋友，从小就渴望，同时我又一直惧怕与同龄人过分亲密，一边是渴望，一边是恐惧。

听着这些姑娘在有意无意间所表现的优越，所显露的聪明与见多识广。我更是本能地缩起来，或许是一种自卑吧。尽管，可能我的少儿时代的经历与体悟比她们要丰富，但那些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我的经历只是羞辱。

我不想向她们证明自己什么，或许又是一种清高吧。一半是清高，一半是自卑，交融着让我从一开始就和同学有一种不亲切的隔膜，可能是多年已经习惯的自我封闭仍在起作用。

让我辗转反侧的主要还是今天与董升旭的相见。

万万没有想到，却又在情理之中，我和妈妈会是如此得相象，以至董升旭看我的眼神中始终迷茫着对过去的追忆与对现实的错觉。

但，顺利地见到他，只能让我更加痛苦，还没有真正找到妈妈，却又把爸爸迷失了。我多么希望就是李建的亲生女儿，宁可根本就不是楚荷菡的女儿，我不可能出生在她死亡以后。

但，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事实很可能是，我是楚荷菡的女儿，而不是爸爸的骨血，我是爸爸捡的，像小时候姑姑告诉我一样。亲生爸爸就是张代表。

尽管董升旭否认，但我感觉他在内心深处也相信这一点，在向我讲述二十年前的故事时，也有意无意地加大了对张代表的好评，是想宽慰我，为我接受这个事实作铺垫。但，我不需要善良的假象，我需要真实，哪怕是残酷的真相。

他否认妈妈曾经与张代表发生过关系的猜测也是无力的，妈妈曾经拒绝过董升旭，并不意味着妈妈就会拒绝，有力量拒绝张代表。女人是软弱的，张代表是

强悍的，楚荷菡应该很在乎贞洁，尤其在那个年代，但在乎贞洁就意味着能保护贞洁吗？

何况，从小没有父亲的楚荷菡也许更期待一个强悍男人的侵犯与占有。我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吗？我当年也在乎贞洁，可我保护了吗？那是我少年最沉、最黑、最不愿意触及的记忆，我把它藏在心里最深的地方，今天它却蠢蠢欲动，要从囚笼里跑出来，冲着我叫：李非，你的名字就是“非”，是错的，是不合理的。

我少年的堕落也是源于我对爸爸是否亲生的困惑。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一部由山口百惠主演的日本电视剧《血疑》红遍全国，讲述一个叫幸子的姑娘的身世之谜。她特殊的血型揭示了她的爸爸、妈妈都非亲生，她的姑姑却是亲生母亲，她与之热恋的三浦友和也阴差阳错成为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而无法结合。幸子的悲剧让很多人流热泪，也让很多年幼无知的人开始猜测自己或者周围人是否也有离奇的人生故事。

我自然成了那个怀疑的对象，我自己也深深怀疑着、紧张着、甚至恐惧着，我已经没有妈妈，不希望爸爸也是假象。

但，班里有几个好事的女生是无聊的。我的沉默，我对她们的态度冰冷，我成绩的优秀或许都加重了她们对我的排斥。在排斥中，她们开始流传我的谣言，像童年，像小学一样，我没能逃出“野种”的命运。

我没有妈妈，没有根，和她们不同，她们就夸大着这种不同，用她们从小说，电视中获得的灵感编造着我的故事。

看到她们阴阴的眼神，看着她们蠕动的嘴，她们的怪笑，用彼此熟悉的默契传达我的悲剧，我怒火中烧。

她们把我隔离，我不仅跟她们不同，简直就是异类，就是怪物，就是被猜忌、被嘲笑、被侮辱的对象。我自己来自内心的自卑与忧虑加重了我的孤独，加重了我的痛苦，使我进入一个越孤独、冷漠、仇视别人，就越被孤立、被非议、被伤害的恶性循环，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对身世的不确定也让我无法反驳、无法辩白，只能在班里夹着尾巴独进独出。我的愤怒、压抑与痛苦被积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我终于在一天爆发了。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老师们被集中起来政治学习，下午都是自习课。整个下午只有班长，没有老师。最后一堂课间，还有几分钟就上课了，我看到传播我流言最积极，对我最敌意，最可恶的三个女生结伴去上厕所，她们一路唧唧喳喳，不时回头看我，肆无忌惮地笑。

我盯着她们，眼睛里有火，突然意识到这是我报复她们最好的时机。我悄悄跟上去。学校的厕所在操场的一头，厕所旁边不远有一块沙坑，我们的体育课就在沙坑里跳远。女厕所的顶棚已经烂了，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的落水，简直都没法上厕所，学校经费紧张说修又拖了很久。

看着她们彼此嬉笑着走进厕所，我尾随到沙坑旁，心里扑腾扑腾狂跳，脑子里嗡嗡地响。我搓起两大把沙子，环视周围，马上就要上课了，操场上已经没有什么人。

血向我脑门上冲，我的脸火烧火燎的，一咬牙，站在厕所外把手里的沙子甩进去，一把、两把，扑扑地从顶棚砸进去，听见里面哎呀乱叫。我心头狂喜，又从沙坑抄起沙子，奋力撒进去，里面叫声、骂声沸起，一阵混乱。

我拔腿就跑，耳旁是呼呼的风声，先躲到厕所另一侧的库房后，喘着粗气，紧张得浑身发抖，止不住地抖。探出头偷偷看厕所门口的方向。很快，她们从厕

所里追出来，一个不断挠头，她的头上被撒满了沙子，还有一个衣服落了沙子，脏了一片，另一个更惨，大约是没站稳，一条腿的裤子鞋子上全是尿屎。她们边走边骂，我突然不再喘粗气，一股巨大的亢奋从心里涌起来，我开心想叫出来，身子抖得更厉害。我体会到作恶的快乐，报复的快乐，这种从没有过的快乐，让我再以后很长的时间沉迷于报复中。

但，我没有想到事情后来闹得这样大。

班长从学校办公室找来了班主任，班主任的脸铁青着。

有别人发现了我作案，并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气得直拍桌子，如果不是个女生，巴掌大约就要直接打过来。这么恶劣的事件，才十来岁，就这么阴暗的心理，还是个女孩子。她不断重复着类似的话，脸已经扭曲走形。

我被罚站在教室里，班里第一次有一个女孩子被这样不留自尊地罚站在那里，老师已经不愿意给我自尊，因为她说，我不要自尊。

我站在那儿，所有同学的眼睛带着各种复杂的眼神，各种复杂的表情：鄙夷、奇怪、幸灾乐祸、迷惑、同情、厌恶……他们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坏人，看一个怪物，一个野种。我盯着，迎着他们的目光，没有一丝游移，没有一刻躲闪，我咬牙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目光冷漠而仇视，凶狠而残酷。让他们去躲避我的眼神，躲避我的倔强与愤怒。

但，我知道我的心中升起一种让我几乎无法抵御的巨大压力：彻底地孤独，感觉到自己像是被关在一个狭窄的铁笼子里，挣脱不开，孤单单被同学围观，仿佛是动物园里的一个禽兽。

这种孤独使我又生出新的愤怒。我不能相信他们，我不知道是谁揭发我，那并不重要，我已经明白所有的同学都不可能是我的同伴。我突然有一种解脱感，

索性就这样吧，心里没有了一点内疚、惭愧或是害羞。因为我成功报复了，我是野种我怕谁！

我心中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的疼痛，就像身上很痒，拼命抓痒，挠破了，血出来，却不痒了，疼痛代替了痒，在一瞬间反而有种轻松的疼痛，疼痛的感觉更好。

我冲着她们笑了。

看着我没有低头、没有哭、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甚至连错也不认。班主任只好让别的同学去叫爸爸。

我一瞬间有点害怕，我害怕失去爸爸，失去这最后的亲切、最后的温暖、最后的熟悉，彻底失去所有的人，被抛弃在完全陌生、冷酷的环境中。成为一个被放逐到无人沙漠里的流放犯。比没有妈妈、没有亲身爸爸更恐怖，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当时被彻底疏离的孤独。我以为我不怕孤独，我已经习惯了孤独，但可能在我意识的深处，我一直有一个朦胧的支撑，我并不彻底孤独，我有一个永远都不会打我、骂我，永远都不会对我生气，都包容我，爱护我的爸爸。在那一刻，我最大的恐惧是爸爸这次不会包容原谅我，我此时没有一个支撑。

……

#### 四、对峙

今夜，在北京，在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在这么一张完全陌生的床上，在这么一间完全陌生的宿舍里，我周围狭窄的空间里还有五个将至少与我一起生活四年的同学，我在这些同学中不敢表达，自卑地回忆起当年的被疏离，被放逐，在人群中的孤单。

那天下午，时间过得格外得慢，我一个人站在教室后面，腿已经酸麻了，头脑中一片空白，巨大的羞辱已经超过了思维能够舒缓的极限，心里更是疼痛。

放学了，当所有的同学已经离开，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我，天一点点黑下来，我害怕起来，怕爸爸出现。这种害怕开始上升为一种更大的恐惧，我模糊得感觉我将失去所有的快乐，失去周围的环境，失去一切。

黄昏，校园里彻底安静下来，班主任还在门口，焦急不安地等着我爸爸来跟她一起惩罚我的过错，或者像她所说的我的犯罪。

爸爸来了，当他的瘦弱的黑黑的身影出现在操场时，我一眼认出他，眼泪夺眶而出。他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后唯一不能失去的人。我咬牙没有出声。看着他一点点走近，班主任迎上去，我看到他站在窗外操场的台阶下，班主任在台阶上，他们差了一级台阶，爸爸佝偻着身子，在情绪慷慨激昂的班主任面前显得那样委琐不堪，那样卑微。

我听着班主任声音越来越响地声讨我，描述我阴暗丑陋的行动体现的万恶不赦的罪行，听着爸爸低声下气地检讨，唉声叹气地无奈地批判自己的失职与无能。

我心中涌起的酸涩与苦楚把刚才坚硬的愤怒与仇恨都迅速地腐蚀。对爸爸巨大的歉疚感，对自己人生巨大的悲哀感也迅速把我吞噬。吞噬在一个无底的黑洞中。

我开始感觉浑身虚弱无力，下午报复时巨大的紧张与亢奋，长达一个小时罚站的孤独与愤怒，连同现在的恐惧、歉疚与悲哀一起透支了我所有的精力。我身心俱疲，再也支撑不住，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班主任和爸爸闻声走进教室。看着我痛哭的样子，班主任觉得也有些棘手。

爸爸抓住我的衣襟，他的手狠得那样有劲，把我拎起来，愤愤地说：“快！”

给老师认错！听见没有？！晚上，咱们挨家道歉！快！认错！”说到最后一个词，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很多倍，是我所从来不曾听到的吼叫，声音已经撕裂得像完全陌生人的声音。

我透过泪水，模糊地看着他的脸。他的脸涨红着，身子也在轻微地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似乎也要倒下，他的眼里一半是愤怒、一半是羞惭，还有一些我读不太懂的无奈，甚至是绝望，这也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眼神。

我害怕他要倒下，看着班主任，试图停止啜泣。眼里向她流露哀求，不是求她原谅我，而是希望她放过爸爸，我们必须离开这儿，爸爸不能再在这里为我蒙受最重的羞辱。

虽然我心里仍然不愿意向她认错，哽咽着，但，我努力向班主任点头，把腰弯下来。我只是说不出话来。

班主任似乎觉得气氛太紧张，“算了，带孩子回家吧，慢慢讲道理，小非这孩子，平时不调皮，学习也蛮用功，能去道个歉嘛，最好，那边的家长肯定也挺生气的。走吧，挺晚了，先回家吃饭吧。”

班主任放过我们，我知道爸爸不会放过我的。

从学校里出来，爸爸走在前，我走在后，我们隔着一米。他不说话，我也不说，就这样一路走，他大约想等自己平静下来，等我停止抽泣。突然，他转过身，我吓了一跳，羞惭地躲避他的眼睛。他问我：“咱们先去谁家道歉？”

我向后躲了一步：“我不去。”我绝不会去跟那些伤害的坏人道歉的，我对她们的伤害要远远她们对我的伤害。

我话音未落，爸爸向前迈上一步，很麻利地挥手在我脸上抽了一个耳光，在巴掌落在我脸上的瞬间，我感觉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减缓了力量，但我仍感到火

辣辣的疼。

这是我有生以来爸爸第一次真正打我，以前最多打在背上、屁股上，不重。由于我刚刚停止哭泣，这一下把我打懵了，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去哭。

我楞在那儿，定定地看着爸爸，爸爸也停下手，巴掌在半空中，似乎要打第二下。他停了大约十几秒中，突然狠下心来，又挥手打下来，又一下。他边打边咬牙切齿地说：“作孽啊！你，给我惹祸，你，作孽！”他的声音在巨大的情绪波动下结巴起来，似乎在有意地狠下心来打我，为了说服自己打我而打我，还是为了发泄心中的痛苦而打我。

我躲闪了一下，打在耳朵上，疼得我几乎要叫出来。第三下，我丝毫没有躲闪，挺直了身子，在脑海中闪过的转身就跑的念头也只是电光石火的一下。我咬着牙，挺在那里，身上的疼痛一下变得很远仿佛打的是别人，疼痛比起“打”本身来说，要不疼痛很多，最疼的是心里，巨大的委屈在咬着我。

我努力睁大眼睛，抑制住眼泪，决定绝不哭！

爸爸停下手，抓住我的衣领，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谁！？”

“对不起。”我心里对自己悄悄地说。我明白今生最有可能对不起的就是爸爸。

在我病倒的时候，他背着去医院，脸上都是愁苦。我吐了，吐脏他的衣服，爱干净的他脏着衣服，在医院里跑上跑下，招人侧目。我一年级第一学期回家交成绩单，他高兴地带着我，用他微薄的收入去城里唯一的冷饮店，买了一块小小的白色奶油冰砖。他从不过生日，但我每年生日，都会得到一本小人书或一个铅笔盒、一件小衣服。

他对我的爱让我心里永远想起他的时候都是酸酸的透着一点点甜。但，这次我没有错，那些人的议论侮辱了我，也侮辱了爸爸，我不会去道歉的。

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第一次最严峻地对峙。他停止打我，等着。我不哭、不跑、不吭声，他也不打、不走、不问。我们就这样站着，他望着我，我望着另一边的黑暗。

大约过了十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我的身上有种麻木感。耳朵、脸上的疼痛也稀释了，感觉到傍晚，风的凉意。

他终于开口问了：“到底是为什么？啊？使这种坏！”

我转过头看着他。爸爸清瘦的脸，眼圈居然也是红的，但嘴角仍是硬的，我眨着眼睛，不想再哭，把眼泪生生的挤回去，说：“他们骂我，也骂你。骂我是野种！”

爸爸没有吭声，抬起头长长叹了口气，伸手拽我的手。我抵抗着。他弯下腰来，大概跟我差不多高。不善言辞的他等了好一会，才终于理清了自己的表达：

“她们不对，可是，咱也不对！”

“是她们先不对！”

“那你就报复？！就往人身上扔沙子！你报复了就满意了？你报复就对了？不管别人怎么样？永远不能害人！不能将错就错，越来越错！”他愤激着，整个人似乎燃烧起来。

“你！得做好孩子！你做错事了，不管因为什么，错就是错了！错，就没借口！错！就得认！”他一字一句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严峻地我觉得一直都不了解他。

爸爸拉着我走，我还在挣扎着，我知道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但我无法当场

接受，我的情绪还在波荡，我的心里还充满仇恨，还充满愤怒，我顽抗着。

他摔开我的手，很坚定地说：“你要不去道歉，我去，我自己去！”他转身就走。我知道他会去的，他是这种人，和三国里的曹操相反，宁可别人负他，他不可能负别人。

我不敢想象爸爸在这个夜晚去别人家里道歉的场景，不敢想象别人会否对他说出难听的话来，不善表达的爸爸怎么道歉，会否被人抢白、被别人数落。我不想他代我受过，受委屈。我想象着他被别人羞辱，他不怕，却是对我加倍的羞辱，我一个人的羞辱似乎还可忍受，如果，他被别人羞辱，就把我的羞辱放大了。

我再也忍不住，追上去，哭着喊：“爸爸，别去，我错了。”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妥协。为了自己爸爸不被羞辱，很奇怪，我能接受自己的屈辱，甚至可以在心里认识爸爸的屈辱，但，我无法接受别人给他的羞辱，仿佛这个屈辱超过一切屈辱。

爸爸也妥协了，妥协的结果是我答应第二天向老师和同学认错，在学校当着其他同学的面认错，这对我的自尊、我的倔强是更大的挑战和挫折，但我宁可这样。我也哭着答应他不再闯祸，做一个好孩子，使我们俩的对峙能有一个收场。我在哭泣中向他认错，但另一个我从哭泣中跳出来在空中看着我的委屈，把这个屈辱牢记，镌刻我的耻辱柱上，空中的我充满仇恨，当然不是仇恨父亲，仇恨的是除他以外，给我们父女俩带来痛苦的所有人！

这个夜晚，爸爸回到家做饭的时候，我在厨房外，看着灯泡黄黄地照亮油腻，青烟升起，听着油爆锅，看着爸弯着身子在炒鸡蛋，大约他怕我哭得身体虚，特地多做几个菜。

看着他忙，我更加难过，我心中愤恨这个世界。我更坚定我不需要学校、不

要班级，不要集体，不要同学。

少年生活本该是人生最快乐的，就像那部西德电影《英俊少年》中所唱的那样：“小小少年，没有烦恼。”但，我的少年时代有烦恼，更有仇恨。

这件事以后，爸爸加紧了相亲，大约他认为让我早一天有个后妈，可以更好地帮助我成长，不久，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位我现在仍称为阿姨的后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像受过猎人袭击的狐狸，更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把仇恨藏起来，以更隐蔽的方式报复，以更曲折的方式发泄痛苦。我不再流连学校，除了学习以外，我用良好的成绩撑起对爸爸、对老师的我的保护伞。

爸爸结婚后，送给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自行车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一种成长甚至成熟的标志，甚至是一种身份，宣告我已经是一个可以驾御自己生活的大孩子，同时，重要的是它让我有了更大的活动半径。放学，我可以更晚地回家，更远地活动。

随着爸爸职务的小小提高，他比原来要忙很多，加班甚至跟着跑车出差。阿姨给我生活照顾，却不可能真正关心我的心灵，成绩作为他们检验我的唯一的手段与标准，却成了我最好的托辞。

我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真空状态：同学对我避而远之，老师因我的成绩、因我特殊的身份与个性对我不远不近，爸爸以为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而忙于自己的工作，后妈阿姨因自己的尴尬的身份除了帮我洗衣做饭以外，对我敬而远之。我心灵的封闭空间有了一个外界的更大更空旷更自由的生活空间。我的堕落就是这里开始的。

……

我躺在大学宿舍的床上，回忆着不堪回首的少年，听到大学新同学的聊天声

渐渐停息，一个个平静下来，或者进入梦乡，或者如我一样浮想联翩吧。不知道这些新同学的少年时代是否有与我一样的迷茫与蹉跎，不知道她们的少年、童年是否也有我这样无休无止的烦忧与痛苦。听她们睡得安详，应该没有我这么多噩梦，没有这么伤心的回忆。夜已经深了，我终于在疲乏中沉沉睡去，希望今夜不要再有噩梦。

## 五、寻找

早晨醒来，浑身酸疼，一夜没有熟睡，眼睛也酸胀的，镜子里的我两眼血丝，今天就要开学了。也许，董升旭说得对，我应该放弃对身世的纠缠，在今天重新开始，一切重新开始。

楼下，有人叫我，我看到了董升旭，就像他当年在楚荷菡的楼下叫她一样，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却又被扯进一扇窗，时间被压成一张平面，他在窗外叫着母女两代人的名字。

同学很古怪地看着我，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中年人在楼下叫我，我懒得解释，在心里却觉得有点得意。

我下楼，看到他。他应该比爸爸要大上八九岁，却似乎和爸爸年龄相仿，感觉甚至更有活力，也许爸爸这些年太沉默，太压抑了。身份、地位、环境的不同在他们脸上、眼中留下不同的岁月痕迹。

爸爸的眼睛能看到自己人生路的尽头，知道自己怎样一天天过，一天天变老，对于他而言，生命有着更少的可能性，因此，他的眼睛更凝重。

董升旭也能看到他自己的未来，但在路上他会有比爸爸更多的风景，他的人生经历比爸爸要丰富，他的未来比爸爸也要丰富，生命中将来的可能性更多，哪怕是一种曲折也会给他更多的体验，因此，他的眼睛更有神采。

董升旭看着笑了，说：“估计你会睡不好，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哦，应该是两个。”他有些故作神秘。当年，他是这样跟妈妈打趣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信封里滚出一张照片，照片不大，黑白的，我看见照片上的两个人，果然其中一个很像我，甚至让我也有些不相信，另一个人是青年董升旭，他那个时候比现在更要神采飞扬。

我仔细看着照片，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其实，从我成人以后，我每天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也是她，我没有想到她把基因特征这么强烈地遗传给我。

不明白，爸爸看着我长大这么多日子里，看着我一点点变成妈妈，他会怎么想，他痛苦吗？或者他和妈妈真的不熟。我的心又疼了一下。

妈妈的眼睛很静，看出她的成长也有很多复杂的内心感受，她的笑很淡，很柔和，我感觉她不象董升旭所说的那么娇弱，她有她的坚定。旁边的董升旭的笑更开朗，看得出他对生活更满意，更自信。那时，他们正在恋爱吧。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颠沛流离，董升旭仍然保存着这张照片，他一定深深爱着妈妈。

“您结婚了吗？”我突然问。

他也意外，笑了一下：“你说呢？”

我不猜，难道我希望他一直没有结婚还沉浸在对妈妈的思念中吗？难道我希望他没有结婚而使未来有更多的可能吗？

“我不能停在过去，总要往前走，对吧？生活还得继续。”他问我，又在开导我。

是啊，他应该算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即使三十多岁回城，也有很多新的爱情的机会，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幸福吗？他找到的是一份真正的感情？还是一个现实的家庭？

爸爸呢，爸爸和后妈有真正的爱情吗？我更以为爸爸的婚姻又是为我，或者为姑姑所做的妥协甚至是牺牲。

“不是两个礼物吗？”我不自觉地做出有些调皮的样子，虽然我认识还不到24小时，却感觉很熟悉，心很近，是因为妈妈，还是因为他？

“第二个是个决定，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为了你能真正安心，当然也为了我自己，我决定咱们一起去找你妈妈。”

我突然顺着提了一个建议：“那我想去看看你们报社。”

“如果，你想感受过去，没什么可看的，我都认不出来了，二十年了，都变了，你不可能找到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提了一个可能很过分的请求：“我想看看有没有张代表以前的照片。”

董升旭有些动气了：“为什么？你想看你们像不像？不用看，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不像！”他的话斩钉截铁。

“但我还是想看看。”我固执着。

“你想看什么？想找什么？！找个证据？还是找你前世？！”董升旭为我的执拗愤慨。

“我的根。”

董升旭用手掌拍自己的头，闭上眼，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又睁开眼，忧虑地看着我，表情中有些无奈，说：“根？我看你是着魔了。什么是根？你告诉我什么是根？有什么意义？你还想不想去找他的墓，祭奠他？”他有些尖刻地反问，气得简直要走开，愤慨他昨天对我慷慨激昂的教育没有解开我心中的疙瘩。

“他可能生的我！我从他那儿来。”

“生，你很在乎谁生你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糊里糊涂生孩子，尤其是男人。很多男人生孩子根本就是个失误！是欲望！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压根没想生这孩子！生孩子，对他们，只是个麻烦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愿望。明白吗？只是播种，没管生，更没管养！这也算父亲？播种只是一分钟的事，养你才是一辈子！李建民，把你从小养到大，才是你爸爸！”

我突然想起了，少年沉沦的那一次怀孕。是，生和养比起来，生只是动物性的，养才是人性的。那个拿走我贞操的人没想过生，更不用说去养那个孩子。他和那个孩子到底有多少真正有意义的关系？

我摇摇头，关于生与养的辨证，我想不太清楚，也疲惫地无力去想，我不想再和他争辩，其实是否找到张代表的照片，对我确实不重要，我更关心的是，爸爸——李建民到底怎么纠缠进来？楚荷菡到底是生是死？我也希望我的爸爸另有其人。“算了，不找他，我也希望他不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好爸爸，拉扯我长大。我就是觉得。”我怅怅地吁了一口气，语气里带着苍凉，说：“觉得很悲哀。”

董升旭低下眼神，又微微抬起来，悲悯地看着我，问：“悲哀？你觉得大太太生的比丫头养的就高贵吗？丫的就是骂人？”

我明白他的道理，但，事到临头，却无法释然，道理是讲给别人听的，谁能真做到自己说的道理。我没有回答。

“你爸是谁，你妈是谁，他们发生过什么，不管有多少错，多匪夷所思，也不至于株连你！你觉得上一代的名分会影响你什么？！名誉？血统？”旭是个执着道理的人，他是太想给我当头棒喝，还是他好为人师？

“就只影响我的根，它是埋在土里看不见，可我知道！”我反驳了，尽管我理解他的善意。

“这是你的可悲，也是这个国家人的可悲，把根看得太重了，那是封建！封建才重视道统！才重视正根！才是世袭的，才要一代人替上一代受罚，一代人享上一代荣华。封建的时间太长了。”他摇摇头，有些黯淡。

我索性岔开话题，问：“我们怎么找？”

“如果，你要一直把你那个所谓的根举着，把你那个所谓的野种写在脸上，我们就不找了。找什么？！”

“你说的道理我懂，但我不可能一天内把这个纠缠我十几年的问题全放下来！”我也着急了，才认识他不到 24 小时，他就想彻底拯救我吗？也太自以为是了！

董升旭盯着我的眼睛，要看我的心，问：“前世不该影响你今生，明白吗？”

我点点头，对于生命，上一辈的根也许确实不重要。

“这两天你们没有正式上课，我们一起去找莹。”

“她和楚荷菡好象不是朋友？她能知道？”我当然愿意去找莹，她们曾经是对手，很想知道在莹眼里的楚荷菡是什么样的。

“呵！”董升旭苦笑一下，说：“我在的时候，她们不是朋友，我走了，她们倒成了朋友。后来，所有消息都从她那儿知道的，但，你得答应我，不管找到什么结果，你回来都必须好好学习，都不要影响你今后的生活，这才能对得起你爸

爸。明白吗？再说，我是你的老师，这也是一个老师的要求。”

“我们什么时候去？”

“今天，现在。”董升旭的眼睛里居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

莹现在生活在内蒙，董升旭说，从他离开北京也再没有和莹见过面，一晃也将近二十年了。董升旭在服刑的时候，收到莹的信还多一些，返城以后反而越来越少，现在已经几乎不联系了。

“人都是在艰难的时候更需要友情。现在越来越忙了，生活也进入正常轨道，反倒没什么东西要写信了。”董升旭感慨着说：“也可能是因为懒，或是不好意思。一旦信的频次少了，就更不会冷不丁写封信去。人老了，也不愿意在信里讨论什么思想、感受，又没什么新鲜的事互相转告，就这么一点点冷淡下来。其实，我还很想见她，想看看二十年，她变成什么样，也想感受感受她现在的气场。”他笑了，居然有些傻气。

也许这次寻找不仅是我找一个母亲的下落，也是去解除他的疙瘩，去触摸他曾经的青春岁月。

我们上路了，我又一次来到车站。依然是人头攒动，很奇怪的感受，我从家乡来到陌生的北京，仅一天又从北京去更陌生的内蒙。

同样的车站，因为所去与所来的地方不同，所感受到的熟悉与亲切也不同了。或者是因为在陌生的北京，我已经有了一个熟人，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我们决定快去快回，几乎没带什么行李，倒更像是去郊游。

他抢着买了票，我要把我的票钱给他，他不要，推扯着，“你这孩子，又不挣钱，别争了，就算我是你妈妈的~哥哥，哦，我是你舅舅，舅舅带你出门，还能让你花钱？”

舅舅是个很亲的词，我没有过舅舅，没有母系的亲戚，只有姑姑，这个词让我有些伤感，董升旭，我以后要叫他舅舅吗？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愿意他作为我的舅舅。

火车启动了，北京居然从我到达的地方又变成了我出发的地方，以后可能它越来越会成为我出发的地方。家乡是个家，北京的那间宿舍虽然还很陌生，在未来的四年里，它也是我的一个家，我从那里出发，回到那里休息，在那里躲避或舔拭伤口。原来的家会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但我现在很想念它，想念爸爸，想念我的房间，想念那里的点点滴滴。

董升旭看着车窗外，目光悠远，他又在回忆。我的突然出现一定也打乱了他已经进入正常轨道的生活，唤起他已经久远的很多记忆，掀起他内心的波澜，也许我的出现对他也是一种不好的刺激。

他的脸映在车窗里，贴在窗外的风景中，他成了这幅风景画的前景，成了风景画里的人物。他不在看风景，他在看他的记忆。

窗外的田地、草坡，点缀其间的疏疏落落的小屋，随着火车的前进，围着视觉最远处的一个点在轻微地转，我们像是行进在一个巨大的磨盘的边缘，随着这个磨盘在转。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跟莹？”我坐在他对面问。

他把头轻轻的依靠在窗上，看着我。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些微妙，不可言传。

他很认真地思考我的问题，慢腾腾地说：“我说不清。”

出乎意料的答案，我不甘心，接着问：“因为楚荷菡漂亮？”

他笑了，他很爱笑，说：“不是，如果一定要分析，可能是因为她的状态。”

她很可怜，更准确地说，她身上有一种需要别人照顾、别人保护的感觉。是她的气质里有一种东西，容易激发男人产生想照顾、保护她的雄心。”

“是一种楚楚动人？”我又问。

“呵，太文学了。”他摇头，自嘲地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和楚荷茵的女儿谈论这个，哈，挺有意思。好，她身上有一种魅力，不是因为她漂亮，也不是因为她的身世确实可怜，而是这种魅力让男人觉得应该去帮助他，所以她很招人。我听说她在学校就有不止一两个追求者，她看人的眼神有种召唤，召唤男人释放力量。男人大概都愿意扮演这种力量。她不是有意的，是先天的，一颦一笑都自然流露。你看你们很相象，但你身上就没有这种感觉。”

他的话让我有种酸涩的挫折感，有些沮丧，因为他对我的评价暗含了一些我不希望的信息，我接了一句，有点抱怨：“我没有妈妈有气质？”

他注意到我的情绪有些波动，笑着回答我：“是两种不同的气质，你妈妈很认真地倾听所有人讲话，对人很柔和，尽量不给人尴尬，希望人与人之间平和有适当的距离，她崇拜优秀的男人，可能跟她从小没有爸爸有关。你就不一样，你的身世应该说同样有很多可怜的引人同情的地方。但你对外的表现是尽量不引人同情，你不愿意被同情，不愿意流露软弱。比如，你听别人话，第一反应不是百分百地接受，而是会从中反思，辩驳，对吧？你妈妈就不会。你说话犀利，会给人尴尬，你妈妈就不会。其实，你更不会保护自己，而你妈妈会。毕竟，她从十三岁就父母双亡了，而你一直有一个能够保护你的爸爸，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你爸爸的保护，才会让你有这种刚性。”

“我比妈妈坚强？”我并没有这种自信。

“不是绝对的坚强，你们表现不一样，你妈妈表面像你说的，楚楚动人，其

实内心也很坚强，你的内心可能反而更脆弱。”

我沉默了，可能他说得是对的，这些年我努力表现坚强，冷傲，只是因为内心的脆弱与需要。

我诉说着：“我一直都想有个完整的家，有个集体，很温暖，有真心的好朋友，有这些，我就可以靠着。”我的眼圈红了。

“这也是你和你妈妈的区别，她在乎的不是集体，也不是朋友，在乎的是一个小家，属于自己的小家，或者说她更在乎自己，在乎自己未来怎么活好。你在乎别人，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在乎过去你从哪里来？你到底是谁？对这些，她比你要超脱。”

“但，你比我见到她的时候要小，过几年，你也会看淡很多东西，更成熟，比她当年更成熟。”

我靠在座位上，第一次跟一个成年男人这样久，这么详细地聊这些性格、人生之类的话题。他虽然只认识我一天，却似乎已经很了解我，我心中甚至一瞬间电光石火闪过一个幻觉或是念头：希望他也是我的爸爸，或者他是我的爱人。

为这个羞惭的念头，我心头一阵阵战栗，脸上也烧起来。我告诉自己这不可能，这太荒唐了，但这种荒唐仿佛构成了一种诱惑，诱惑我去假想这种荒唐。如果，他是我的爸爸，也就没有了我，因为，即使他和楚荷菡，生的是另一个人，这个世界上便永远不会有我。

如果，我和他恋爱，天哪！我为什么要这么想，去爱我妈妈曾经爱过的人？是因为他的成熟有思想的气质，还是他身上与妈妈的那种曾有的关系，难道我是想去体验楚荷菡？还是我想去报复谁，向我当年的报复一样？

难道，他与楚荷菡身上的这种关系对我是一种刺激吗？我咒骂自己，突然产

生这种莫名其妙的甚至有些罪恶的想法。

.....

## 六、莹

火车的车窗外，天渐渐暗下来，一点点地把近处的树，草，田野，远处的山染上墨兰色，山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连着天，慢慢一色。车窗更像是一面镜子，更清楚地映着我们的脸，而外面的景色淡了成为一个兰色的背景。

我们已经沉默了很久，这种沉默让我如坐针毡，我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莹呢？她怎么样？”我用问话打破沉默，打破我脑海中的纷乱思绪。

“怎么说呢？”他又笑了。

“她和妈妈有什么区别？”

“她比你妈妈更明确，你妈妈像一潭水，很深，莹像条小河，清澈，流得很快。”

我摇摇头，不是很理解他的话。

“比如，莹追求事业，很明确，追求爱情，也很明确，她的爱、恨、冷淡，包括女孩子的虚荣都很明确，你可能觉得她很简单，实际上，她也都明白，只不过她会处理得更简单、更直接，这是一种力量。你妈妈就缺少，你妈妈总是在内耗，任何问题她都一正一反地思考两遍，一直在犹豫、在摇摆，很难做决定，一

且做决定又很容易担心决定错误，很容易后悔。”

“你是说妈妈对你，对张代表？”

“不只是这件事，因为，她从小要自己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所以，她害怕决定错误，而且，从小就没有爸爸帮他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可能是性格原因，她的性格比较复杂，有两面性。莹就比较简单，她自信。其实，你妈妈和我好，对莹的自信打击很大，有一段时间，她还欺负你妈妈呢，这我都知道，但她连欺负你妈也很明确。”

“莹的这种看起来的简单其实不简单，这样使她更容易在事业上成功，更容易获得幸福，我希望你能从她身上吸收一些东西。夜里，她到火车站来接我们，我给她打过电话了。我原来只有她通信的地址，找她的电话昨天找了一晚上。哦，她已经提拔当总编了。”

“你们通话了，她有妈妈的消息吗？”

“我没有问，只告诉她，我想来看看她，还给她带了个小朋友。她现在可能还在猜这个小朋友是谁呢。别问了，你夜里就能见到她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我担心你跟她见过以后，又睡不好。”

“我不问她，我想问你，莹更好，你当时没选她，后悔吗？”

他笑了，说：“你以为是挑东西？还能东选西选的，这种事是缘分，撞上了，就是她，没什么好还是更好的标准。”

“那我想听听你怎么评价自己，坚强？简单？还是复杂？”我又一次禁不住表现出调皮来。

“你看呢？人最难评价自己了。”

他没有再多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洞察，仿佛能猜到我的心思，其实，

我都说不清自己的心思。

……

火车进站的时候，夜色已深，窗外什么也看不清，除了站台上的路灯，远处城市天际的点点星火，整个世界已经在黑暗中开始入睡。

火车慢慢减速，站台上的灯光在车窗上划过，一道又一道，划过人的脸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下一盏灯再次划过，看着董升旭脸上的明明灭灭，他的表情严峻，紧闭着嘴，像一尊石像，我猜想他此时平静的神色背后，心情一定很不平静。

站台上有一个高个女人，也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我突然明白人内心波澜起伏时会有另一种表现。董升旭用手指指窗外的女人，微微地笑。

一个男人时隔二十年重新见到当年曾经追求过他的女人，会想什么呢？一个女人时隔二十年重新见到当年曾经追求过的男人，会想什么呢？

董升旭先下的车。莹转身看见董升旭。在站台的路灯下，我看到她冲着那个方向，笑了，笑得有些迟疑。她迎上去，挥手想打招呼，但没有出声，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不是很自然。

尽管他们已经是饱经风雨的成人了，但这次事过境迁的相见仍然让他们彼此紧张，我相信他们已经没有暧昧，但是，毕竟时空相隔，彼此的生活、心灵已离得太远，毕竟二十年前都曾有过一段深刻的记忆。

猛然互相见到，把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二十年内心所有的感受压扁成一个时刻里的两张脸，在对方的脸上都看到时光流逝的痕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方都已经不可抑制地衰老了，不可抑制地遥远了。他们在相互的参照中，惊醒时间意志的不可转移。

“变化不大。”董升旭先开口了，依旧是笑着。

莹摇头，声音很从容：“老了，还是男人禁老。”

她突然发现了我，一瞬间，眼睛瞪大了，嘴也微张着，刚才雕像般的表情化作了有些慌乱的震惊，仿佛见了鬼。

“这就是给你介绍的小朋友。”旭有些得意洋洋地说。我成了消除他尴尬的道具。

莹抬起两只手放在额角，微微低下头，想理清我，一张酷似楚荷菡的脸，突然在她面前出现的所有含义，一定有很多个问题同时冲向她的脑海。

她缓缓抬起头，有些埋怨地看着董升旭，很率真地表达她的感受：“像在做梦。”

董升旭苦笑地撇撇嘴，说：“我刚见到她也觉得像做梦。”

莹对我问，声音恢复了长者的温和：“你是楚荷菡的女儿？”

她目光中的柔和，让我的心安定，我点点头。她成熟的知识女性的风采让我羡慕。

莹笑了，笑容化解着站台上的不自然的气氛，说：“我刚才还奇怪呢？怎么都老了，菡倒越活越年轻？”她仔细地端详我，在找她的记忆，我成了考古的化石，记录着他们当年的历史。

“你和菡在一起吗？”莹接着问。

“我从没见过她。”

莹的眼睛暗了一下，转向董升旭，叉开话题：“你还跟我捉迷藏，小朋友？！哼，你们怎么会在一起？老实说。”即使开玩笑，莹的身上也有成熟的韵味，亲切戏谑而不失身份。

董升旭一摊手，无辜的样子，回答：“她今年考上广院。”

莹闭了一下眼睛，很无奈的样子，“有缘分啊！”

她挥挥手，一副领导的派头，“走吧，别在这儿吹风了，我们吃饭去。”

我再也忍不住，追上半步，问：“您有妈妈的消息吗？”

“有！”莹的话斩钉截铁。

……

我们乘坐一辆小车离开车站，董升旭坐在前排，我和莹坐在后排。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坐小车。以前坐过公交车、卡车、面包车，却从来没有坐过小车，小车不仅仅是车、更是一种身份，我、爸爸、姑姑是没有这种身份的，至少我的少儿年代是没有这种身份的。

想起来，家里一直有些拮据，在有后妈之前，更是清苦，姑姑一家也无权无势。记忆里，初中有些同学是可以经常坐小车的，尤其是那几个对我格外敌意的姑娘的爸爸妈妈还是有些职权的，当时，没觉得有多大差别，更谈不上羡慕，因为没有意识。今天，突然意识到了我和小车原来不在一个阶层。

莹是这个阶层的，董升旭也差不多，如果我努力，将来可能进入他们的阶层，属于他们的阶层。爸爸却不是，将来可能也很难是。

妈妈呢？如果她还活着，属于哪个阶层？

小车的后坐上我深深地感受到这种阶层的差异了。就像出生，不能选择的，却决定未来很长人生的，身份、阶层都是如此。

莹问：“这些年，你跟谁长大？”她的声音是亲切的，但由于我脑海中翻滚的思绪，倒觉得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跟爸爸。”

“他是？”莹的表情里有好奇，更多的是困惑。

“李建民。你认识他吗？”我多希望莹说认识。

“哦”莹不置可否。

我的希望破灭了，莹也不知道爸爸，爸爸和我看来真的没有血缘关系。当然我信旭的话，他永远都是我的爸爸，亲生并不重要，那么，妈妈呢？亲生的妈妈重要吗？她同样没有养我，同样不想生我，也许她还应该恨我，因为我代表她的耻辱，甚至代表她的罪恶，我的存在就是她人生的荒诞。她算我妈妈吗？她不愿意作我妈妈，我为什么要承认她？为什么要寻找她？我已经觉得无聊了。

“她还活着吗？”我禁不住问。

“活着。”

我的心激烈地跳，她真的还活着，我不知道这些年我是希望她还活着，还是在更深的意识里已经接受她死了，甚至是希望她死了呢？她还活着，这些年任我一个人跟一个不亲生的爸爸成长，她也没养我，甚至可能根本不想见我，按照旭的观点，她根本不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妈妈。还不如死了。

我不知道找到她，或者压根不再找她，对我的人生有什么真正的质的差异。也许正像旭所说，找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我。

但我仍然存在很强烈的愿望，想探询她。毕竟，十几年了，从我知道自己是个野种，在内心里点燃起寻找她的欲望的时候起，找她，见她已经成为深入我潜意识的一个情结，一个惯性，一个想当然的必须的任务，一个纯粹生理的下意识。仿佛不找到什么，我不完整，我这十几年的所有压抑、痛苦，也没有了宣泄口。我的所有的悲哀与疑虑都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

我明知无意义地继续问：“她在哪儿？”

“在国外。”莹的回答总是这样短促，大约她对于我的突然出现准备不足，

需要跟董升旭单独沟通后，才能确定对我表述的立场和内容。

“那，我爸爸是谁？”我居然又忍不住纠缠这个问题，尽管我一面在心里说这没意义，但仍然克制不住欲望。

董升旭从前排回过头来，他也好奇。

莹看着他，又看着我，说：“我不知道。”

“你认为是谁？”我知道她心里有判断。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听说过有你，但，当时我也不在北京，我是回去想给你妈妈扫墓，才听民警说，她没死，因为有你。她被转到另一所监狱，我没去找她。很多年后，才收到她的一封信，知道她在国外。从我离开北京，也再没见过她的面。明天，我可以给你看她的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你，我也不认识你爸爸，他拉扯你长大，就应该就是你爸爸。”莹的观点和旭是一样的，但我能感觉到她也猜测张代表可能就是那个把种子留下来的人。

楚荷菡没有死，或者说，死而复生，生下了我。生下了我的痛苦，她也应该痛苦吧，那她为什么要生呢？给自己屈辱，给自己留下一道永远的伤口，也给留下我一个巨大的荒谬的悲哀。

“我们可以跟你妈妈联系，看能不能见到她。”莹对我有些不忍，说。

“她不愿意见我！”我的声音冷酷起来。

他们都没有吭声，他们只能猜测我这个问题的答案。答案很明显：一个十八年都没有找过我的妈妈，一个把我抛弃的妈妈，会愿意再见我吗？

……

在莹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妈妈的信，看到她的笔迹，那一代人的字都很好看。

“莹，突然收到我的信会吓一跳吧？我居然还活着……”

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梦醒了，我虽然人还在，却已经残缺不全。我不愿意再面对这场噩梦，希望我将来的记性不好。前年出狱以后，我曾经很想和你联系，但找到你的地址以后，却犹豫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向你解释我的死而复生，不敢见到你，见到过去任何的熟人。我回到老家，一个人，把我的过去留在北京。……

现在，终于敢跟你联系，因为我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与过去割裂的异国他乡，这种万里的距离让我觉得更安全，我很感激你，虽然也许我们只在监狱里隔着铁栅栏才成为朋友，但，你是我最黑暗的岁月里的一道光，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虽然活着会伤害很多人，但，活着是对的。……不用告诉别人，我还活着。其实，我确实已经死过一回。不要来信问我这个死去活来的过程，我正在忘记。……”

没有提到我，没有提到爸爸。她确实不想提到这个女儿，也不愿见到我，她甚至不愿记得这段与我有关的历史。我恨她，不要我，为什么还要留下我，罪孽啊？为什么不像我当年一样把孩子做掉！？我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一个耻辱，一个被我扼杀的孩子。但，我没有留下这个谬种。

我们谁对了？都是不想要孩子，是扼杀这个胎儿，根本不让它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是保全这个胎儿，把它留下了受罪？哪个更残忍？哪个对这个孩子更好？

……

## 七、恨

莹看着我的表情，董升旭看着我的表情，他们彼此对视的表情，我们三个人之间都温墩暧昧。

一个中年女人面对昔日追求而不得的男人，面对昔日的情敌---后来的朋友

的女儿。一个中年男人面对昔日被自己谢绝的追求者，面对昔日恋人跟别人生下的女儿。而我是这个三角关系里最奇怪的，无论是董升旭，还是莹，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其实非常陌生，只是因为一个十八年前生下我又抛弃了我，如今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女人才走到一起，他们也是因了我的身世烦恼才在二十年后重新相见。

这个男人从我的容颜里端详他昔日付出情感的记忆，这个女人也在我的容颜里寻找逝去的青春，我对于他们最有意义的是这张脸，一个酷似不愿意作我妈妈的女人的脸。

我的脸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停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文革时代。或者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能够穿越时空。

从文革到改革，二十年，沧桑巨变，他们眼前唯一没有变的是这张脸，虽然这张脸已经属于不同的两代人，但他们仍然错觉地欣慰着面前的这张脸。

我突然对这一次的内蒙之行有些厌恶，同时深深地厌恶我的脸，一张长在我身上却似乎不属于我的脸，因为这张脸属于别人，至少董升旭和莹的内心深处认为这张脸属于那个不要我的女人，她不要我，我也不想要她的脸。

我对着镜子里的那张脸，代表着我，也代表着她的那张脸，愤恨的说：“我恨你！”

.....

我好不容易关在心中铁笼里的报复世界的仇恨像一只睡醒了的豹子在低吼着、弓着腰随时准备从铁笼里扑出来。我知道这只充满仇恨的豹子其实不能报复世界，它只能伤害我自己，报复我自己再报复世界。至少它上一次出笼，只伤害了我和爱我的人。

所以，我克制着内心的情绪，对董升旭和莹的关心示意、示好。我知道了妈妈仍然活着的事实，却不愿意承认她就是妈妈，因为，她抛弃了我，我现在只想证明李建民，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亲生爸爸。

董升旭和莹的眼神中，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爸爸会和楚荷茵有过什么，他们虽然都不确定，没有对我说明。但我知道他们的内心里都认为我是张代表的遗腹女，这是所谓宿命的轮回：楚荷茵是个遗腹女，她所生的李非，也是个遗腹女，她不仅遗传了面容，给我，也遗传了身份，给野种。

看来，我少年时最大的担心很可能是真的，我少年时的错误也是一个轮回。

初二那年，由于我开始不在乎，反而对我的后母出乎她意料地友好，这种友好的假象让爸爸逐步安下心来。他的心安了，我的心却野起来。

整个初二，我不与同学来往，主要时间是跟大毛哥一起在社会上流连。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在同一个院子长大。初中时，各自搬离了院子，但居然又碰到同一个中学里。大毛高我一届，他是从小到大。从不曾歧视过我的唯一的同龄人，他是个好哥哥。

那时，电视里放的是《霍元甲》、《上海滩》之类的武侠或黑帮电视剧。中学里也有帮派，大毛就是其中的英雄，他的书包里，书不多，却有各种冷兵器：刀、斧子、铁棍、有时只是半块砖。

爸爸跑车，一走几天，我也不愿意在家单独面对后妈的脸，虽然她待我很客气，我仍然尽可能地回家，她从不敢过问我的行踪。

放学了，有时甚至是下午自习的时候，我都会溜出来。骑上我的自行车，它是载我奔向自由的马。大毛带我去看过录象，在很狭窄的录象厅，黑糊糊的，只有一台彩色电视不清楚地闪动着花花绿绿，放的是港台片。厅里是黑攒攒的人头，

空中有袅袅的呛人的烟，地上尽是瓜子皮。录象是看不清的，但心里仍然很激动，在如此混乱的环境中感觉到自己大了，在成熟。心中瞧不起那些没有经历过录象厅感受的瞧不起我的女同学。大毛更多地带我去瞎逛，骑着车，漫无目的，甚至有意碰人。偶尔，带我去打台球，看到街边支着的台球摊周围没有女孩子，除了我，我有几份窃喜，几份得意。甚至有些自豪。

大毛有些已经辍学的兄弟，他们根本不关心我的身世，和他们在一起，我非常轻松。那一段时间，我白天上课，从下午到晚上七八点中的几个小时里，我是骑车飞翔的快乐游侠。

疼痛到一定程度会成为一种麻木，我开始习惯我家庭的残缺，习惯背后的对我身世的非议，习惯我就是个野种。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消磨掉很多我心里不适应的东西，尤其我心里说无所谓的时候，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在这种刻意回避遗忘的快乐中，我度过初二，并用不错的成绩让爸爸获得骄傲，获得快乐。

我的身体和内心却在经历着更大的变化。

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没有告诉爸爸，当然也没有告诉后妈。独自一个人接受了这个恐怖的羞辱的出血，独自打扫，把这个震惊留在心里。独自一个人面对身体的一点点变化，胸口的胀痛，乳房的发育，我对着镜子看自己，紧张而不知所措。

姑姑关心了我身体的变化，毕竟她是过来人，比后妈跟我情感更近，但，姑姑毕竟不在我身边，她不可能意识到我更大的心理变化，我精神的叛逆。

我和大毛他们混，那时，我们这样的人被周围人称为“混子”。

“混子”是一个特称。一个混子意味着能够蔑视清规戒律，甚至在法律的边上打晃晃，一个混子意味着不用干正规的工作，而手里总是有点闲钱，一个混子

意味着有人怕他，能够处理一些别人棘手的事。

混子构成一个圈子，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发展成中国地下黑社会组织，另一些人则变成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与别的普通人所不同的是：他们青少年时混过。

在香港电影里，有人管这种混子叫“阿飞”、“太保”，看来，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有年轻人，或者耐不住寂寞，或带着英雄的理想，出来混。

这个称呼对我不合适，我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混子，在心里对这种简单的归类略有抵触。其实，我只是个旁观者。

大毛非常注意对我的照顾和保护，我只是跟他和他的兄弟一起玩，从不曾真正参与他们。更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打仗，应该称为打仗。他们经常要打数十人规模的群架。有时，我会在事后看到他们头上的绷带，印着血。他们很少跟我聊起那些血斗，那是另一个社会的生活。但，我从心里佩服他们，佩服他们身上的血性，喜欢他们身上那种阳刚的感觉，更羡慕他们与我那些同学等同龄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满不在乎与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没有我的那种小家气的忧郁、没有我对自己的压抑、没有我内心的复杂活动。

有一天，大毛给我介绍了一个他所说的真正混的，一个叫“四儿”的少年。一看他就是个混子，仿佛写在脸上，他的表情比大毛更加社会化，更加风尘。穿一件绿色的军裤，这是他们都爱穿的裤子，绉着裤脚，把裤子勒得像条马裤或者说笋卜裤。

他比大毛还要大上两岁，快十七了，嘴唇上、下巴上已经有了重重的胡子，整个毛发很重，头发、眉毛都浓浓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见到他很放肆，直接对他开玩笑：“你看你的毛多重，你

才应该叫大毛。”

他笑，肆无忌惮地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笑，笑得我心里有些毛。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递过来，挑衅的说：“抽过吗？”他的表情在讥讽我还很嫩。

我确实没有抽过烟，周围的女人也没有一个抽烟，我当时的观念里只有电视上的坏女人才抽烟。以前，大毛的兄弟给我扔烟，我拒绝了，但这一次，我抗议他的轻蔑，没有反对，伸出手，从容地接过来。我想尝试，想告诉他，我并不是个懦弱的女孩，我也想体会，哪怕只是找找感觉。

他帮我点着，火苗在烟头上跳一下，火光照亮他非常细长的手指，比女人的手指还要细长，只是手的肤色很黑。我轻轻吸了一口，把嘴里的烟直接吹出去，淡淡的烟雾，没有他们吐出来的浓，但我很高兴，吸烟比想象的要简单。

他却带着蔑视笑着说：“这哪叫抽烟？你那叫吹烟。”

他点着一根示范我，应该先把烟吐出来一点，然后再迅速吸进去。

“这样吸得深，才能到肺里，才舒服。”

我重新尝试却学不好，反而很呛，呛得直咳。

他就又笑，笑得很得意。然后，靠近我身边，跟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我问他的家，对他们家里人的状态以及家里人对他的管束很感兴趣。他轻蔑的说：“我没家，我爸打越南的时候，死在边境了，靠，我爸也是个英雄。我妈到别人家当妈去了，哼，那个娘们，改嫁快着呢。我爸不死，我看他们也长不了，没家好，没家自由。”

他身上没有对我对家的那种无休止的患得患失，他对父母的态度也是平淡得近乎冷漠。我突然非常羡慕他的超脱。怀疑自己是否真有必要天天执着于爸爸、

妈妈的思前想后。

四儿身上的那种爱谁谁的洒脱一种力量，简单，干脆，这些年的书本知识与人生思考，带给我的复杂只能无故增加烦恼。在一股巨大的豁然开朗的喜悦下，我决定学习四儿的状态：爱谁谁。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个“混子”呢？我是混子，就意味着我的离经叛道、自由自在，意味着我在周围同学的眼中能够看到一种羡慕、嫉妒、佩服、甚至是对我的害怕，我可以沉浸在成为“混子”这个特殊人群的荣耀中。

……

我和四儿熟悉了，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感觉，他时时请我一起出去玩。我开始偶尔旷课，居然没有任何紧张或犹豫。四儿身上总有些钱，后来，我才知道钱的来源。

我们在一起主要是看电影，他喜欢看武打片，而我喜欢看外国片。每次，从黑黑的电影院出来，我都很惆怅，希望那个故事并没有完，还遐想着片中人物的我未来。电影把几十年的人生压缩了，尤其是那些年情节总是差不多的印度、巴基斯坦电影，一代代人的人生际遇：分离、死亡、背叛、爱情的错失、生命的悲惨被浓缩在两个小时里，每一次都让我痛哭。

四儿会伸手拍我的肩，会嘲笑地乐。他不明白我从这些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命运。

没想到我自己的命运也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充满戏剧。

## 八、蛊惑

那是我刚上初三，有天晚上，也是因为跟四儿刚刚看完一场母女父子不能相认的印度电影。回家，我突然问爸爸他的血型，爸爸说他记不清，我反复提醒他验血时的结果，他想了又想，终于记起来，A型。他没有警惕，心安理得的样子，似乎我是他的亲生骨肉不容置疑，至少他没有意识到我的目的。

过几天，中午我就旷课溜出来，约了四儿，一起去人民公园，我曾经在那儿见到有人验血型。

四儿觉得我很无聊，说“还轴呢！瞎琢磨什么？！”

“最后一次，我再不想了。”我拖着他。

还有不少人在验血，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血疑”吗？日本那几部“血”字头的电视剧把人都整神经了。

快轮到我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和爸爸的血型不一样怎么办？难道我就此和爸爸疏远吗？亲生的是谁也许真的不重要？爸爸无所谓真的假的，爸爸对我的好是最真的。

我几乎不想验了，“要不，咱们走吧。”

四儿骂我：“有病吧？来都来了，验！省得再念叨。”

针迅速地在手指上扎了一下，很疼，我的手想缩，一片小玻璃在我手指尖的血珠上抹过，采了我的血样。一滴血珠挂在玻璃片上，如此小，浓的，这粒血珠居然可以判断我的一切，记录我的前生，反映我的今世，人真是可笑，渺小得就像这粒血珠。

我按着手指，问是在等什么？鉴定？还是宣判？是在等一个证据，还是等一个烦恼？我也意识到自己此举的无聊，异常无聊，令我厌烦，厌烦自己的执着不

得解脱。

“B型，咱们俩一样。”四儿拿着结果，又有意无意用手碰我，我不喜欢他这样，心里更郁闷：A型的人应该不会生下B型的孩子吧？

嗨，我这是何苦？平白地又增添许多忧虑。我骂自己，暗暗下决心，放弃吧，放弃这个探究的欲望，让血型、身份、种都见鬼去吧，我是谁？我怎么来？和现在的我有什么关系？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为什么这么在意自己到底是不是野种，为什么不索性就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野种，野种怎么了？我是野种又怎么样？！

今天，我只想放松，或者说放纵。

四儿看出我的忧郁，说要请我去饭店吃饭，那个年代去真正的餐厅吃饭，印象中，都要等到别人家红白喜事，是很隆重、很正规、又很奢侈的事。

我、大毛、四儿以前最经常的是在街头的馄饨摊上喝碗馄饨，豆脑，吃上烤羊肉，在小铺里吃上些包子，凉菜，这已经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他们大多数人是老老实实回家吃饭的。

下午，他带我到了另一所中学的门口，倚在自行车上抽着烟静静地等，他不断给我讲笑话，都是些带有色情味道的段子。我知道他在挑逗我，所以笑得声音更大，即使笑话不是很好笑。骂他流氓，甚至得意着一个流氓在勾引我。

他对流氓的骂并不介意，甚至露出更得意的样子，很冷峻地眯着眼微笑。

正是快放学的时候，陆续有学生放学出来。他用眼睛掂量着，看到衣着光鲜，像是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就走过去，把烟头砸在他们面前的地上，用脚狠狠地碾灭。

那个孩子会很惊恐地停在那儿，瞪着眼睛，无辜地望着他，不知如何是好。

他微微斜着头，很傲慢，语气又很平静地说：“有钱吗？弟弟，拿几块钱给我。”不像是在要钱，倒像是向同学借块橡皮。

孩子通常会战战兢兢地掏出钱来，有的会很紧张，很惭愧地说：“我就带了一块钱。”

“好，明天，你从家里多带点儿。”他居然还做预约。

他从每个孩子手里拿过钱以后，都会很柔和地说：“有什么事，找哥哥。”

没有一个孩子敢拒绝他。甚至有一个孩子，模样也很调皮，像是个小混子，远远看见他跑过来，点头哈腰：“四哥，好几天没见你了。这，给你，四哥。”居然主动掏出钱来献媚。

大约也就半小时的样子，他从差不多十个孩子手里收了几十块钱。这绝不是小数，爸爸一个月只给我一两块钱零花。

我在旁边看着，有点发懵。四儿是在抢劫吗？似乎不是。他除了抽烟，灭烟，没有对任何一个孩子有任何过激的动作，甚至没有恶狠狠的口气，像是完全双方自愿，像在作生意，孩子们付出钱，购买四儿让开的路，购买四儿对他们的友好。

原来这就是港台片里的收保护费的中国版本，或是中国响马传统留下的买过路钱。

我突然明白这是他的地盘。我没法判断他是对是错，这些年发疯似地看书，着魔似的思考，已经使我不会简单地用对错好坏去评价一个人、一件事。

但我很兴奋。因为见证了他的势力，他的从容不迫。

尽管有些孩子并不比他矮小，但统统老实的甚至可以称之为乖乖的把钱给他，又仓皇离去。即使来的是一群结伴的孩子，只要他认为其中有人兜里有钱，他都会迎上去，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些孩子结群跟他打架。我的心始终跟着他一

紧一紧的，但，他整个过程里，只是闲庭信步地站在门口，温和地说话，简直可以说很有魅力。我体会到他身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我周围人所没有的。

那天晚上，我们就用这些钱去饭店。

印象中几乎没有去过几次真正的饭店，没有成人在场更是第一次。进饭馆本身就意味着我已经是个成人了，这里灯光明亮，透着高档，透着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能坦然地走进饭店。

我觉得很骄傲，挺着胸。四儿对这里似乎并不陌生。那天晚上表现的是那样老练，甚至比爸爸更加老练。他点菜，问我想不想喝酒，说有一种叫“女士香槟”的酒，没有度数，就是给女孩喝的。

我参加爸爸同事的婚礼时见过，我告诉他，我喝过，不好喝。

他笑着问：“是不好喝，还是不敢喝？”他的笑里总流露出一丝挑衅式的轻蔑，一种自以为是的派头。我又被他激将了，况且在这个晚上，我本来就想放纵。

他给我倒了一杯，“没事，就像汽水。”

现在我知道这种国产香槟确实也只能被称之为汽水。但在当时，即使汽水我也喝得不多。只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极偶尔能喝到汽水的香甜、凉爽、畅快。

所以，我很想喝香槟。确实好喝，甜甜的，看着在玻璃杯里美丽的颜色，我隐隐觉得自己在学坏，但这种美丽的香槟让我愿意沉迷其中。甚至可以在四儿的教唆下，敢于在饭馆的公开场所，抽了一根香烟，周围有人不时把眼光投向我们的桌子，眼光里的复杂意味，让我感到更加酣畅，我开始主动迎接他们的眼光，甚至冲着他们笑，这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紧张的表情越发激励了我的兴奋。

离开饭馆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晕了，酒还是有度数的，四儿让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记得小时候爸爸骑车经常这样带我，现在，我都一米六了。爸爸

如果带我也只让我坐在后座上。自己骑车一年多，真的没人这样带过我。

我调笑着说：“我这么高，你能带吗？”四儿还是一副自信的样子，不置可否，跨在自行车上，让出一条胳膊，用一只脚撑着地，空出大梁。

我靠过去，坐在大梁上，心里感觉到四儿想占我的便宜，这家伙很坏，这些天，已经偷腥似的摸了我很多次，摸我的肩，我的头发，我的背，我的胳膊，甚至我的腿。但，我仍然坐上去，我的头脑有些混乱，并不介意四儿有这种想法、做法，甚至有想和他亲近的念头在胸口涌动。

四儿的头压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他在使劲地闻我头发里的味道。

车子飞快，凉风在耳边，很畅快。

他把嘴贴到我的耳边，我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有点酒气混合烟味飘过来，让我更加昏昏欲睡。

耳朵一痒，他用腮擦了一下，我的心开始狂跳，感觉他要有所动作。但，酒精和心情交互作用，就想闭上眼睛，不知道要去哪儿。

我穿的是衬衣，第二个扣子，不知不觉中开了，大约四儿能从高处看到我一部分刚刚开始发育的乳房。

突然四儿也激动起来，我感到他在我头上的呼吸变得急促了，他用一只手扶着车把，另一只手轻轻伸进我的衣服，放在我的乳房上，揉搓起来。

我一激灵，几乎从车上掉下来，他扶不稳车，索性也跳下来。

我惊恐着想离开，刚迈开步子，他把车扔下，一把搂住我，我的脸和他贴得很近，几乎窒息了。

他轻声说：“小非，前面就是我家，我自己住，去我那儿玩吧。”他的手在我背上摩挲。

我努力让自己清醒，心里有个意识：爸爸，不行。

我试着轻轻推他，“不，我得回家。”

他居然没有强迫，半松开我，温和的说：“小非，你刚喝了酒，嘴里有味，不能现在回家，先去我呆那儿。”

我踟蹰着，猜到他有些想法，本能地知道今天晚上，他的家并不安全。

但，我的心里也升腾着一种焦热，甚至想去尝试，为什么怕去他家？他能怎样？就算他……又怎么样？

我想让自己彻底摆脱枷锁，反正都一样。我的心里有个声音：让自己破罐破摔，又有个爸爸的脸晃动着让我不敢。

四儿又重新贴近我，轻轻摸我的脸，我的脸几乎是懒在他的手上，不愿意动，他的手像女人很细长，很软，让我仿佛记起童年的一双的手，是爸爸的，似乎爸爸的手更粗糙，那是谁的，难道我童年的触觉记忆里还有妈妈的手的感觉不成？

我迷失着，恍惚着，一动不动。

他弯下腰去扶自行车，在那一刻，我有些清醒：“我还是回家吧。”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沙哑。

四儿把自行车停在一边，看着我，琢磨着怎样劝我，我们站在路灯下被灯光拉成两个长长的孤单的人影。

“小非，我小时候一直爱看小画书，讲越南英雄打美国鬼子，我还想长大了到越南打美帝呢？结果，刚上初中，我爸就给越南人打死了，搞不明白，现在改看美国电影了。我想当英雄，现在当混子，参军都不要。”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给我讲这个，头还是昏昏沉沉，隐约觉得我们是一样的人，都没有根，都是不同类型的野种。

“小非，你知道，我挺喜欢你的。”他的声音是那样温柔，让我的心荡了一下，从来没有人这样向我表达过。

我张着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突然，四儿扑过来，一把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让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他的手在我身上疯狂的抓揉，我的整个人几乎酥软了，他准确的吻住我的嘴。我只在电影里看到过接吻，我每次看到都会脸红的，现在，我却根本推不开他，我的手开始搭在他肩上，这样让我更稳，不至于向后摔倒。

四儿热烈地疯狂地吻我，我的身子在他的热吻下焦躁起来，嘴唇甚至在寻找……

我在寻找妈妈的温暖？

## 九、贞洁

莹单独在我住的招待所的房间里，她的目光和煦，声音从容：“晚上回北京以后好好上课，不要怪你妈妈，她这么做，有她的原因，她不是个坏人。”

“什么是坏人？遗弃一个女儿还不算？”我反问她的。

“她未必想遗弃你，很多事会不得已。她一直没有安全感，遇事更愿意保护自己。我想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这么做的。坏人会主动伤害别人，她不会。当然，真正害人的坏人并不多。人与人之间，有时候，过分保护自己，对别人可能就是伤害，自私有时意味着伤人。”

莹能够这样坦诚地跟我分析楚荷菡的缺点，是我没想到的，她真是一个直率

而有力量的人。

“其实，你妈妈在爱情的选择上也这样，谈不上对错，她的保护意识太强了。这也耽误了她。我感觉她无论是对旭、还是对张代表，想的还是先保护自己。她习惯这么考虑：谁更适合她？谁对她更好？谁是她应该选的？这听起来很正常，很多女人都这样判断，这么选。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从为自己的角度出发，有点自私，爱情应该无私，爱情是产生的，不是选择的。真爱一个人，首先想的是对他好，是付出，而不是衡量。适合自己吗？对自己够好吗？都不重要。”

“你的观念更感性，更浪漫。”我看着她，笑了，笑的状态应该很像她，我不自觉地在模仿她。

“对，你妈妈是个理智的人，因为理智，才回避你，你是她的痛苦，你永远不知道她，对她更好，对你也更好，她希望你爸爸告诉你她死了，我想她除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

“那现在呢？我知道了一半。”

“她没有想到你会考上广院，我们三个会见面，你能知道。她想回避，看来回避不掉了，没能保护你，可能也保护不了她自己，这不是她的错。”

“可她根本不该生我！生我，就该要我！”我的声音颤抖着。

“是，逃避是不对的，面对才能战胜！这样吧，我帮你找她。”

“不用了。”我的眼泪静静地流下来。

我突然也不想再逃避，也想把藏在心里的秘密掏出来，告诉眼前这个和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但非常亲切，我非常佩服、喜欢的女人，仿佛她是我童年想象中寻找的妈妈。

“原来，我也差点有个孩子。”莹听着我的话，震惊地瞪大眼睛，伸出手来，

扶着我，不相信我有这样不平静的少年时光。

“我把这个孩子做掉了，没让它生出来！”

……

那天晚上，我还是被四儿带回了家，是成心地作践自己，也是被他诱惑了心灵，甚至是我也没想明白。其实，很多事发生，当事人也不了解为什么，没有初衷，没有明确的原因，只有一堆纷乱的很多年年以后也梳理不清的潜意识。

他显然有过性爱，一边哄着我，一边毫不犹豫地吻着、抚摩着，扯着我的衣服，从容不迫。扒掉我衣服的时候，我赤裸着，第一次没有遮挡地呈现在一个男人面前。整个身子僵硬着，皮肤的冷的，内心是躁热的，心里有恐惧也有欲望。

我哭了，开始努力拒绝，想推开他，想把自己重新包裹起来，但已为时太晚。他比我有力气，我挣扎着无济于事。哀求着，但他身上的野性已经迸发，我的哀求成了我更大的耻辱。

在他狭窄的混乱的甚至有着令我不愉快的气味的房间里，在他的同样狭窄寒冷的小床上，我度过了另一个噩梦的夜晚，感到了下体一阵刺心的疼痛，拌杂着没有体会过的一点纯刺激的快感。最后，我不甘心地又不知羞辱地在他的身下迎合着扭动起来。

我没有感到什么太多的快乐。整个过程，我的意识在摇摆，耻辱感与快感同时纠缠着我。很快，一切结束了，很局促，在这么狭小的床，这么匆忙，仿佛他就是为了进入我而进入我，把他要的拿走了，然后在我的身边睡去。我躺着，浑身赤裸冰冷，心里还有一点渴求在跳动，已经是微弱的火苗，随时会熄灭。

酒已经全醒了，整个人感觉很空、很轻，身体里的最珍重的已经飘走了，不会再回来。眼泪凝结在腮边，眼睛睁着，却什么也看不见，眼前的黑暗也模糊着。

不知道张代表在试图跟楚荷菡发生关系时，她是怎么反抗的？她怎么会就这样杀死了张代表。我是没有这个勇气，这个决心的，我觉得当年的杀戮本身也是一个荒唐。

我记得当时我只有一个意识：回家。

才发现家对我是这样重要，即使只有后妈在家，那里才是我的窝，我应该睡觉的地方，那里我才能舔拭我的伤口。

我摸索着起床，穿衣服。想到从此以后，我和过去的我再也不同了，不仅身世残缺，连身体也残缺了。野种是我多出来的尾巴，而贞洁是我失去的身体的一部分，我哭出声来。

四儿醒来，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干吗？”他声音懒洋洋的，只想接着睡觉。

“我不回家，家里会担心的。”我哽咽着向他解释，很希望他能安慰我，能给我鼓励，很慢地继续穿衣服。

“嗨，随你吧。”他呢喃着又倒下，没有一丁点送我的意思。他已经完成了今天的工作。

我发现内裤被他撕破了，能够闻到一股腥臊的味道，是我的味道吗。床上有一块冰冷的粘稠，是我的血吗？我看不清，也不想看，它蹭在我身上，让我有些恶心。我用内裤擦拭了自己，然后攥成一团，藏在口袋里，我不想把它留在这里。

就像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我看着内裤上的一大片的血污，惶恐着，不知道是得了绝症，还是怎么？我偷偷躲藏在厕所里，战栗着，觉得自己非常丑陋，非常滑稽。我试着洗，却怎么洗也洗不净。最后偷偷地把内裤扔了。

这次呢？我是把自己扔了？

我花了很久才把自己收拾出来，整个人累得要垮掉，一个人从这间我厌恶的屋子里走出来，觉得自己就失贞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很悲哀，很不值。

外面很冷，已经入夜了，在这样的凄冷中四儿让我一个人孤苦地走，居然没有任何流连，没有任何送我的意思。看来，对于他而言，已经发生关系的我便不再重要，我生气他为什么不珍惜我，奇怪自己为什么就这样跟了他。看来，他并不爱我，这让我觉得自己是这样不堪，这样不值得，简直像一块废弃的抹布。

我爱他吗？爱这个词是如此神圣，以至我想起来都觉得自己的卑微。我回答自己，我不爱他。同时痛苦地意识到最令我后悔的是：没有把自己的第一次给所爱的人。可第一次只有一次，今后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这是一个更大的悲哀，我甚至无从弥补，不可反悔。

只有一次，在之前无从尝试，之后也没法比较，最终就不能选择，今后的即使再有，也不珍贵。

贞洁存在的时候，不觉得它多，失去了才觉得它少，这个无法形容的怪物，不只是一层膜，更是一个形而上，而非物质。今天，随着我的成熟，可以接受它的缺憾，但当时，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坍塌了一半。

我往回家的路上走，恐惧回去该怎样面对后妈，恐惧爸爸会不会知道真相。我不怕他打我、骂我，我怕看见他眼睛里的哀伤和痛苦。我必须永远瞒着他，绝不能让他被这件事再重创了。

我在风里走，衣服处处进风，似乎被四儿扒开后就再也不合身了，仿佛原装的设备被拆开过，就很难再组装成原样。我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担心现在披头散发、衣衫不整，会让后妈一下子发现我的堕落。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该回家，在街道上一个人静静地走，整个街道、整个街区，没有一个人，只有墙头野猫凶

恶的眼睛闪着令人战栗的寒光。我感觉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无处可去。甚至又一次想到了死。

既然是一个野种，既然生活并不快乐，有的只是烦恼、压抑、孤独、悲伤，为什么还要苟活在世界上。也许死亡，可以让我永远平静、安详。

我直到今天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大毛哥的出现，那个夜晚我会怎样度过，我会回四儿家吗？会因此彻底堕落了吗？还是会自杀？回家面对后妈？我的一生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就在我徜徉的时候，大毛的喊声让我从迷梦中抬起头，寻找大毛声音的方向。看着他的身影在长街的另一头跑过来，我的眼泪又流下来。大毛跑到面前，看着我，脸上是不忍，是愤怒，突然凶凶地说：“你这个混蛋！”

我不知是体力耗尽，还是忏悔自己的迷失，一下跪在地上，想缩到地里去，缩到尽可能得小。

“是四儿？”大毛的声音里很凄凉。他曾经劝过我和四儿保持些距离，说我还小，说四儿是个大混子。我一直以为自己不小，甚至暗暗觉得大毛是在妒忌四儿。从小，大毛照顾我，我们更像是兄妹，对他我太熟悉，再没有探究的欲望。四儿更令我新奇，四儿的魅力更蛊惑。

大毛悲哀得闭上眼睛，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挽回我的贞洁，知道自己来晚了，甚至后悔把四儿介绍给我。“我去找他！”他的表情充满着愤怒。

“不要。”我跪在地上企求他，我当时只希望一切迅速过去，就像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他想想，放弃了找四儿的念头，就算找到四儿又能怎样呢？贞洁是要不回来。大毛拉起我，不再说什么，搀扶着我往回走，路灯摇曳着我们的影子在前面晃。

我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泪水粘湿他的衣服。

我问他：“你还看得起我吗？”

他点点头，眼睛里泛着悲悯的神色，不是在怨我，也不是在怨四儿，似乎只是觉得这一切很悲哀，因为，他自己对这一切很无奈。

“不要让爸爸知道。”我恳求他，却看见他的眼角也有泪光。对于这一切的发生，他也太小，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和足够宽的肩膀来全部承受。但，他又点点头，表情坚定得让我的心稍微地安静下来。

“还会有人要我吗？”这是我的另一个担心，现在想起来，一个少女的心灵与道德是多么脆弱可怜。大毛的脸是苦涩的，他回答我：“会，一定会！”我知道我也伤害了他。

那天晚上，是后妈托大毛找我，这位我一直叫阿姨的后妈其实也很挂念我，这让我觉得更加惭愧。

幸亏大毛告诉后妈，我去原来住的大杂院玩太晚就不回家了，虽然牵强，却避免了我这样狼狈地见到她。

现在想起来，也很奇怪大毛的直觉，他直接向后妈为我编了慌，就一路奔四儿家来找我，他居然能够猜到我的下落。

他能帮我遮掩第一关，却无法帮我一直遮过去。

以后的几天，我浑浑噩噩，不知所终。一直担心着，这些年的生活经历让我预感事情并没有完，事情会迟早暴露，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任何错误都会引起一连串的错误。

果然，四儿来找我了。

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他倚在学校门口路边的梧桐树上，斜着身子松弛，下午

的太阳在他身上懒洋洋。他的姿势，玩世不恭的状态仿佛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上海滩》的许文强，这是迷惑了我的帅气。

我的脑海中迅速地闪过我们拥抱、接吻、在他家狭窄的小床上的一幕幕。一旦发生，他对于我，就与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有着特殊的意义。我说不清是该恨他还是怨他，甚至在一瞬间，觉得自己已经是他的女人。我站在那里，不知该躲开，还是该面对？是该责怪他对我心灵的伤害，还是哀怨他的无情，还是咒骂他？

四儿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目光里仍然是慵懒的，问：“怎么了，这两天没找我？生我气了？”

我提醒自己：他不爱我，我也不真爱他，我们只是一次荒唐，我用恶作剧作践自己，说不清是想报复还是破坏？报复谁？破坏什么？而他只是游戏，军事游戏，像他想参军理想，把我做一个俘虏。我不想说什么，不想发泄，只想走开，忘记。他拉住我，我看见大毛急匆匆地跑过来。

他站在四儿面前，表情有些尴尬，调整着自己的情绪，显现出谦恭来，说：“四哥，她是我妹妹。”我才意识到从年龄到地位，大毛比四儿要低。

“我知道。”四儿不屑地反问大毛：“我欺负她了？”

“让她好好上学吧，她不是混的。”大毛有点着急。

“谁说不让她上学？”四儿转身向着我，“我对你不好？”他对我的失去贞洁似乎并无意识，我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值。

“算了，四哥，真的。”大毛把身子转向四儿的方向。

四儿的表情变得恼怒，拉着大毛，往另一边走：“这边说。”他们走开了几步，避开我，四儿压低了声音，但我仍然能轻微地听到。

“大毛，你要是想自己留着，就明说，我可以让你。”

“别瞎说!”大毛的嗓音突然提高了，感觉受到了侮辱。

我受了更大的刺激，自己珍惜的在别人眼里是如此一文不值，心中原来残留的微薄的幻想：四儿是喜欢我的，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变得如此可笑，我甚至都不是情感游戏的角色，只是四儿的一个可以交换的俘虏。我的心被重锤砸了一下，感觉第二次被夺去了贞操。

大毛回头冲我吼：“你怎么还不走!”

我突然害怕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是该走开还是该劝阻。

“她都没说走，你还跟这捣乱，别招我烦。”四儿几乎要翻脸了。

“别吵了。”我几乎要哭出来。

四儿盯着我，口气柔和，他没有想到我听见他刚才对大毛的转让，说：“小非，我知道你喜欢我，想我的话，找我。”

他突然转身，突然一拳砸在大毛的脸上，大毛踉跄着险些摔倒，扶着街道边的树，睁不开眼，粘粘的血从鼻子里往外爬。

四儿扬长而去。

我靠近大毛，被他推开，他的眼里是被侮辱的悲愤。“对不起，大毛哥，怪我。”

大毛抬头怜惜地看着我，苦笑着，笑里是卑微：“怪我，我不该介绍你认识。”他用拳头捶自己的头，“我其实早知道他，是我害了你！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这个我从来佩服的大男孩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哭出来。

我抱着大毛的肩膀为他、为自己心痛的哭。

更大的麻烦与痛苦接踵而来，我怀孕了。

……

## 十、人人残缺

莹始终静静地听我讲我的故事，时间安静地在我的回忆与叙述中流逝，一个是故事中过去的，一个是倾听里的现在。我竟也分不清，在两个时空里徜徉，一会在回忆中的少年时代，一会在面对莹的存在。

终于，第一次向人完整地倾诉压在心底的从不去碰的死结，过程中这个与想象里的妈妈形象相似的现实中妈妈的故人，角色也模糊换位了，感觉这个陌生的听者成为我熟悉的亲人，仿佛是童年的我在对着虚象中的妈妈自言自语。

倾诉与倾听中，这个死结被扯松了，我的心也透口气来，产生一种新鲜的放松。

莹听完我的故事，长长吁了一口气，她的第一句话出乎我的意料，问我：“你有这样的经历，还怨恨你妈妈吗？”

“我不知道。我理解她为什么不要我，我也没要那个孩子；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生我，生了，又为什么忍心遗弃我。”

莹说：“我很难说她不要你是对是错。其实对错并不重要，她和你爸爸都希望你好。你觉得你过得好吗？”

我摇摇头，怎么评价我这十八年呢？我过得好吗？说：“不好。”

莹伸出手，帮我捋了前额的头发，递给我一个手绢，让我擦掉眼角的泪痕，问：“为什么不好？因为你有过这样的经历？还是你爸爸没有照顾好你？”她没有等我回答，自问自答地往下说：“我觉得你心里还是一直有一个暗示，自艾自怜，你没有妈妈，成为你这么多年过得不好的主要原因，也是你可怜自己、纵容

自己的一个理由。”

我沉默着，琢磨着她的话，她的道理没有董升旭宏观，却似乎更娓娓道来。

“你这么信任我，讲你以前的事，你没有告诉过别人吧？”莹接着问。

我摇头，我能告诉谁呢？不敢告诉爸爸，也不愿跟阿姨聊，姑姑离得远，从小隔阂，大毛毕竟是个男的。十八年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和门外的董升旭倒更了解我的心理。

“你的阴影，有你妈妈的影响。因为，她没有在身边陪你长大，女孩子成长，妈妈在身边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她对不起你！但是，也不该怪她！这也可以说是你自己的不断暗示，我觉得你给了自己一个假定，认为你比别人残缺，所以自卑，封闭、压抑，然后又发泄，又报复。这就是你的错，也许你爸爸虽然很爱你，也有他的疏忽，他毕竟太年轻，没有经验。”

“不怪爸爸，是我作践自己。”

莹笑笑，说：“我们不是在说谁对谁错，很难说得清，过去了也不重要。我想和你说自卑。你没有妈妈，很自卑。”

我闭上眼，我的封闭、我的报复、我的放纵都是我心理的自卑在作怪。

“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过一点自卑，可能因为家庭环境，因为容貌、身体、能力，总之，觉得比别人差。如果你不是从小没有妈妈，也会在别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残缺，找到自卑的理由。”

“你有过吗？”我问，感觉和她这样亲近，可以坦诚地说自己，也因为分享了秘密，而敢于坦诚地问她，也相信她会坦诚相告。

“当然有过。比如，刚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没你妈妈有女人的魅力。你妈妈也有过，我知道她上学时曾经和我比。而且她从小没有爸爸，一定也有很多痛苦。”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百分百完美，都有残缺，你没有妈妈，你妈妈没有爸爸，你爸爸带着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他没有自卑吗？”

我也慢慢对爸爸这些年的生活、心态产生了探究的渴望，面对我的野种身份，面对自己的尴尬羞耻一个人未婚拉扯幼女的生活，面对被我所改变的不能上大学的命运，面对别人的背后议论、指指戳戳、流言蜚语，他是怎样安之若素的？还是他会一个人偷偷躲开我去独自伤悲？我渐渐佩服他的隐忍与耐力。

“我不知道他怎么战胜的，你能告诉我你当初怎么克服的？”我问。

“克服不了，也不用战胜，明白大家都一样，正视它就行了，你看我现在我完全没有自卑了吗？”

我惊讶着她的回答，也若有所思地点头。

“不是，自卑还在，永远都会在，我不在意了。”

我明白她的话中深意，心里还有一个疙瘩，问：“我怀过孕，你觉得我堕落吗？”

“是幼稚，不过，很多人都得这么走过来，只是你的代价太大了。关键是你现在怎么看，怎么看待那件事，又怎么通过那个挫折看别的人、别的事，如果你成长了，自己从泥泞里走出来，就不算堕落。只能算成长的代价。”莹伸手拍我的肩头，我心中一酸，偎依在她身上，她淡淡地欣慰地笑了。

我的脑海中闪现我的脸，楚荷菡的名字，问：“你觉得我应该原谅她吗？她不光伤害了我，还伤害了我爸爸。”

“原谅不原谅她是你自己决定的事，我只希望你能原谅自己。”

……

在来到这座城市一天后，我和董升旭又离开这里，回北京。在这里我知道了

妈妈仍在人间，在地球的另一边，但，我仍然不确定我的出生经过。

或许正像旭第一次见到我承诺的：我们不是来找爸妈，而是找我自己。这些年压在我心里的两个结：我是一个野种，我差点生过一个野种，一个结告诉了旭，一个结告诉了莹。告诉就是解开，也许我已经找到了。

但现在，我仍然隐隐地有所焦虑，我坚信爸爸是我一生的爸爸，但他怎么会领养我的呢？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或者真像他们所说我太执着而不得解脱了，执着是一种错误。我现在很想见到爸爸，我突然明白他在向我告知楚荷菡名字时，提示我，必须把我所找到告诉他，明白他也怕我迷失。他对这些有他的理解。

真相或许并不重要，真相也有不同的层面，事实的真相未必是需要知道的真相，有时假象更真实，至少更现实，可以成为更高层面的被接受的真相。我觉得爸爸会为我揭开真相。

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麻烦，让我烦躁。

旭，第一次和一个成年男人交往这么久，感觉就像在高中猛然见到那个神采奕奕的老师，我不敢想。我提醒自己，不要心猿意马，这只是一个双重的错觉。

他的错觉是时空的错觉，从我的脸上照亮他过去的青春，寻找他青春记忆里难忘的对象，对象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我的错觉是把他的错觉强化在我心里了。甚至在听完莹的描述以后，对这个仍然理想色彩的男人有一点同情：因为，我明白现实中楚荷菡对董升旭的情感，没有董升旭对楚荷菡的情感真挚热烈，楚荷菡是在选择中摇摆，而董升旭是情有独钟的。他不愿意承认，是因为一旦承认了，就否定了他心中的美好。

但，也许董升旭更幸福，应该同情的倒是楚荷菡，莹的话是对的，爱是付出，

那么董升旭在爱的付出中幸福，而楚荷菡因没有投入的爱而可怜。

我爱过吗？对四儿应该不是爱情，而是蛊惑。

现在，心中对董升旭产生的异样的感觉也不是爱情吧？我和楚荷菡产生了错位。

我是真心欣赏这个男人的智慧？还是迷惑于他和妈妈曾有过的关系？是因为他作为我老师的身份让我得意而炫耀？还是他和妈妈的身份让我感觉可以和妈妈发生间接的关联？是我作为十八岁少女在两天里频繁面对一张成熟男性面孔的正常反应？还是他在对我的观察与帮助中由于自己的感受与错觉无意中引导了我？

我想把杂念从头里甩出去。对自己说，我和他是不可能有什么的，只是火车上我的一个短暂的幻影，一个欲念，一个心魔罢了。

他看着我，也若有所思，我突然很想学习莹的爽直，问：“你是不是把我当楚荷菡了？”他的眼睛跳了一下，笑笑，空气里有些尴尬，说：“我在回忆自己。”

“你现在如果见到她，你还爱她吗？”我索性打破沙锅纹到底，这是替楚荷菡问？还是替我自己问？

“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是过去的事了，过去就过去了，只是个纪念。”他回答。

“可我觉得莹对你还有一些感觉。”我继续。

“那也只是一些不容易放下的过去的美好记忆，不是你们小孩说的什么爱情，爱情这么多年，早就过了保鲜期了，你所理解的那种爱情只有几十天。”

“那几十天以后呢，人都没有爱情了？”我不相信。

“有，转化成另一种爱情，没有上一种美丽，但更结实，因为有了亲情和责

任。”

……

回到北京，我一直回避着见他，不仅仅是担心我心里的奇思怪想，也不想再去探究什么爸妈，觉得有些厌倦。

不知道怎样把这几天获知的一切，告诉千里外的爸爸。我拖延着，也预感一切并没有结束，不管是万里外的那个我应该叫妈妈还是叫楚荷菡的女人，还是千里以外的爸爸，还是身边的旭。

果然，几天以后，旭又来找我，他带来了又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

“小非，我找到你出生的医院了，你想不想见一个人，一个知道你妈妈，并帮助你出生的大夫。”

……

大夫姓常，已经五十多了，我不知道旭是怎样找到他的，也真难为他。常大夫看着我，目光中充满哀怜，他大约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出生秘密。他对旭说：“让孩子一个人跟我呆一会，有些事让孩子自己决定是不是需要更多人知道。”

看着旭悄然走出去，并带上门，他转头对我说：“孩子，你觉得你长大了吗？有些事是需要成熟去理解的。”

我困惑着他的郑重其事，他话语中的沉重压着我有点紧张，我点头，告诉他：

“常大夫，我也经历过很多事。”

但，我没有想到我所听到的，旭和莹所不了解的，妈妈后来的事是这样让我惊心而难以接受，是更加荒谬的残缺。原来，我是这样来的。

## 第四章： 生

### 楚荷菡

#### 一、杀

那天夜里，在张代表扑在我身上，疯狂地亲吻我，撕扯我衣裳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愤怒与羞辱，我喊自己的名字，楚荷菡，不能就这样放弃，不能。我挣扎着，试图挣脱，想逃走。想这恐怖的一切，被一个声音突然叫停，但，没有这个声音。

我在濒于崩溃之前，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摸到了刚才被我放到床头那把救过张代表的刀。

我的脑子没有思维，一切只是下意识，保护自己的下意识，我没有一秒的犹豫，抓起刀来，挥动着，刺在张代表的脖子上，一下、两下。

他疼痛地哼了一声，一把抓住刀刃，就夺在手里。

他不相信地看着那把他的恩人刀，救过他的刀，被他擦拭打磨锋利的刀在他的脖颈撕开一片鲜血，鲜血在刀槽上流。他苦笑着，眼里露出更加疯狂的神情。

我看见血从他的脖子里一下涌出来。

他站起来冷冷地看着我，把刀甩到一边，眼睛里闪烁的是伤心与仇恨。他下决心要强暴我，俯下身把我的上衣撕开，又去扯我的裤子。

他脖子上的血甩在我的身上，我剧烈地挣扎着，命令自己必须反抗，尽管精神已经被抽空，身体还在抵抗，决不能让他得逞，决不能让我的贞洁……

我们撕扯着。我的力气一点点耗尽，勇气也一点点丧失，他也疲惫不堪地喘

着粗气，伤口仍然在不断冒着血，血在我的身上流淌，让我恐惧得几乎晕眩。

渐渐地我整个人瘫痪了。

他几乎把我彻底扒光的时候，却又站起来。

我朦胧地看到血已经浸透了他的半边前胸，他看着自己身上的血，用手捂住脖子，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伤得很重，血从他的手缝里流出来，他捂不住，有些虚弱，转身摇晃着转身到柜子里去翻找些什么。

我咬着牙从床上滚下来，去够地上的衣服想挡住自己的身体。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团纱布想包扎自己的脖子。

我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他转身重重地一拳把我打倒，我的眼前一黑，半边脸疼得要裂开。

纱布掉在地上，他俯身抓起来，却只是捏在手里，没有包扎。

我惊恐着看着他，发现他也在惊恐着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惊恐。

“婊子！”他的气息游荡，有气无力地骂着，“我杀了你！”他半跪在地上，咬牙切齿，愤恨他喜欢的女人不仅拒绝了他，而且刺了他两刀。他一只手伸手想去摸地上的刀，他没有摸到，还坚持摸索着，另一只手扼住我的喉咙，我喘不过来气，脑子里一片混沌，朦胧中，我只想穿上衣服，不想再抵抗，就让他杀了我，就让我去死吧。

我只希望死的时候，能穿上衣服。死吧，就可以见到我的妈妈，见到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爸爸，死，我就可以安详了，没有这么恐惧的一夜，再没有所有的烦恼。

当我濒临死亡的时候，看到生命中几乎所有的人与事在那扇窗户的几格玻璃中隐隐现。

但，他变得越来越虚弱，终于摸到了刀。他咬牙，用着身上所剩无几的力量，抓起刀，看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我们四目相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里浮现着巨大的哀伤和凄凉，看到他表情里的痛苦和绝望，简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

“你，走，吧。”他的声音变得虚弱起来，他的嘴角挤出一点温柔的笑意，“我不杀你……，我就是……真的很想和你睡觉……”

我惊呆了，没有想到他在这个时候会说这样的话。

刀软弱无力地掉在我的肩上，我觉得一凉，有点疼，但我的整个身子已经有些麻木，疼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同时，他也瘫软在我的身上，抬着头，离我很近，嘴里开始溢出血沫，他用满是血的手抚摩着我的身子，“我想娶你，有什么错？”

我的心里又被一个大锤砸了一下，疼得几乎要痉挛。他有什么错？是我错了吗？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凝住，我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脆弱，生命的火在一点点熄灭。

他呢喃着另一个名字，大约是他的老婆，他的眼泪流下来，在眼角。眼神随之迅速暗淡下去，爬在我的身上垂下头，气息已经微弱得若有若无。

“我杀了他！”我恐惧得不敢把他推开，心口疼得我张大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大口大口地快速喘气，却怎么都不能把气运到胸口，巨大的磨盘压着，几乎窒息。意志在迷乱，感觉自己也要死去。

晕眩中张代表、旭都在扼着我的脖子，我要被掐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感觉到了冷，冰冷的刺疼，才发现自己还坐在地上。

我很想现在就死去，但，偏偏我还活着。我努力地甩头，想让自己从梦里醒

来。

如果这是一场梦，如果这一切从没有发生，我会兴奋得大叫，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哪怕是刚才我努力保护的身体和贞洁。

但，身上的冰冷感，肢体的酸麻感告诉我一切都是真的、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改变，不可能回头。

此时，张代表房间中的摆钟当当的旁若无人地响起来，九点，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回到这个房间，我们对未来都有希望，他希望能得到我，我希望未来能够慢慢地接受他。

但，一个小时以后，张代表在他的四十不惑的生日被我杀死了，我呢？我能逃脱吗？

我碰到身上的血液，我的或者他的，有的还在慢慢地爬，有的已经凝结在我身上。这才开始意识到和一个死人恶心地坐在一起，挣扎着从他的身旁爬开，力气还没有恢复，推不开他。

我从血汪里爬出来，浑身粘稠的，鼻子逐步醒来，开始闻到血腥味。拽过衣服，想擦身上的血，却擦不掉，我觉得浑身肮脏恶心突然大声吐出来，同时，眼泪再次夺眶而出。我的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杀了人，你的这辈子完了。”

呕吐了一会儿，我的意识已经全部回到我的身体中。但，无法决定是就等在这儿，直到明天早上有人来发现我们呢？还是想办法走出去？我努力让自己清醒，骂自己必须醒来。

“我该怎么办？”

头昏昏沉沉就想倒下，让一切时间停止，然后睡去。但我还是站起来穿上衣服，不断地提示自己：“我是被迫的，他要强奸我，他也要杀我……我是在保护

自己……我没有错,我没有想杀他,我只是拿刀挡他……他为什么会死?!”

“打这么多仗你都不死,你为什么就死了?!你为什么偏偏就死了?我不会死的……我也不能死!不想死,不能,我的生活还没开始!我才二十一岁……我要去找人,我得活着。我得离开这儿……”

我能离开吗?

……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我才把自己混乱收拾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一股寒风吹进来,裹着雪花,外面竟然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雪,我最喜欢的雪,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在我一身血污的杀人夜,在我人生最痛苦的夜里,在我的头上、面前、身边肆无忌惮地飞舞,雪是那样凄美。

我战栗在寒风凛冽中,战栗在漫天雪花中,看着我们办公的一排房子中还有一间屋亮着灯,有人在值班,我觉得这盏灯能救我。我踉踉跄跄地朝着雪夜里那盏灯走过去。

寒冷渐渐让我异常清醒:“我不能去,我要去报案吗?是自首?不能,人们会相信我吗?很多人已经开始猜测我和张代表的关系,他们甚至认为我和张代表已经开始了他们想象的那种关系,他们会相信我是自卫吗?张代表是领导,是军队的代表,他们不会相信我!”

我站在那儿,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但我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决不能,现在必须清醒。

“他们会抓住我,人的口水会淹没我,说我是个放荡女人!他们会逮捕我,我会被判刑,我会偿命吗?会是死刑吗?天哪,我得逃,我能逃脱一死吗吗?有人会发现我吗?我怎么跑?”

我突然意识到亮灯的房间应该是莹所在的，是她在值班吗？她不会帮我！她嫉恨我。

我裹着衣服向宿舍跑去，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换身衣服，就算被抓住了，我也不能这样衣衫不整，不愿意被人看见自己的蓬头垢面，看见我衣衫不整露出的身体，不愿意一身血污！

我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我要离开，没有人看见我杀了张代表，现在人都乱着呢，我可以跑，我要跑到哪儿？可是，这一个晚上我可以跑到哪儿？”

我哭出来，感觉到自己无路可逃、无依无靠，只能无奈地接受别人的控制，接受屈辱、接受判刑，接受死亡！到明天早上，他们就会发现张代表已经死了，我的一切也完了！

我想到旭，他在千里外，我能去找他吗？我意识到自己此刻是多么需要他，我多想就倒在他的怀里让他紧紧、紧紧抱着我，让我永远在他的怀里，哪怕就像雪一样化了，哪怕就此睡了。

我在路上跑，雪刚刚触到地面就化了，地上湿滑，晚上没什么人。

我回想起旭临走的前一天找我，我后悔当时矜持着我们最终没有发生什么，我多想那一天旭就要了我，即使我死了，我也尝试了禁果，旭也尝试了。我现在对不起旭，甚至连张代表都对不起。

我的血在往头上冲，我真没有想到在巨大的体力、精力、心力透支后，我居然还能这样身心憔悴地快速奔跑。我滑倒在地，整个膝盖磕在坚硬的地上疼得我直咬牙。我的手按在冰冷湿滑的地面，感到希望在离我远去。蜷着身子直不起腿，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天哪，真的是一个民警！

他的身影摇曳，我开始意识到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雪夜里跑了。所有的力气

一下子从我的躯壳中飘出来。我彻底放弃，爬在地上不想再起来，疲劳、伤痛、悲哀与绝望席卷了整个身躯，我闭上眼睛贴在地上，能听到雪花在空中飘落。

……

那一夜我昏昏沉沉，始终半梦半醒，不愿意再睁开眼睛，感觉有人将我抬起，把我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有人在对我说话，在摇动我，在试图让我醒来。

恍惚中，我身处一个巨大的三维空间中，周围全是整整齐齐的巨大方格型重物，我不断地把一个重物搬到另一个重物上，重物无穷无尽，我绝望地搬着。梦里我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噩梦，噩梦终将醒来，但空间巨大得让我在所有的方向上都看不到任何尽头。

很快，各种各样最丑陋、凶恶、残忍的动物，半人半鬼的怪物开始在空间中从各个方向涌现，有狗在撕扯着我的腿，有猫闪烁着暗黄色光的眼睛紧紧贴着我！

一片一片的血将我淹没，我恐惧到极点，想睁开眼睛让所有的噩梦结束，却看到更多的鬼怪在我身边舞蹈，方格型的重物随之全部消失。

我浑身绵软，巨大的空间变成一个巨大的、四周都绵软的却实在的物体。我深陷其中，推到的是绵软，撕扯的是绵软，踢到的是绵软，所有的绵软向中间挤压，很缓慢但无可阻止地越来越紧，我窒息而死，在绵软中死亡。

## 二、 审问

我从噩梦里醒来，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身体的每一部分仍然在，试图动一动，却发现全身疼痛，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够在噩梦中就这样一了百了地死去。

我睁开眼，是白色的天花板，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想起张代表的死，虚弱地觉得那可能确实也只是刚才噩梦的一个部分，我充满着对梦醒的希望，这一切真的没有发生过，我的心中洋溢着欣喜。用力抬起沉重的头，克服着钻心的疼痛，看到我穿着一件陌生的白色衣服，我的身上没有血污，但这不是我的衣服？我没有在自己的床上，没有在自己的宿舍，这是天堂？！

我听见脚步声，一个人走近我，我看到一个女民警的脸，是我的梦还没有醒吗？还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梦？

她看着我，我闭上眼睛又睁开，希望再次睁眼的时候看不到这张脸，开始一个没有民警的梦。但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还在那儿，表情依然严峻。

我绝望地明白我没有死！也没有在做梦！一切一下变得如此清晰真实：我把刀砍在张代表的脖颈上，他死在我面前，我在血汪中爬出来，我被一个过路的民警发现。

我重新把头缩在床上，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也不知道眼前的女民警是否已经知悉了一切，我很希望能够回到梦里，哪怕就此死去。但，头脑开始变得异常清晰。我终于让自己相信，我逃脱不了即将到来的惩罚了。

我听到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审判：“别装谁睡，是不是你杀了张红山？”那是张代表的名字吗，很陌生，因为这个名字我几乎从没有用过。但我仍然一下就辨认出了这个名字。一个人死了，这个名字却很陌生，我杀了他，也和他认识了一年多，却一直不熟悉这个名字，仿佛我杀的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她问的是另外一个人，但，眼前这个民警的问题是这样冰冷刺骨，提示着我没有侥幸，没有幻觉，真实的审问就在眼前。

但，我很恍惚，这个人就真地死了？张红山或者叫他张代表，一个跟我一起

吃饭、一起走，送我手套，偷偷摸过我的手，又粗暴地亲过我的脸，撕扯下我全部衣服的人，曾经如此熟悉的人就真地化成一个这样陌生名字，而人永远不在了？！

“不用你回答，有人看见你从报社大院里逃跑，你身上有他的血！问你，是看你的态度！你为什么杀他？”女民警继续审问

我把头转向女民警。我很希望就是她给我换的衣服，我不希望是个男人把我全部脱光，又穿上这身病服。为什么要杀张代表？我想杀他吗？我从来就没有过要把他杀死的愿望，我甚至已经开始对他有好感，甚至可能会与他恋爱，跟他结合，我为什么要杀他？

“我没想杀他。”我的声音颤抖、虚弱、遥远，我都怀疑是否是我在回答。

“你已经杀了，我问你原因。”女民警对我的认罪态度非常不满，口气里充满鄙夷。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杀他。为了我的身体贞洁？为了我的屈辱？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了他隐瞒旭的信？我说不清，也许都有，也许什么也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嘴象是被粘住了说不出话来，根本就没有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原因，不是所有的杀人都有动机。

“你会说的。”她的冷漠带着对我的轻蔑。“你和董升旭什么关系？”

旭，怎么会牵扯旭？我突然想起散落在房间里的旭的信。如果没有那封信，没有争吵，没有那把刀……如果我没有忘记手套，张代表没有坚持我留下来……就不会有他想强暴我，不会有一切！

“不要一问三不知！”女民警被我的态度激怒了。

“他是我同事，是我男朋友。”我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还会被这个女民警训斥，我紧张着，觉得自己卑微地像一个囚徒，不对，我已经是一个囚徒了。旭也

已经不是我的同事，甚至也不能再算是我的男友。我和张代表相处得还好，或许我们会走到一起，成为恋人，或许他应该算我的男友，也许会在某一天抱着我？他就不会强暴我，其实，我也曾梦见他抱着我。

“再想想，你们还搞过些什么活动吧？”

我不明白她的问题，摇头。

“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杀死张红山？”她的声音越来越严厉。

“他强暴我，我自卫。”我忍不住这样回答，觉得自己无限屈辱。

“胡说！你不要污蔑战斗英雄，他死亡现场，身上衣服整整齐齐。我们已经找过证人谈话，你们最近来往密切，昨天晚上还一起吃饭。他怎么会强奸你？！我们也检查你身体，没有痕迹，你被强奸了吗？！”

我衣衫不整还不是痕迹吗？他们想要什么痕迹？难道扒光我的衣服不是证据，只有他进入我的身体才能证明他要强奸我？

“你一直在跟嫌疑反革命董升旭联络，我们在现场找到你们的反革命信件，报社安排张代表已经扣下这些信件！”女民警的声音激愤，激愤我的无耻。

“你砍了他两刀，一直砍断他的动脉，自卫？！你这是谋杀！”

天哪！我是谋杀，我觉得简直荒唐可笑！简直冤枉之极！“我从来就没有杀他！”我大声喊叫起来。

女民警冷笑一声，转身离开，留下我孤零零的在黑暗的房间中。

……

我回想起张代表的他最后几句话----“我想娶你”，“我想和你睡觉。”

整个事情，很荒谬很奇怪地落在我的头上。天哪，这个老男人。这个想和我结婚，想和我睡觉的男人。被我杀死了！居然还是谋杀！

或许他真地爱我，像旭一样。或许他只是太孤独想给自己的家里找一个漂亮女人做伴，做摆设。或许，他在和平时期还念念不忘打仗，而我只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阵地，一个需要俘虏的士兵。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真的爱我，最后一刻，他已经拿起了刀，他可以为自己报仇。但，他没有杀我，反而让我走，在濒死之际，他所向我表达的是他的心声，他甚至原谅了我杀他，对我的错误宽恕了。为什么这样民警不能宽恕我？

“我想娶你”，“我想和你睡觉。”这两句话反复地在我的耳边响起，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就这样杀了一个爱我的，想娶我的，想跟我睡觉的男人？

我不知道在他孤独的夜晚，他会怎样想我，也不知道在那个生日以后，他会怎样继续追求，开始求婚，甚至不知道我会否嫁给他。

但我还是杀了他，杀了我可能嫁的人！真奇怪他怎么就这么容易地死了，而我还活着。对将要发生的一切负责。

我突然对审判，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忧虑，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只是觉得荒谬，非常荒谬，荒谬得想笑出来，荒谬得想哭出来。

我对这荒谬厌恶之极，不愿意再去思考，我疲倦得想如果我必须偿命，那就死吧。死就终于可以离开孤独的生活，可以离开这个荒谬的世界了。

.....

审讯后，我在浑浑噩噩中被带进一座看守所，带进一间狭仄的单独的囚室。四壁石墙，坚硬而冰冷，靠在上面，身体里的热量很快就被抽空。墙上没有窗，我看不见光，不知道身处白天还是黑夜。我也不关心时间，时间在我摔倒在地被民警抓住的瞬间已经停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从进入囚室的时候，我就畏缩在墙角，无法真正睡去，但也从不清醒。所有

的思绪都在我头脑中电光石火，又拧成了最紧的麻绳，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意识去梳理思绪，任自己在一团又一团的闪念中懒着，等待一个微薄的内心深处的希望，或许却是在等待死亡本身！

只有送饭的时候，才提醒我时间的流逝；只有送饭的民警出现，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和世界仍然相关。面对着饭，我没有饥饿，正如我的没有困倦，我甚至惊奇自己的潜能与生命力：不知过了多少天，我居然没有因巨大的透支、耗散而在萎靡与虚弱中死去。

活着，却成为负担，我想不如就这样萎靡到死吧。

……

送饭的是个五十上下的老民警，已有花白的两鬓。他又一次把完整不动的饭收走，看着我，有些憋不住：“丫头，要死也别当个饿死鬼，不好投胎。”

看着我没有任何反应，这个老民警叹了口气，口气柔和起来：“是，吃不下。那也凑乎着多少吃点，这还没判呢，你就先饿死了。不见得一定是死刑，啊？想开点。你这要是饿晕了，我们还得到医院救你，折腾，法院又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别跟自己过不去，也为你爹妈、亲人想想！”

他看着我的眼泪从脸颊静静滑落，泪光后近于绝望的痛苦的眼睛，他闭上嘴，表情有点尴尬又有几分同情，“是啊，也没个人来看你，爹妈没了？”

这一句询问所捎带的少许的关怀突然在我内心激起巨大的脆弱，我所有的委屈、辛酸、痛苦、伤悲等等在胸口奔涌。我痛哭起来，从蜷缩在墙角，缓缓滑倒在地，半伏在地上，似乎支撑我坐着的这一点点最后的力量也随着内心脆弱的爆发而完全消失。

趴在地上，头埋在手心，痛哭让我浑身起伏抽动，泪水在地上流，但我没有

力气哭出任何声音。

没有父母、没有亲人、没有任何能够来看我的朋友，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来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真正的爱人，没有子女，除了杀过一个人。

我死了，又绝对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孤独的一个人长大，孤独的一个人离开。死亡因为孤独加倍了恐惧，加倍了痛苦。

### 三、探视

终于有一个人来看我，我也没有料到，居然会是莹。可能是我最不希望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的人，反而来了。

我想象着自己一定蓬头垢面，死灰的头发、死灰的脸、死灰的眼睛，在一道铁栏的背后惊讶地望着眼前这个并不亲切的来看我的“亲人”。

莹的背后有窗，阳光浓郁得从窗外溢进来，在屋内闪烁着刺眼，也染亮了她的头发，她的肩与背。阳光让我的心情有了一点温暖，或许也是因为莹的到来，虽然让我自惭形秽，愤恨她来亲眼目睹我的倒霉与绝望，但我多少仍然愿意见到一个让我与世界曾经相关的人，哪怕并非亲人。

莹看着我的样子，脸上流动着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惊讶与困惑，我也因此知道了自己已经变成了怎样的憔悴与丑陋不堪。

莹低下眉头，没有迎接我的木木的眼神：“小菡，对不起，你一定会恨我。但我还是想告诉你。”她抬起眼睛，深吸一口气，要正面我。

“那天晚上，是我看见你一身是血在院子里跑，是我告诉的保卫部。”

我心里升起一股愤怒。我知道她一直恨我，对旭相思的不平，对我的嫉妒，都转化成对我的报复，她散播我的流言，又举报我的杀人。我愤恨自己让她看到狼狈，我实在太虚弱了，也没有力气与意识去发泄，没有吭声，但眼睛放射出怨毒。

莹没有惧怕我的愤怒，“我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以为你不安全，我想如果你是我，也会告诉保卫部的，这决不是因为对你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你肯定这样想我，我确实恨你，但我犯不着这样害你！”

她来干吗？就是为了洗刷自己吗？在将死的人面前洗刷自己，我的愤怒里扭着鄙夷，把目光从她的身上跳到窗外去，那边有阳光，我现在很想到阳光下被晒着，内心一个微薄的希望在摇曳，能被太阳晒着，能活着多好，哪怕付出一切。

莹轻轻的叹气：“小菡，我知道不该来。我本来也不想来，我一开始甚至也有过高兴，对，可能也算是幸灾乐祸，但我想你被冤枉了，我知道你不会谋杀他。”她的表情很坚定，一如既往。

“我来想告诉你小旭的事，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知道。前两个月，他联系不上你的时候，曾经给我来信，问你和报社的情况。”

我看着莹，旭的存在、旭的讯息一点点凝起我的意识，升起我对生的期望，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旭的音容笑貌，却是那样遥远，简直已经想不起来，仿佛我已经死过了一次。

莹接着说：“当时，我确实对你有意见。小旭离开还不算久，你对张代表，唉，我知道是他在追求你，我一直都知道。可是你对小旭坚定吗？你坚持自己了吗？”

我不想她来指摘我，不想回忆过去日子的错错落落，是是非非：“我不想听

你说了。”我站起来要走开。

“别急，小茜，我不是来说你什么。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说你。你听我讲完。今天，我收到旭朋友捎来的消息，告诉你，又是个坏消息，小旭也被捕了。”

她看着我震惊而探询的眼睛：“也是因为你。说他在劳动的时候，思想没有改造过来，还和一些他们所说的反革命份子串联，写东西，合谋杀人，他们认为旭写信指使你杀死张代表。”

我的眼光黯然，“我又害了旭！”回想起张代表的话，他的信会连累我，我们究竟是谁连累了谁。

莹沉吟了一会：“你们俩互相连累了。”

她接着说，有些害羞，为自己即将的话：“我不知道张代表是不是要强奸你，这是你说的。但公安怀疑你是谋杀，不是误杀。他们从现场找到三封旭给你的信，听说，信里的内容是对你不利，因为有封信里旭说他认为是张代表公报私仇。”

我有些委顿。可笑、可悲的信，我盼的，终不曾看到的，却影响了我与旭感情信任的信，让张代表扣下，又葬送了他对我的追求，葬送自己生命的信，居然成为对我谋杀指控的证据，而我现在仍然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

“我不在现场，但我相信你不会谋杀张代表，你不是这样的人，小旭也不会唆使你，但小旭他们那些朋友现在都被定为反革命，而你又杀了人，是反革命加杀人，你的罪就会很严重。”

她的身子前倾向我，阳光把她的影子打在我脸上，我的眼也一黑，我？“反革命杀人”，这个字眼听着更加陌生而恐怖，这个字眼的后果在我的背脊上冰冷地爬，一定是死亡吧？！

我还能否再站到阳光下？还能否有缘再见到旭？还能否再呼吸，再生活？反

革命杀人，一道墙可能永远阻住阳光，甚至隔断我的生命。

“我还不知道最终的审判结果是什么，可现在，这个国家没有法。我担心，是，你可能不相信，我并不希望他们给你定重罪，我是不喜欢你，但，这次，我同情你，同情你们俩。他还不知道你的事，我想问你，怎么告诉他？如果跟他写信，告诉他哪些内容？你还有什么需要我转告他的？”

莹的问题让我有一些感动，虽然她可能出于对旭的关心，但她巴巴地跑来，看我，帮旭和我传递信息，在这个人人自危但求自保的时代已经很让人佩服。也许，我不该恨她，其实，我们俩有什么怨恨呢？一直以来，她对我的怨恨也是可以理解的。

莹以为我还深爱着旭，但这些天来，对人生、对爱情，我的内心已经翻天覆地，旭对于我而言，已经是上一辈子的，一个有点甜美，又有点酸涩，还有点怅然的虚幻的梦了。

旭的命运、旭的感受对于我从情感上已经不再重要。但为了一起曾经经历的日子，为了一些道义和责任，我确实要给旭留下一个好的解释，或者说是一个最终的交代，称为遗言吧。

我突然体会到一种高尚感，仿佛就义的凛然，也许人在将死前能为别人做些什么是可以激励起内心的一些崇高感，尽管这种崇高感在我这里显得那样飘渺而不真实，尽管这种崇高感背后又透露着太多的无奈。

“你先不用告诉他。”我试图平静地对莹说。“如果，我被判死刑，隔半年以后再告诉他，他能平静些，他的感情太丰富，容易接受不了很多事。如果，他那边再有什么消息，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

莹盯着我，也有些伤感，毕竟我们已经相识多年，虽然，并不熟悉亲切，但，

猛地听到其中的一个谈到死后事，而且这样平静从容，心也怜伤起来。而我的坚定的话让莹也很感动，“放心吧，茵，我还是叫你茵吧，吉人天相，我希望你能过这一关。”

两个不是朋友，甚至彼此有怨气的人，在地位一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在原来的竞争与比较不再存在时，在共同关心一个人，共同惋惜一件事的时候，居然，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开始有了一些亲近，这可能是我将死前最后的一点温暖了。

莹走后，我开始吃饭，我告诉自己：我不会死！我也不该死！

那个老民警在收走空碗筷后，露出善良的笑，让我心里又多了些活下去的渺茫的希望。

那天夜里，张代表来探视我了，先是笑着，笑吟吟地走来，给我手套，我冷得直抖，他要帮我戴上手套，我抖着始终带不上。他严肃起来，严肃坚定沉稳的样子，我偎在他的身上，似乎找到了安全。他要亲我，我羞涩着，却被他突然扼住了喉咙。他撕扯我的衣服，我哭喊，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他满身血污和我滚在一起，我挣不脱。突然，他摔向无尽的黑暗，却一把伸手抓住我的胳膊，他充满仇恨的叫问：“为什么杀我？！为什么？！我想娶你！”

他不愿意放手，请求我跟他一起走：“我们都是最孤单的，都没亲人，跟我走吧，做个伴。”我拽不住他，就要和他一起摔落在宇宙中最厚、最大、最广的黑暗中。

我想拽住什么，坚持一下。却一把抓住那把最锋利的刺刀，有人在拉我，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我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脸，是旭吗？又不象他。我突然用刺刀扎在那个人的身上，他也一声惨叫。

我从梦中惊醒，在囚室的狭仄的黑暗中缩成一团，四周墙壁冰冷，没有任何声音。

醒来，在孤独中面对恐惧，让我比梦中更加痛苦，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我对着墙上的张代表说：“放了我，我没想杀你，没想，饶了我吧，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给你，我的身子。”